

第四册 創作小說集

中學生文學讀本

蔡元培題



MS
467433
462

中學學生文讀本

第四冊

創作小說集

蔡元培題
柳亞子校
洪超編



3 2173 5754 4

中學生文學讀本目次

第四册 創作小說集

故鄉.....	魯迅
大澤鄉.....	蒲 牢
義兒.....	葉紹鈞
第一次宴會.....	冰 心
搬家.....	凌叔華
雲霞姑娘.....	廬 隱
他走後.....	丁 玲
殘春.....	郭沫若
水局.....	張資平
過去.....	郁達夫

敬夫.....	成仿吾
王德.....	鄭振鐸
梔子花球.....	趙景深
新同學.....	許欽文
獅子.....	巴金
夫婦.....	沈從文
醫院裏的故事.....	孫俚工
別.....	朱自清
上元燈.....	施鰲存
梅子.....	徐蔚南
柚子.....	王魯彥
聖誕之夜.....	周全平
母親.....	王任叔
密記曉峯.....	祝秀俠

故鄉

魯迅

我冒了嚴寒，回到相隔二千餘里，別了二十餘年的故鄉去。

時候既然是深冬；漸近故鄉時，天氣又陰晦了，冷風吹進船艙中，嗚嗚的響，從篷隙向外一望，蒼黃的天底下，遠近橫着幾個蕭索的荒村，沒有一些活氣。我的心禁不住悲涼起來了。

阿！這不是我二十年來時時記得的故鄉？

我所記得的故鄉全不如此。我的故鄉好得多了。但要我記起他的美麗，說出他的佳處來，卻又沒有影像，沒有言辭了。彷彿也就如此。於是我自己解釋說：故鄉本也如此，——雖然沒有進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涼，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變罷了，因為我這次回鄉，本沒有什麼好心緒。

我這次是專爲了別他而來的。我們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已經公同賣給別姓了，交屋的期限，只在今年，所以必須趕在正月初一以前，永別了熟識的老屋，而且遠離了熟識的故鄉，搬家到我在謀食的異地去。

第二日清早晨我到了我家的門口了。瓦楞上幾枝枯草的斷莖當風抖着，正在說明這老屋難免易主的原因。幾房的本家大約已經搬走了，所以很寂靜。我到了自家的房外，我的母親早已迎着出來了，接着便飛出了八歲的姪兒宏兒。

我的母親很高興，但也藏着許多淒涼的神情，教我坐下，歇息，喝茶，且不談搬家的事。宏兒沒有見過我，遠遠的對面站着只是看。

但我們終於談到搬家的事。我說外間的寓所已經租定了，又買了幾件家具，此外須將家裏所有的木器賣去，再去增添。母親也說好，而且行李也略已齊集，木器不便搬運的，也小半賣去了，只是收不起錢來。

「你休息一兩天，去拜望親戚本家一回，我們便可以走了。」母親說。

「是的。」

「還有閩土，他每到我家來時，總問起你，很想見一回面。我已經將你到家的日期通知他，他也許就要來了。」

這時候，我的腦裏忽然閃出一幅神異的圖畫來：深藍的天空中掛着一輪金黃的圓月，下面是海

邊的沙地，都種着一望無際的碧綠的西瓜，其間有一個十一二歲的少年，項帶銀圈，手捏一柄鋼叉，向一匹揸德力的刺去，那揸卻將身一扭，反從他的胯下逃走了。

這少年便是閩土。我認識他時，也不過十多歲，離現在將有三十年了；那時我的父親還在世，家景也好，我正是一個少爺。那一年，我家是一件大祭祀的值年。這祭祀，說是三十多年纔能輪到一回，所以很鄭重；正月裏供祖像，供品很多，祭器很講究，拜的人也很多，祭器也很要防偷去。我家只有一個忙月（我們這里給人做工的分三種：整年給一定人家做工的叫長年，按日給人做工的叫短工；自己也種地，只在過年過節以及收租時候來給一定人家做工的稱忙月）忙不過來，他便對父親說，可以叫他的兒子閩土來管祭器的。

我的父親允許了；我也很高興，因為我早聽到閩土這名字，而且知道他和我彷彿年紀，閩月生於五行缺土，所以他的父親叫他閩土。他是能裝駝捉小鳥雀的。

我於是日日盼望新年，新年到，閩土也就到了。好容易到了年末，有一日，母親告訴我，閩土來了，我便飛跑的去，他正在廚房裏，紫色的圓臉，頭戴一頂小藍帽，頸上套一個明晃晃的銀明圈。這可見他的父親十分愛他，怕他死去，所以在神佛面前許下願心，用圈子將他套住了。他見人很怕羞，只是不

我，沒有旁人的時候，便和我說話，於是不到半日，我們便熟識了。

我們那時候不知道談些什麼，只記得閉土很高興，說是上城之後，見了許多沒有見過的东西。

第二日，我便要他捕鳥。他說：

『這不能。須大雪下了纔好。我們沙地上，下了雪，我掃出一塊空地來，用短棒支起一個大竹匾，撒上糞，看鳥雀來喫時，我遠遠地將縛在棒上的繩子只一拉，那鳥雀就罩在竹匾下。什麼都有：稻鷄，角鷄，鶉，鵲，藍背……』

我於是又很盼望下雪。

閉土又對我說：

『現在太冷，你夏天到我們這里來。我們日裏到海邊檢貝殼去，紅的綠的都有，鬼見怕也有，觀音手也有。晚上我和爹管西瓜去，你也去。』

『管賊麼？』

『不是。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個瓜喫，我們這里是不算偷的。要管的是獾豬，刺蝟，獾，月亮地下，你聽，啦啦的響了，楂在咬瓜了。你便捏了胡叉，輕輕地走去……』

我那時並不知道這所謂撞的是怎麼一件東西——便是現在也沒有知道——只是無端的感觉狀如小狗而很凶猛。

『他不咬人麼？』

『有胡叉呢。走到了，看見楂了，你便刺。這畜生很伶俐，倒向你奔來，反從腋下竄了，他的皮毛是油一般的滑……』

我素不知道天下有這許多新鮮事；海邊有如許五色的貝殼；西瓜有這樣危險的經歷；我先簡單知道他在水果店裏出賣罷了。

『我們沙地裏，潮沉要來的時候，就有許多跳魚兒只是跳，都有青蛙似的兩個腳……』

阿閩土的心裏有無窮無盡的希奇的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他們不知道一些事，閩土在海邊時，他們都和我一樣只看見院子裏高牆上的四角的天空。

可惜正月過去了，閩土須回家裏去，我急得大哭，他也躲到廚房裏，哭着不肯出門，但終於被他父親帶走了。他後來還託他的父親帶給我一包貝殼和幾枝很好看的鳥毛，我也曾送他一兩次東西，但從此沒有再見面。

現在我的母親提起了他，我這兒時的記憶，忽而全都閃電似的蘇生過來，似乎看到了我的美麗
的故鄉了，我應聲說：

「這好極！他——怎樣……？」

「他……他景况也很不如意……」母親說着，便向房外看，「這些人又來了。說是買水器，順手
也就隨便拿走的，我得去看看。」

母親站起身，出去了。門外有幾個女人的聲音。我便招宏兒走近面前，和他閒話：問他可會寫字，可
願意出門。

「我們坐火車去麼？」

「我們坐火車去。」

「船呢？」

「先坐船……」

「哈！這模樣了！鬍子這麼長了！」一種尖利的怪聲突然大叫起來。

我喫了一嚇，趕忙抬起頭，卻見一個凸額骨，薄嘴唇，五十歲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兩手搭在髀

間，沒有繫帶，張着兩脚，正像一個畫圈儀器裏細脚伶仃的圓規。

我愕然了。

『不認識了麼？我還抱過你咧！』

我愈加愕然了。幸而我的母親也就進來，從旁說：

『他多年出門，統忘却了。你該記得罷！』便向着我說，『這是斜對門的楊二嫂……開豆腐店的。』

哦，我記得了。我孩子時候，在斜對門的豆腐店裏確乎終日坐着一個楊二嫂，人都叫伊『豆腐西施』。但是擦着白粉，額骨沒有這麼高，嘴唇也沒有這麼薄，而且終日坐着，我也從沒有見過這圓規式的姿勢。那時人說：因為伊這豆腐店的買賣非常好。但這大約因為年齡的關係，我却並未蒙着一毫感化，所以竟完全忘却了。然而圓規很不平，顯出鄙夷的神色，彷彿嗤笑法國人不知道拿破崙，美國人不知道華盛頓似的，冷笑說：

『忘了這真是貴人眼高……』

『那有這事……我……』我惶恐着站起來說。

『那麼，我對你說，迅哥兒，你闔了，搬動又笨重，你還要什麼這些破爛木器，讓我拿去罷。我們小戶人家，用得着。』

『我並沒有闔哩。我須賣了這些，再去……』

『阿呀呀，你放了道台了，還說不闔？你現在有三房姨太太，出門便是八抬的大轎，還說不闔？嚇什麼都嚇不過我。』

我知道無話可說了，便閉了口，默默的站着。

『阿呀阿呀，真是愈有錢，便愈是一毫不肯放鬆，愈是一毫不肯放鬆，便愈有錢……』圓規一面憤憤的回轉身，一面絮絮的說，慢慢向外走，順便將我母親的一副手套塞在褲腰裏，出去了。

此後又有近處的本家和親戚來訪問我。我一面應酬，偷空便收拾些行李。這樣的過了三四天。

一日是天氣很冷的午後，我喫過午飯，坐着喝茶，覺得外面有人進來了，便回頭去看。我看時，不由的非常出驚，慌忙站起身，迎着走去。

這來的便是閻土。雖然我一見便知道是閻土，但又不是我這記憶上的閻土了。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圓臉，已經變作灰黃，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皺紋；眼睛也像他父親一樣，周圍都腫得通

紅，這我知道，在海邊種地的人，終日吹着海風，大抵都如此的。他頭上是一頂破氈帽，身上只一件極薄的棉衣，渾身瑟索着；手裏提着一個紙包和一支長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記得的紅活圓實的手，卻又粗又笨而且開裂，像是松樹皮了。

我這時很興奮，但不知道怎麼說纔好，只是說：

『阿，閩土哥——你來了……』

我接着便有許多話，想要連珠一般湧出：角鷄，跳魚兒，貝殼，植……；但又總覺得被什麼擋着似的，單在腦裏面回旋，吐不出口外去。

他站住了，臉上現出歡喜和淒涼的神情；動着嘴唇，卻沒有作聲。他的態度終於恭敬起來了，分明的叫道：

『老爺……』

我似乎打了一個寒噤；我就知道，我們之間已經隔了一層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說不出話。

他回過頭去說，『水生，給老爺磕頭。』便拖出躲在背後的孩子來，這正是一個廿年前的閩土，只是黃瘦些，頸子上沒有銀圈罷了。『這是第五個孩子，沒有見過世面，躲躲閃閃……』

母親和宏兒下樓來了，他們大約也聽到了聲音。

「老太太信是早收到了。我實在喜歡的了不得，知道老爺回來……」閻士說。

「阿，你怎的這樣客氣起來。你們先前不是哥哥稱呼麼？還是照舊迅哥兒。」母親高興的說。

「阿呀，老太太真是……這成什麼規矩，那時是孩子不懂事……」閻士說着，又叫水生上來打供，那孩子卻害羞，緊緊的貼在背後。

「他就是水生，第五個都是生人，怕生也難怪的，還是宏兒和他去走走。」母親說。

宏兒聽得這話，便來招水生，水生卻鬆鬆爽爽同他一路出去了。母親叫閻士坐。他遲疑了一回，終於就坐了，將長烟管靠在桌旁，遞過紙包來，說：

「冬天沒有什麼東西了。這一點乾青豆倒是自家晒在那里的，請老爺……」

我問問他的景况，他只是搖頭。

「非常難。第六個孩子也會幫忙了，卻總是喫不夠……又不太平……什麼地方都要錢，沒有定規……收成又壞。種出東西來，挑去賣，總要捐幾回，折了本，不去賣，又只能爛掉……」

他只是搖頭，臉上雖然刻着許多皺紋，却全然不動，彷彿石像一般。他大約只是覺得苦，卻又形容

不出，沈默了片時，便拿起烟管來默默的吸煙了。

母親問他，知道他的家裏事務忙，明天便得回去，又沒有喫過午飯，便叫他到廚下炒飯喫去。他出去了，母親和我都歎息他的景况：多子，饑荒，苛稅，兵，匪，官，紳，都苦得他像一個木偶人了。母親對我說，凡是不必搬走的東西，儘可以送他，可以聽他自己去揀擇。

下午，他揀好了幾件東西：兩條長桌，四個椅子，一副香鹽和燭臺。一桿抬秤。他又把所有的草灰（我們這裏煮飯是燒稻草的，那灰，可以做沙地的肥料，）待我們啓程的時候，他用船來載去。

夜間，我們又談些閒天，都是無關緊要的話，第二天早晨，他就領了水生回去了。

又過了九日，是我們啓程的日期。閩土早晨便到了，水生沒有回來，卻只帶着一個五歲的女兒管鵲。我們終日很忙碌，再沒有談天的工夫。來客也不少，有送行的，有拿東西的，有送行兼拿東西的。待到傍晚我們上船的時候，這老屋裏的所有破舊大小粗細東西，已經一掃而空了。

我們的船向前走，兩岸的青山在黃昏中，都裝成了深黛顏色，連着退向船後梢去。宏兒和我靠着船窗，同看外面模糊的風景，他忽然問道：

「大伯！我們甚麼時候回來？」

『回來？你怎麼還沒有走就想回來了？』

『可是，水生的我到他家去玩……』他睜着大的黑眼睛，癡癡的想。

我和母親也都有些惘然，於是又提起閩土來。母親說，那豆腐西施的楊二嫂，自從我家收拾行李以來，本是每日必到的，前天伊在灰堆裏，擲出十多個碗碟來，議論之後，便定說是閩土埋着的，他可以在運灰的時候，一齊撥回家裏去；楊二嫂發見了這件事，自己很以為功，便拿了那狗氣殺（這是我們這里養鷄的器具，木盤上面有着棚欄，內盛食料，鷄可以伸進頸子去啄，狗卻不能，只能看着氣死）飛也似的跑了，虧伊裝着這麼高底的小脚，竟跑得這樣快。

老屋離我愈遠了；故鄉的山水也都漸漸遠離了我，但我卻並不感到怎樣的留戀。我只覺得我四面有看不見的高牆，將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氣悶；那西瓜地上的銀項圈的小英雄的影子，我本來十分清楚，現在却忽地模糊了，又使我非常的悲哀。

母親和宏兒都睡着了。

我躺著，聽船底潺潺的水聲，知道我在走我的路。我想：我竟與閩土隔絕到這地步了，但我們的後輩還是一氣，宏兒不是正在想念水生麼。我希望他們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來……然而我又不願

意他們因爲要一氣，都如我的辛苦展轉的生活，也不願意他們都如閩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願意都如別人的辛苦恹睢而生活。他們應該有新的生活，爲我們所未經生活過的。

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來了。閩土要香爐和燭臺的時候，我還暗地裏笑他，以爲他總是崇拜偶像，什麼時候都不忘卻。現在我所謂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製的偶像麼？只是他的願望切近，我的願望茫遠罷了。

我在朦朧中，眼前展開一片海邊碧綠的沙地來，上面深藍的天空中掛着一輪金黃的圓月，我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大澤鄉

蒲牢

算來已經是騷擾的七天七夜了，這秋季的淋雨還是索索地下着。昨夜起，又添了大風，呼呼地吹得帳幕像要倒坍下來似的震搖。偶而風勢稍殺，嗚嗚地像遠處的悲笳；那時候，被蓋住了的獵獾的兩聲便又突然擡頭，騰騰地宛然是軍鼓催人上戰場。

中間還夾着一些異樣的聲浪：是尖銳的，淒厲的，有曲折抑揚，是幾個音符組成的人們說話似的聲浪。這也是兩三天前和大風大雨一同來的，據說是狐狸的哀鳴。

軍營早已移到小丘上。九百戍卒算是還能夠圍一堆乾燥的稻草，只這便是那兩位終天醉成泥翁的預預軍官的唯一的豁略。

軍官呢，本來也許不是那樣預預的傢伙。縱然說不上身經大小百餘戰，但是他們的祖若父卻是當年鐵騎營中的悍將，十個年頭的縱橫奮戰掃蕩了韓，趙，魏，楚，燕，齊，給秦王政掙得了統一的天下；他們在母親肚子裏早已聽慣了琴鼓的聲音，他們又在戎馬倉皇中長大，他們是將門之後，富農世家，披

豎執銳作軍人是他們的專有權，他們平時帶領的部卒和他們一樣是富農的子弟，或許竟是同村的兒郎，他們中間有階級的意識作聯絡。然而現在，他們卻只能帶着原是「閭左貧民」的戌卒九百。是向來沒有當兵權利的「閭左貧民」，他們富農素所奴視的「閭左貧民」，沒有一點共同階級意識的「部下」！

落在這樣生疏的甚至還有些敵意的環境中的他們倆，恰又逢到這樣悶損人的秋霖，不知不覺便成爲酒糊塗，說是「泥貓」，實在已是耗子們所不怕的「泥貓」。

半夜酒醒，聽到那樣胡笳似的風鳴，軍鼓似的雨響，又感着砭骨似的秋夜的寒冷，這兩位富農之子的軍官恍惚覺得已在萬里平沙的漠北的邊疆。聞說他們此去的目的地叫做什麼漁陽。漁陽好一個順口的名兒！知否是大將軍蘇恬統帶三十萬兒郎到過的地方？三十萬雄兵都不曾回來，知否是化了那邊的青燐蔓草嘍！

想不得！酒後的愁思，愈抽愈長。官中的命令是八月杪到達防地，即今已是八月向盡，卻僅到這大澤鄉，而又是淫淫秋雨阻道。誤了期麼？有軍法！

聽說昨天從魚肚子裏發見一方素帛，蘇書三個字：陳勝王！

陳勝、南屯長之一是做陳勝呀。一個長大的漢子，總算是「閭左貧民」中間少有的堂堂儀表。「王」怎麼講？

突然一切愁思都斷了線。兩軍昏臉色變白，在淒暗的燈火下擡起頭來，互找着對方的眼光。壓倒了嗚咽的風聲，騰騰的雨鬧，從遠遠的不知何處的高空闖來了尖厲的哀嗥。使你窒息，使你心停止跳躍，使你血液凝凍，是近來每夜有的狐狸叫，然而今番的是魔鬼的狐狸叫，是要撕碎你的心那樣的哀嗥。斷斷續續地，是哭，是訴，是吶喊。分明還辨得出字眼兒的呀。

「說是『大楚與』嚳？」

「又是『陳勝王』？」

面面觀着的兩軍官的僵硬的舌頭怯生生地吐出這麼幾個字。宿酒醒了，陳勝的相貌在兩位軍官的病酒的紅眼睛前閃動。是一張多少有點縐紋的太陽曬得焦黑的面孔。也是這次新編入伍，看他生得高大，這纔拔充了屯長。敢是有幾斤蠻力，不懂兵法。

想來陳勝倒不是怎樣可怕，可怕的是那兩呀！雨使他們不能趕路，雨使他們給養缺乏；天哪，再是七日七夜的雨，他們九百多人只好餓死了。在餓死的威嚇下，光景是什麼事都幹得出來的罷？

第二天還是淋雨。躲在自己帳裏的兩位軍官簡直不敢走動。到處可以碰着悽悽的猶視。營裏早就把魚籬代替了米糧。雖然是一樣的裝飽了肚子，但喫得太多的魚籬的兵士們好像性格也變成魚籬去了。沒有先前那麼溫順，那麼沉着。騷動和怨嘆充滿了每個營房。

「怎麼好？走是走不得，守在這里讓水來淹死！」

「整天吃魚要生病的哪！」

「木柴也沒有了。今天燒身子下面墊的稻草，明天燒什麼？喫生魚罷？我們不是水獺。」

「聽說到漁陽還有兩三千里呢！」

「到了漁陽還不是一個死！」

死！這有力的符咒把各人的眼睛睜大了。該他們死？為什麼？是軍法。因為不是他們所定的軍法所以該他們死！便算作沒有這該死的軍法，到了漁陽，打敗了匈奴，畢竟於他們有什麼好處？他們自己本來也是被征服的六國的老百姓，祖國給與他們的是連年的戰爭和徭役，固然說不上什麼恩澤，可是他們在祖國內究竟算是「自由市民」，現在想來，卻又深悔當年不曾替祖國出力打仗，以至被擄

爲奴，喚作什麼「閭左貧民」，成年價替強秦的那些享有「自由市民」一切權利義務的富農階級掙家私了。到漁陽去，也還不是捍衛了奴視他們的富農階級的國家，也還不是替軍官那樣的富農階級掙家私，也還不是拼着自己的窮骨頭硬教那些向南方發展求活路的匈奴降而爲像他們一樣的被榨取的「閭左貧民」麼？

從來不曾明晰地顯現在他們意識中的這些思想，現在卻因爲阻雨久屯，因爲每天只喫得魚，因爲沒有了木柴，更因爲昨夜的狐狸的怪鳴，便像潮氣一般滲透了九百戍卒的心胸。

魚肚子裏素帛上寫的字，夜半風聲中狐狸的人一樣話語的鳴嗥，確也使這九百人覺得詫異。然而僅僅是詫異罷了。沒有幻想。奉一個什麼人爲「王」那樣事的味兒，他們早已嘗得夠了。一切他們的期望是掙斷身上的繯索。他們很古怪地確信着掙斷這繯索的日子已經到了。不是前年的事麼？東郡地方天降一塊石頭，上面七個字分明是「始皇帝死而地分」！平舒華山之陽，素車白馬獻璧的神人不是也說「明年祖龍當死」麼？當死者，既已死了；「地分」，應該該就在目前罷！

想起自己已有地自己耕的快樂，這些現做了戍卒的「閭左貧民」便覺到只有爲了土地的緣故纔值得冒險拼命。什麼「隙勝王」，他們不關心；如果照例得有一個「王」，那麼這「王」一定不應

當是從前那樣的「王」一定得首先分給他們土地，讓他們自己耕地自己耕。

風還是虎虎地吹着，雨還是騰騰地下着。比這風雨更洶湧的是九百成卒的鼓噪，現在是一陣緊一陣地送進兩位軍官的帳幕。

覺得是太不像樣，他們兩位慢慢地踱出帳幕來，打算試一試他們的「泥貓」的威靈了。

他們擺出照例的巡視營帳的態度來。這兩位的不意的露臉居然發生了不意的效果，鼓噪聲像退落的潮水似的一點一點低下去了。代替了嘴巴，成卒們現在是用眼睛。兩位軍官成了眼光的靶子。可不是表示敬意的什麼「注目禮」，而是憎恨的，嘲笑，「看你怎麼辦！本來未始不準備着接受一些什麼「要求」什麼「訴說」，或竟是什麼「請示進止」——總之，爲了切望減少孤獨之感便是「當面頂撞」也可以歡迎的他們倆，卻只得到了冷淡和更孤獨。他們不是兩位長官在自己部下的營帳內巡視，他們簡直是到了異邦，到了敵營，到了只有閃着可怖的眼光的山墟中。

是黃河一樣的深恨橫斷了部下的九百人和他們倆，沒有一點精神上的聯系。九百人有痛苦，有要求，有期望，可是絕對不願向他們倆訴訴。

最後，兩位軍官站在營外小丘頂顛，裝作瞭望地勢。

大澤鄉簡直成爲「大澤」了。白茫茫的水面聳露出幾簇茅屋，三兩個村夫就在門前支起了魚網。更有些水柳的垂條，賣弄風騷地吻着水波。剛露出一個白頭的蘆花若不勝情似的在水面顛抖着。天空是鉛色。雨脚有簞子那樣粗。好一幅江村煙雨圖呵。心神不屬地看着的兩位軍官猛覺得有些異樣的味兒兜上心窩來了。是淒涼，也是悲壯！未必全是癡獸的他們倆，從剛纔這回的巡視看出自己的地位是在「死線」上，「死」這有力的符咒在他們靈魂裏發動了另一種的力量；他們祖若父血液中的階級性突然發酵了。他們不能束手困在這荒島樣的小丘上讓奴隸們的復仇的洪水來將他們淹死！他們必得試一試最後的掙扎！

「看出來麼？不是我們死，便是他們滅亡！」

「先斬兩屯長！」

「卽無奈何，九百人一齊坑斃！」

先開口的那位軍官突然將右臂一揮，用重濁的堅決的聲調說了。

「誰，給我們掘坑？」

大澤鄉

不是異議，卻是商量進行手續，聲音是兇悍中帶沉着。

「這茫茫的一片水便是坑。」

跟着這答語，下意識地對脚下那片大水望了一眼，軍官之一是得意地微笑了；然而笑影過後，陰森更甚。睨眼睨着他的同伴，發恐似的咬着嘴唇，然後輕聲問：

「我們有多少心腹？」

呵，呵，心腹？從來是帶慣了子弟兵的這兩位，今番卻沒有一個心腹。戰國時代作了秦國的基本武力的富農階級出身的軍人，年來早就不夠分配；實在是大將軍蒙恬帶去的人太多了。甚至像「屯長」那樣的下級兵官也不得不用階級不同的「閭左貧民」裏的人了。這事件的危險性現在卻提出在這兩位可憐的軍官面前要求一個解答。

「皇帝不該徵發賤奴們來當兵的！」

被問住了，拏不出回答來的那位軍官恨恨地說，頓然感到祖若父當日的黃金時代已成過去，永遠成爲過去了。

「何嘗不是呵！自從商君變法以來，我們祖宗是世世代代執于戈捍衛社稷的，作軍人是光榮的

職務，豈容「閻左」的賤奴們染指！皇帝賓天後，法度就亂了。叫賤奴們也來執干戈，都是賊臣趙高的主意，哪趙高，他父母也是賤奴！」

「咳，倒持太阿，授人以柄，——這就是！」

因為是在大澤鄉的小丘上，這兩位軍官敢於非議朝政了。然而話一多，勇敢樂觀的氣分就愈少。風是颯的更大了。總有七分溼的牛皮甲，本來就冰人，此時則竟是澈骨的寒冷。忍着凍默然相對，仰起臉來讓涼雨灑去了無賴的悲哀罷！鄉關在何處？雲山渺遠，在那兒西天，該就是咸陽罷！不知咸陽城裏此時怎樣了！羽林軍還是前朝百戰的兒郎，但是「閻左」賤奴們的洪水太大了，太大了，咸陽城不免終究要變成大澤鄉罷！

回到自己帳幕內的兩位軍官仍和出去時一樣地苦悶空虛，惘然若喪。他們這階級的將要沒落的黑影，頑固地罩在他們臉上。孤立，危殆，一場拼死活的惡鬪，已是不成問題的鐵案；問題是他們怎樣先下手給敵人一個不意的致命傷。

——先斬兩屯長？

大澤鄉

——還有九百人呢？

——那，糧且算作多少？有一半人數是可以威脅利誘的罷？

——收繳了兵器，放起一把火罷？

當這樣的意念再在兩位軍官的對射的目光中閃著的時候，帳外突然傳來了這麼不成體統的嚷鬧：

「守在這里是餓死……到了漁陽……誤期……也是死……大家幹罷，總可以不死……將官麼……讓他們醉死！」

接着是一陣哄笑，再接着便是嘈嘈雜雜的聽不清的話響。

兩軍官的臉色全變了，嘴唇有些抖顫。交換了又一次的眼色，咬嘴唇，又剝起眉毛，統治階級的武裝者的他們倆全身都漲滿了殺氣了，然而好像還沒有十分決定怎麼開始應付，卻是陡地一陣夾雨的狂風揭開了帳門，將這兩位太早地並且不意地暴露在嚷鬧的羣衆的眼前了。面對面的鬭爭再沒有拖延緩和的可能！也是被這天公的多事微微一怔的羣衆們朝著帳內看了。是站着的滿臉通紅怒眉睜目的兩個人。但只是「兩個」人！

「軍中不許高聲！左右！拏下擾亂營房的人！」

拔出劍來的軍官大聲吶喊，衝着屯長之一叫做吳廣的走過來了。

回答是幾乎要震塌營帳那樣的羣衆的怒吼聲。也有了兵器在手的「賤奴」們今番不復馴順。像野熊一般跳起來的吳廣早捨得軍官手裏的劍，照準這長官攔腰一揮。剩下的一位被發狂似的部下攢住，歪牽了的嘴巴只洩出半聲哼。

地下火爆發了！從營帳到營帳，響應着「賤奴」們掙斷鐵鍊的巨聲。從鄉村到鄉村，從郡縣到郡縣，秦皇帝的全統治區域都感受到這大澤鄉的地下火爆發的劇震。即今便是被壓迫的貧農要翻身！他們的洪水將沖毀了始皇帝的一切貪官污吏，一切嚴刑峻法！

風是凱歌，雨是進擊的戰鼓，瀾漫了大澤鄉的秋潦是翠義的檄文；從鄉村到鄉村，郡縣到郡縣，他們九百人將盡了歷史的使命，將燃起一切茅屋中鬱積已久的忿火！

始皇帝死而地分！

一九三〇十六上海（小說月報）

羨兒

葉紹鈞

羨兒最歡喜的東西就是紙和筆了；不論是練習英文的富士紙，印地圖的考貝紙，寫大楷的八都紙，乃至一張撕下的日歷，一葉廢餘的文格，不論是鋼筆，蠟筆，毛筆，鉛筆，乃至課室內用殘的顏色粉筆，一到他的手裏他就如獲得世界的一切了。他的右手一把握着筆幹，左手五指張開按住舖着的紙，描繪他理想中的人物屋鳥；他的頭總是側着：一會兒偏左，一會兒又偏右；舌尖露出於上下唇之間，似欲禁止呼吸的樣子。他能畫成側形的鯉魚，俯視形的菊花，從正面看的農屋。他畫成一樣東西，常常要端相好幾回，還加上幾筆，或竟加上一部分。有時加得高興了，鯉魚的鱗片都給畫上短毛；菊花的葉瓣儘管加多，致全花湊不成個圓形；從烟突噴出的烟越塗越多，所佔紙面此屋子還大。他看看這不像一幅畫了，就在上面打一個大×，或者撕碎了，疊起來再撕，屢次這樣，以至於粉碎。他留着的畫稿，都摺得很小很小，積存在一個舊的布書包裏。

他當然同別的孩子一樣，歡喜奔跑，歡喜無意識地叫喊，歡喜看不經見的東西，歡喜附和着人家

胡鬧。但是他不歡喜學校裏的功課。他在課室裏難得靜心，除了他覺得先生演辯的態度很好玩，先生如狂的語聲足以迷住他的思想的時候。若是被考問時，他總能夠回答，可是止有片段的，不能有完盡的答義。所以他的愚笨懶惰等罪名，早在他的幾位先生的心裏成立了。就是那位圖畫先生，也說他不要好，止知亂塗，畫的簡直不成東西。這是的確的，他達到畫圖的功課，隨隨便便臨了黑板上先生畫的一幅畫，繳給先生就是了，從來沒有用過一點心，希望他好。

他的父親早死了，母親養護着他，總希望他背書像流水一般地快，更讀通一點英文，將來好成家立業。但是實際所得的止是失望和悲傷，義兒今年十二歲了，高等小學的二年級生了，讚美他的聲息一絲也聽不到，却時時聽得些愚笨懶惰歡喜搗亂等對於他的考語。伊很相信這些考語是確實的，不然，何以義兒回了家總不肯自己拿出書來讀，必待逼迫着呢！又何以總是一字一頓地讀，從不會熟誦如流水呢！他止歡喜捉蟲子，釣魚兒，塗些怕人的東西在紙上，這不是搗亂麼？——而且有什麼用處呢？伊想到這等情形時，就很自然地引起伊舊有的胃病。『我的心全在你的身上。現在給你撕得粉碎了，』伊老是向義兒這麼說。義兒聽了，也不辨這句話是何等地傷心，止覺得意味非常淡薄，值不得容留在腦子裏，所以他一切照着平常做去。

有一次他將積蓄着的母親給他的錢買了兩匣紙烟匣內的畫片，有兩次跑到河邊，蹲在露出河面的小石上釣魚，再有幾次，他到不知什麼地方去逛，直到天黑才回家，都惹起了母親的惱怒和悲感。伊知道同他說傷心的話絕對沒有效果，但是總希望得到一點效果，便換了個似乎較有把握的辦法，就是打伊的細瘦慘白的手握着一支量衣的尺，顛頭地在他身上亂抽，因為怨恨極了，用了好多的力氣。可是他一聲都不響，沈靜的臉龐，時而一瞬的眼睛，都表示出忍受不屈的意思。伊呼吸很急促，斷斷續續地問，『可知道你的錯處麼？下次還敢這樣麼？』他止當沒有這回事，並且偏轉他的頭。伊沒有法子，餘怒裏偏萌生一絲智慧來，就說，『假如下次不敢，我就饒恕了你這一次。』這時候他的頭或者微微一搖，或者輕輕一點，或者止有搖或點的意思，都可認為悔過的表示，伊的手就此停了，伊的怨恨就此噙下去了。事情就這樣完結了。可是伊的失望的心因此而凝固，伊相信義兒是個難得好的孩子，想起的時候就默默流淚，怨自己的命運不好，更傷悼丈夫早死。

母親終究是母親，雖然覺得今後的失望是注定了。義兒上學校的時候，伊總要問他穿的衣物夠不夠，肚子吃飽了沒有；有時買了一點吃的東西，或是人家送了什麼餅乾糖果來，伊總把最好的留着給他吃。他是難得好的呢，他是引起自己的失望和悲傷的呢，伊卻全然不想到了。

義兒還有兩位叔叔，也是常常斥責他的。不知爲什麼，他對於那位三叔特別害怕，一看見就周身不自在起來，好像給束縛住的樣子。對於他的劣蹟，三叔發見的最少，因爲他看見他時總是狠安定很規矩的。人家發見了義兒的錯處，就去告訴三叔，借他來達到訓誡的目的——就是義兒的母親也常是如此。三叔訓誡義兒的時候，義兒的臉龐就紅了，不敢現沈靜的神態了，頭也不敢偏轉了；三叔教他以後不要再這個樣子，他就很低低很可憐地答應一聲：『知道了。』勝利每爲三叔所操，他因而發明了處置義兒的祕訣。

他向義兒的母親和旁的人這麼說：『處置義兒唯一的方法，就是永遠不要將好顏臉對他。我就這樣做，所以他還能聽我的話。』義兒的母親對於這句話非常信服，可是伊熬耐不住，不能不問暖，問飽，留最好的東西給他吃。

一張山水畫的明信片，上面有蔥綠的叢樹，突兀的山石，藍碧的雲天，絢曲曳白的迴泉，義兒從一個同學手裏得到了。他快活非常，如得了寶貝，心想臨他一張。不干不淨的顏色盒，是他每天攜帶的，他取了出來，立刻開始工作。一張桌子不過一方尺有餘的面積，實在安放不下墨水瓶，硯臺，顏色盒，明信片，畫圖紙，兩條手臂等等東西。然而一個課室裏要佈置五六十張桌子，預備五六十個學生做功課呢，

怎能顯得各人過分的安適？好在義兒已經習慣了，倜儻的小天地裏他自能優游如意。此刻他將墨水瓶擺在硯臺上面，明信片倚於瓶口，就髣髴帖架托着畫帖。左手拿着顏色盒，桌子上面就有地位平鋪畫紙了。他畫得非常專心，竟忘了周圍和自己的一切，沒有思慮，沒有情緒，只有腦和手聯合的簡單的運動，就是作畫。同學的喧聲和沉重而急速的脚步，或是走過他旁邊的暫時止步而看他一看，於他止起很淡很淡的感覺，差不多春夜的夢一般，迷蒙而杳渺。功課又開始了，同學都上了他們的座位了，英文先生也進了課室了，他周圍的空氣全變，而他如無所覺，還是臨他的畫。

豎起的明信片很引人注目，況且義兒是坐着作畫的姿勢，英文先生一望便明白了。他不免有點兒惱怒，『你在那裏作畫，連課本都不拿出來，分明是不願意上我的功課。』他這麼想，宏大而嚴正的呵斥聲就從他喉間湧出：『沈義，你做什麼！現在是什麼時候？你的課本那裏去了？你不愛上我的功課，儘管出去，你在課室外畫一輩子的圖我不來管你，在我的課室裏却容不得你這樣懶惰搗亂的學生！』同學們聽了，有的望着義兒看他怎麼下場；有的故意看書，表示自己的勤勉；更有的相着英文先生紅漲的怒容止是輕笑；課室內暫時靜默。

義兒給喚醒了，還有幾株小樹沒有畫上，他感覺得不快，像睡眠未足的樣子。他知道不能再畫，便

將明信片畫幅顏色盒放入抽屜裏，順便檢出讀本來，慢慢他翻到將要誦習的一課。他並不看先生一眼，臉容緊張，有懷喪的神態。這更增加了英文先生的怒意。「早已說過了，若是不願意，就不必勉強上我的課！你惱怒什麼，難道我錯怪了你？上課不拿出課本來，是不是懶惰？因你而妨害同學的學習，是不是搗亂？我錯怪了你麼？」

「是的，沒有錯怪，」義兒隨口地說，却含有冷峻的意味。「現在課本已拿出來，請教下去罷，時間去得快呢。」同學們不料義兒有這麼英雄的氣概，聽着就大表同情，齊發出勝利的笑聲來，剛才的靜默的反響就是此刻的騷動了，室內不僅是笑聲，許多的足在地板上移動的聲音，桌椅被震搖而作的嗒嗒格格的聲音，英文先生擲書於桌，並且擊桌的聲音，混成一片。

英文先生覺得這太不可堪，非叫義兒立刻退出課室，不足以維持自己的威嚴。他就很決斷地說，「你竟敢同我鬥口！你此刻就出去，我不要你上我的課！」實在英文先生沒有仔細地想，說這句話是危險的，假若義兒不聽話，不立刻退出課室，豈不是更損了威嚴麼？果然，義兒聽了驅逐的命令，止將身體坐後一點，以為這樣就非常穩固了——他絕對沒有出去的意思。同學們的好奇心全部湧起了，先生的失敗將怎樣挽救，義兒的抵抗將怎樣支持，都是很好看而快要表演的戲文。他們望望先生，又望望

義兒，身軀頻頻轉側，還輕輕地有所議論，室內的空氣更顯得不穩定。

英文先生臉已紅了，他斜睨義兒，見他不就；又見許多學生都如帶着諷譏的顏色。這是何等的侮辱呀！他的血管漲得粗了，頭腦岑岑地響了；一種不可名的力驅策着他奔下講臺，一把抓住了義兒的左臂，用力拉他站起來。義兒有桌子做保障，他兩手狠命地扳住桌面坐着不動；他的臉色微青，堅毅的神采彷彿勇士拒敵的樣子。英文先生用力很猛，止將義兒的左臂震搖，桌子便移動了位置，且發出和地板磨擦的使人起牙齒酸麻之感的聲音，義兒終於支持不住，半個身體已離開桌子了；桌子受壓不均，忽然向左傾側。一霎的想念起於英文先生的腦際，以爲桌子倒時一定發重大的聲音，這似乎不像樣子。他就放了手。義兒的身軀重復移正，桌子便穩定了，課室內的戰爭於是暫時休止。

同學們觀戰，早已忘了自己在什麼地方了；有的奮一點無所着力的力，同情於義兒的拒敵；有的止覺此事好玩，最好多延長一刻；有的覺得這是個機會，便取出心愛的玩意兒來玩弄，或是談有趣味的話。總之，在課室之內，上功課的事是沒有人想到了。直到先生放手，驚奇的目光又集中於先生之面。英文先生的手放了，忽然覺得這個動作太沒意思，況且許多學生正看着己的顏面呢。但是，再去抓他也不好，要再抓何必放呢？窘迫的感覺包裹全身，使他不能正眼地看周圍諸人。他止喃喃地說，「你不

出去也好，我總不承認你在這邊。剛才的事，退了課再同你講。現在且上功課，你不愛上，同學們要上呢。」他狠不自然地走回他的講臺。

學校裏從此起風波了。英文先生將義兒的事告訴了級任先生，說以後一定不要他上我的課。級任先生口裏雖不說什麼，心裏却異常躊躇，不要他上課就是不肯教他，學校裏那有不肯教學生之理，並且在英文課的時間叫他做什麼呢？若是還叫他上英文課，英文先生的面子又怎麼顧全？說不定英文先生因此動怒，又生出另外的枝節來。級任先生如受了重大的刺激，覺得滿心都是不爽快。他就告訴了義兒的三叔，他們倆本是天天在茶館裏會見的茶友。許多同學呢，他們將義兒的事作為新聞，一散課就告訴別級的同學，像講述踢球場的勝利那麼有味。——於是別級同學流動恆變的心裏又換了個新的對象了。他們以好奇的心在那裏觀望：課已退了，英文先生將怎樣辦理這一件事呢？義兒仍舊取出抽屜裏的東西，完成他的畫幅，可是心裏總覺不定安，有點兒驚怯，以後將有什麼事到臨，模糊而不能預料。一塊小石的役擲可以激動全世界的水，雖然我們不盡能看見波紋，現在的情形就是這樣了。

三叔聽了級任先生的訴說，當然痛恨義兒的頑劣，一方面想法解決這件事。他說：「由我訓誡他，

已經不知幾回了！當着他總是很能領受的態度，自稱情願悔改，可是一背面第二個過失就來了。他母親打他罵他，差不多是每天的常課，更沒有什麼用處，當時他就不肯說一個改字。我們總得換一個方法才行。

「是呀，須得換一個方法。」級任先生連連點著頭說。「他在課室內這樣搗亂，非但同學們和授課的先生受他的累，連我也覺得難以措置。總要使他知所畏懼，以後不敢再這樣，才得大家安靜呢？」

「英文先生方面，由我去陪罪；爲他的話的威信起見，不妨令義兒暫時不上英文課；到那一天，說「你確能改過，英文先生恕你了，」然後再叫他上課。」

「你這辦法，解除了我的爲難了！」級任先生露出得意的笑容，壓在他肩上的無形的重負似乎輕了好多。「就這麼辦罷，可是怎能使你家義兒確能改過呢？」

三叔輕輕舉桌一下，端起茶杯呷了一口茶，然後說：「就是你所說的那句話，要他知所畏懼。我想他這麼浮動的心情，都由每天回家，常同外間接觸而來的。若是叫他住在學校裏，和外間一切隔離，過嚴苦的生活，他一方面浮動的心情漸漸定了，一方面嘗到嚴苦的生活的滋味而覺得怕了，或者不再有什麼壞的行爲做出來吧？」

「這確是一個辦法。就叫他住在我的房間裏好了。但是，你先要給他一個暗示，重重地訓斥他一下，使他沒有搬進學校就覺得懷然。」

「我知道，我有法子。」

一切都照着三叔的計畫進行，義兒搬進學校裏住了。他本來很羨慕住校的同學。他常常想晚上學校裏不知怎麼情形，課室裏點了燈，許多同學坐在一起，不是很好玩麼？可是他並不會向母親要求過，要在校內寄宿，因為他不能設想這事的可能。現在母親忽然端整了被褥一切，叫他住到校裏，實在是夢想不到的。這就是他往日的學校呀，但是他覺得新鮮。晚飯的鈴聲，課室裏上了火的煤油燈，住校同學的隨意談笑，夜色的操場上的賽跑，都是他從來沒有經歷的。他聽着，看着，談着，玩着，恍恍惚忽如在夢裏，久長而又變換。他在睡眠之前很匆促地摹印一張洛川神女之圖，到末了畫那條衣帶，墨色湧了開來，就把全幅斷了；但是他很覺舒適。母親的吩咐現在是非常之遠，好似在伊懷抱裏的時候的事；畫完一幅畫，居然沒有聽見「又在那裏塗怕人的東西了」的責罵。更可希望的一個同學約他明天一早去捉棲宿未醒的麻雀。他在床上想到那裏去取竹竿，怎麼塗上了膏，預備着怎麼一個餽子，怎麼伸手……漸漸地模糊，不能想了。

兩三天內級任先生暗裏窺察，希望看見義兒愁苦怯懼的面容。可是事實竟相反，義兒還是往日的義兒，更高興了一點。當級任先生到茶館時，三叔就問他，義兒可又鬧了什麼事？

「暫時沒有。」級任先生微露失望的神態，語音帶冷然的調子。

「他住在校內覺得怕麼？」

「怕。」級任先生斜睨着三叔，「那有這回事！他還是往日的模樣，並且更為高興。」

「他竟不怕麼？」三叔悵然愕視。

(小說彙刊)

第一次宴會

冰心

O教授來的是這樣的倉猝，去的又是這樣的急促，禎主張在O教授遊頤和園之後，離開北平之前，請他喫頓晚飯。他們在國外的交誼，是超乎師生以上的。瑛常從禎的通訊和談話裏模擬出一個鬚髮如銀，聲音慈藹的老者，她對於舉行這個宴會，表示了完全的同意。

新婚的瑛——或者在婚前——是早已虛擬下了他小小的家庭裏一個第一次的宴會：壁爐裏燃着松枝，熊熊的喜躍的火燄，映照得客廳裏細緻的椅桌，發出烏油的嚴靜的光亮；廳角的高桌上，放着一盞淺藍帶穗的罩燈；在這含暈的火光和燈光之下，屋裏的一切陳設，地毯，窗簾，書櫃，瓶花，壁畫，爐香……無一件不妥貼，無一件不溫甜。主婦呢，穿着又整齊，又莊美的衣服，黑大的眼睛裏，放出美滿驕傲的光，掩不住的微笑浮現在薄施脂粉的臉上；她用着銀鐘般清朗的聲音，在客人中間，周旋談笑。

如今呢，母親的病，使她比禎後到了一個月，五天以前，才趕回這工程未竟的「愛巢」裏來。一開門，滿屋子都是油漆氣味，牆壁上的白灰也沒有乾透；門窗戶扇都不完全；院子裏是一堆雜亂的磚石

灰土在這五天之中，她和楨僅僅將重要的傢具安放好了位置。白天裏樓上樓下是滿了工人，油漆匠，玻璃匠，木匠……連她也認不清是什麼人做什麼事，只得把午睡也犧牲了，來指點看視。到了夜裏，她和楨才能慢慢的從她帶來的箱子裏，理出些應用的陳設，如鐘，燭臺，花瓶之類，都堆在桌上。

喜歡款待的她，對於今天下午不意的宴會，發生了無限的躊躇，一種複雜的情感，縈繞在她的心。她平常虛擬的第一次宴會，是沒有實現的可能了！這小小的『愛巢』裏，只有光潔的四壁，和幾張椅桌，地毯還都細着放在樓上，窗簾也沒有做好，畫框都重疊的立在屋角……下午楨又陪C教授到頤和園去，只有她一個……

她想，不覺的把眉頭蹙了起來，沉吟了半晌，沒有言語。預備到城裏去接C教授的楨，已經穿好了衣服，戴上了帽子，回頭看見瑛躊躇的樣子，便走近來在她頰上輕輕的吻了一下，說：『不要緊的，別着急，好歹喫一頓飯就完了。』C教授也知道，我們是新搬進來的，自然諸事都能原諒。』瑛推開他，含嚶的笑道：『你躲出去了，把事都推在我身上，回頭玩殺了頤和園，再客人似的來赴席，自然你不着急了！』楨笑着站住道：『要不然，我就不去，在家裏幫你，或是把這宴會取消了，也使得，省得你太忙累了，晚上又頭痛。』

瑛拾起眼來：「笑話！你已請了人家了，怎好意思取消？你去你的，別擔擱了，晚上宴會，一切只求你包涵點就是了。」楨笑着回頭要走，瑛又叫住他：「陪客呢，你也想出幾個人。」楨道：「你斟酌罷，隨便誰都成，你請的總比我請的好。」

楨笑着走了，那無愁的信任的笑容，予瑛以無量的膽氣。瑛略一凝神，叫廚師父先到外面定一桌酒席，要索淨些的，回來把地板用柏油擦了，到樓上把地毯都撥下來，又吩咐蘇媽將畫框、釘子、繩子等都放在一處備用。一面自己披上外套，到隔壁江家去借電話。

她一面低頭走着，便想出了幾個人：許家夫婦是O教授的得意門生；N女士，美國人，是個善談的女權論者；還有華家夫婦，在自己未來之先，楨在他們家裏借住過，他們兩位都是很能談的；李先生是楨的同事，新從美國回來的；衛女士是她的好友，結婚時的伴娘……這些人平時也都相識，談話不至於生澀。十個人了，正好坐一桌！

被請的人，都在家，都能來。只衛女士略有推託，讓她說了幾句，也笑着說「奉陪」，她真歡喜極了。在江家院子裏，摘了一把玫瑰花，叫僕人告訴他們太太一聲，就趕緊回來。

廚師父和蘇媽已把屋中都收拾乾淨，東西也都搬到樓下來了。這兩個中年的用人，以好奇的眼

光來看定他們弱小的主婦，看她如何佈置。瑛覺得有點不好意思！她先指揮着把地毯照着屋子的顏色鋪好；再把書櫃拿起，一一凝視，也估量着大小和顏色分配在各屋子裏；書櫃裏亂堆的書，也都整齊的排立了；燭臺上插了各色的蠟燭；花瓶裏也都供養好了鮮花。一切安排好了之後，把屋角高卓上白絹畫藍龍的電燈一開，屋裏和兩小時以前大不相同了。她微笑着一回頭，廚師父和蘇媽從她喜悅的眼光中領到意旨了，他們同聲的說：『太太這麼一調動，這屋裏真好看了！』

她笑了一笑，喚：『廚師父把壁爐生上火，要旺旺的。蘇媽跟我上樓來開箱子。』

杯箸，桌布，卡片的立架，鬪漆的咖啡杯子，一包一包都打開了。蘇媽從紙堆裏檢出來，用大盤子托着。瑛打發她先下樓擺桌子去，自己再收拾臥室。

天色漸漸的暗了下來，捻開了燈，撥一撥亂紙，堆中觸到了用報紙包着的沉甸甸的一束。打開了一看，是幾個喇叭花形的花插子，重疊着套在一起，她不禁呆住了！

電光一閃似的，她看見了病榻上瘦弱蒼白的母親，能力的背倚着床欄，含着淚說：『瑛，你父親太好了，以至做了這幾十年的官，也不能好好的陪送你我呢，正經的首飾也沒有一件，金錫子和玉髮花，前年你弟弟出洋的時候，都作了盤費了。只有一朵珠花，還是你外祖母的，珠也不大，去年拿到珠寶店

裏去估，說太舊了，每顆只值兩三塊錢；好在你平日也不愛戴首飾，把珠子拆下來，和弟弟平分了，作個紀念能將來他定婚的時候……」

那時瑛已經幽咽不勝了。勉強擡起頭笑着說：「何苦來拆這些，我從來不用……」

母親不理她，仍舊說下去：「那邊小圓桌上的銀花插，是你父親的英國朋友M先生去年送我生日的。M先生素來是要好看的，這個想來還不便宜，老人屋裏擺什麼花草，我想也給你。」

隨着母親的手看去，圓桌上玲瓏地立着一個光耀奪目的銀花插，盤繞圓莖的座子，朝上開着五朵喇叭花，花筒裏插着綢製的花朵。

母親又說：「收拾起來的時候，每朵喇叭花是可以脫卸下來的，帶着走也方便！」

是可給的都給了女兒了，她還是萬般的過意不去，覺得她唯一的女兒瑛，這次婚禮一切太簡單，太隨便了；首飾沒有打做新的，衣服也只添置了幾件；新婚沒有洞房，只在山寺裏過了花燭之夜！這原都是瑛自己安排的，母親卻覺得有無限的慚愧，無限的抱歉，覺得是自己精神不濟，事事由瑛敷衍，略過去，和父親隱隱談起贈嫁不足的事，總在微笑中墜淚。父親總是笑勸說：「做父親的沒有攢錢的本領，女兒只好喫虧了。我賠送瑛不是一箱子的金錢，乃是一肚子的書——而且她也不愛那些世俗

的東西。」

母親默然了，她雖完全同情於她正直廉潔的丈夫，然而總覺得在旁人眼前，在自己心裏，解鬱不開。

瑛也知道母親不是要好看，講面子，乃是要將女兒安貼周全的送出去，要她小小的家庭裏，安適舒服，應有盡有，這樣她心裏才覺得一塊石頭落了地，瑛嫁前的年月，才可以完完滿滿的結束。

這種無微不至的慈愛，瑛每一想起，心裏便深刻的酸着。她對於病中的母親，只有百般的解說，勸慰。實際說，她小小的家庭裏已是應有盡有了。母親要給她的花插，他決定請母親留下。

在母親病榻前陪伴了兩個月，終於因為母親不住的催促，說他新居一切待理，她才忍着心腸，匆匆的北上。別離的早晨，她含淚替母親梳頭，母親強笑道：「自昨夜起，我覺得好多了，你去儘管放心……」她從鏡中偷看母親痛苦的面容，知道這是假話，也只好低頭答應，眼淚卻止不住滾了下來。臨行竟不能向母親拜別，只向父親說了一聲，回身便走。父親追出閣子外來，向樓下喚着：「到那邊就有電報……」她從車窗裏擡頭看見父親蒼老的臉上，充滿了憂愁，無主……

這些事，在她心裏，如同尖刀刻下的血痕，在火車上每一憶起，就使她嗚咽。她竟然後悔自己不該

結婚，否則就可以長侍母親了。『嫁出去的女兒，撥出去的水』不但她自己情牽兩地，她母親也不肯讓她多留滯了。

到北方後數日極端的忙迫，把思親之念剛剛淡了一些，這銀花插突然地又把無數的苦愁勾起！她竟不知步履艱難的母親何時把這花插一一脫卸了，又謹密的包好，又何時把牠塞在箱底——她的心這時完全的碎了，慈愛過度的可憐的母親！

她哭了多時，勉強收淚的時節，屋裏已經黑得模糊了，他趕緊把亂紙揉起又塞到箱裏去，把花插安上，拿着走下樓來，在樓梯邊正遇着蘇媽。

蘇媽說：『桌子都擺好了，只是中間少個花盤子……』瑛一揚手道：『這不是銀花插，你把我摘來的玫瑰插上，再配上綠葉就可以了。』蘇媽變手接過，笑道：『這個真好，又好看，又合式，配上那銀卡片架子和杯箸，就好像是全套似的。』

瑛自己忙去寫了卡片，安排座位。C教授自然是首座，在自己的右邊。擺好了扶着椅背一看，玲瓏的滿貯着清水的玻璃杯，全付的銀盤盞，銀架上立着的紅色的卡片，配上桌子中間的銀花插裏紅花

綠葉，光彩四射！客室裏爐火正旺，火光中的一切，竟有她擬想中的第一次宴會的意味！

心裏不住的喜悅起來，匆匆又上了樓，將臥室匆匆的收拾好，便忙着洗臉，剔指甲，更衣……

一件蓮灰色的長衣，剛從箱裏拿了出來，也忘了叫蘇媽熨一熨，上面略有些皺紋，時間太迫，只好將就的穿了。怪不得那些過來人說做了主婦，穿戴的就不能怎樣整齊講究了；未嫁以前的她，赴一個宴會，盥洗，更衣，是要耗去多少時候呵！

正想着，似乎窗外起了鏗鏘的琴聲，推窗一看，原來外面下着瀝瀝的秋雨，雨點打着船簷，奏出清新的音樂，「喜悅中的心情，竟有這最合詩意的誤解！」她微笑着，「楨和O教授已在歸途中罷？」她又不禁擔心了。

剛把淡淡的雙眉描好，院子裏已聽見人聲，心中一跳，連忙換了衣服，在鏡裏匆匆又照了一照，便走下樓去。楨和O教授拿着外衣和帽子站在客室中間，看見瑛下來，楨連忙的介紹：『這位是O教授，——這是我的妻。』

C教授灰藍的眼珠裏，泛着慈祥和愛的光，頭頂微禿，極客氣的微偻着同她握手。

她帶着C教授去放了衣帽，指示了洗手的地方，剛要轉身走入客室，一擡頭遇着了楨的驚奇歡

喜的眼光！這眼光竟是情人時代的表情，瑛忽然不好意思的低下頭去。楨雙握着她的手，附在她耳邊說：『愛，真難爲你，我們剛進來的時候，我還以爲走錯了地方呢！這樣整齊，這樣美，——不但這屋裏的一切，你今晚也特別的美，淡淡的梳妝，把三日來的風霜都洗淨了！』

瑛笑了，掙脫了手：『還不換雙鞋子去呢，把地毯都弄賸了！』楨笑着自己上樓去。

O 教授剛洗好手出來，客人也陸續的來了，瑛忙着招呼介紹，大家團團的坐下，楨也下來了，瑛讓

他招待客人，自己又走到廚房裏，催早些上席，C 教授今晚還要趕進城去。

席間，O 教授和她款款的談話，聲音極其低婉，吐屬也十分高雅，自然，瑛覺得他是一個極易款待的客人，並不須人特意去引逗他的談鋒。只他筷子拿得不牢，肴菜總是夾不到嘴，瑛不敢多注意他，怕他不好意思，擡起頭來，眼光恰與長桌那端的楨相觸，楨往往給她以溫存的微笑。

大家談着各國的風俗，漸漸引到婦女問題，政治問題，都說得很歡暢，瑛這時候倒默然了，她覺得有點倦，靜靜的聽着。

O 教授似乎覺得她不說話，就問她許多零碎的事。她也便提起精神來，去年從楨的信裏，知道 O

教授爽快，就不問他太太的事了，只問他有幾位女兒，現在都在那裏？

○教授微微的笑說：『我麼？我沒有兒女——』

璞忽然覺得不應如此發問，這馴善如羊的老者太孤單可憐了！她連忙接過來說：『沒有兒女最好，兒女有時是個累贅！』

C教授仍舊微笑着，眼睛卻注意着桌上的花朵，慢慢的說：『按理我們不應當說這話，但看我們的父母，他們並不以我們爲累贅……』

璞|盟|然|了|心|裏|一|酸|，再擡不起頭來，恰巧○教授滑掉了一隻筷子，她趁此連忙彎下腰去，用餐巾拭了眼角，拾起筷子來，還給C教授，從潤濕的眼裏望着桌子中間的銀花插，覺得一花一葉，都射出刺眼的寒光！

席散了，隨便坐在客廳啜着咖啡。窗外雨仍不止。衛女士說太晚了，要先回去。李先生也起來要送她；好在路不遠，璞借給她一雙套鞋，他們先走了。許家和華家都有車子在外面等着，坐一會子也都站起告辭。N女士住的遠一點，C教授說，他進城的汽車正好送她，

大家忙着穿衣帶帽，C教授站在屋角，柔聲的對她說他如何的喜愛她的小巧精緻的家庭，如何

的感謝她倉猝中爲他預備的宴會，如何的欣賞她爲他約定的陪客；最後說：「楨！去年在外國寫博士論文的時候，真是廢寢忘食的苦幹；我當初勸他不要太着急，太勞瘁了，回頭趕出病來，他也不聽我的話。如今我知道了他急於回國的理由了，我一點不怪他！」說着他，從眼角裏慈藹的笑着，瑛也含羞的笑了一笑。

開起堂門，新寒逼人，瑛抱着肩站在楨的身後，和大家笑說再見。

車聲一一的遠了，楨捻滅了廊上的電燈，攜着瑛的手走進客廳來。兩人並坐在爐前的軟椅上。楨端詳着瑛的臉，說：「你眼邊又起黑圈了，先上樓休息去，餘事交給我罷！——告訴你，今天我心裏有說不出的感謝和得意……」

瑛站起來笑說：「設了，我都知道！」說着，便翩然的走上樓去。

一面卸着妝，心中覺得微微的喜悅，第一次的宴會是成功的過去了，困着忙這宴會，倒在這最短的時間內，把各處都擺設整齊了。如今這一個小小的家庭裏，圍繞着他們，盡是些軟美溫甜的空氣……

她又猛然的想起她的母親來了：七天以前，她自己還在那闊然深沉的樓屋裏，日光陰去，白燕在籠裏也縮頸不鳴，父親總是長吁短歎着，婢僕都帶着愁容；母親灰白着頰臥在小床上，每一轉側，都引起夢中劇烈的呻吟……

她哭了，她痛恨私心的自己！她那種淒涼孤單的環境裏，自己是決不能離開，不應離開的，而竟然接受了母親的催促，竟然利用了母親偉大的體卹憐愛的心，而飛向她夫婿這邊來！

母親犧牲了女兒在身旁的慰安和舒適，不顧了自己時刻要人扶掖的病體，甚至掙扎着起來，偷偷的在女兒箱底放下了那銀花插，來完成這第一次的宴會！

她抽噎的止不住了，頽然的跪到床邊去，她感謝，她懺悔，她祈禱上天，使母親所犧牲，所賜與她的甜美和柔的空氣，能從騰告的馨香裏，波紋般的蕩漾着，傳回到母親那邊去！

聽見楨上樓的足音了，她連忙站起來，拭了眼淚。「楨是個最溫存最同情的夫婿，被他發覺了，徒然破壞他一天的歡喜與和平……」

楨進來了，笑問「怎麼還不睡？」近前來細看她的臉，驚的攥住她道：「你怎麼了？又有什麼感觸？」
「撲伏在他的肩上，低低的說：『沒有什麼，我——我今天太快樂了！』」

搬家

凌叔華

自從舅舅給買到船票，家裏誰都忙起來。媽整天躲起來收拾東西，除了吃飯會客很少見到，阿乙姐已經兩三天沒梳頭，總是穿梭似的走出走入，拖鞋搭刺搭刺的响到街上都聽得見了。阿三滿頭流汗珠，袖子挽得高高的，不聲不响的捆東西，孩子打他幾下都不追上去還手。

廊子底下捆縛好的大箱子小匣子堆疊成幾個高高低低的山，堂屋裏的硬木條案，茶几，貴妃床統統用麻布袋包裹着，都靠了牆小的擺着，長長的一排直像一隻運貨船。這倒怪好玩的，爲什麼平常不這樣擺，卻把這許多東西藏起來呢？

「喂，誰來坐船？」婉兒爬上靠牆放的傢俱一邊喊。

「誰要坐船，來我這裏買票！」英兒坐在低一級的貴妃床上叫道。
靜兒攜着伯娘家的小妹笑嘻嘻的去打票，隨後跳上船。

「我們不坐船，爬山去！」青兒拉着小玉爬到廊下堆的箱子堆上。

「枝兒，來坐船吧，你可以買半票。」

「坐船不好玩，來跟我們爬山吧。」

枝兒正坐在門檻上，手裏玩弄着拾得的一個破了邊角的破碟子，淺淺的恰好給她的大花雞裝水喝，見他們叫她，抬頭猶疑的望着。

「來，我接客上船。」婉兒走過來要拉她，青兒也跳下來叫道：「還是爬山好，山上望得見桃花山的塔和阿崩的大黃牛。」

話沒完兩邊都用勁拉她，手裏的瓷碟便攪落地上，碰的一响。

「打破什麼了？」媽跑出來問，又說：「都出去外邊玩，不要在裏面鬧，這裏零零碎碎多少東西……」

阿乙姐也跳了出來，幫着嚷：「這一羣小猴兒，簡直要拆房子了！出去玩。」她張了兩臂像趕小雞一樣催促着。

孩子們跳着跑了出去，婉兒殿後還回頭做鬼臉給阿乙姐看。枝兒蹣跚着拾地上破瓷片，已經很碎，拼不成一個碟了。她委屈的撅了嘴，媽看着說道：

『看刮破手，不要撿起吧，你也出去玩玩。』

『太太，她還有隻大花鷄呢，也帶着走嗎？』阿乙姐忽然想起一件大事似的問道。

『不帶走了。』媽淡淡的答。

『媽，我帶大花鷄走，』枝兒決定的說，『把它放在我的小竹籃裏，我自己提着，三叔叔說我可以這樣帶着上船。』

『竹籃子盛不下你的大花鷄，傻孩子。』

『輪船上帶不了活東西，若是帶貓狗還要買票呢。』阿乙姐插嘴道。

『給它也買一張票。』枝兒說。

『像鷄這樣小東西還沒有票賣呢，若是你偷偷的帶着，他們查出來還要罰你。』

『什麼？』枝兒問。

『他們把你的鷄拿去，把你關起來。』阿乙姐鼻孔好像衝進了蚊子樣的哼了兩聲。

『她還有一匣子鷄蛋吧。』媽在收拾東西忽然想到了。

『趁早拿出來吃了吧，那寶貝東西帶起來可麻煩死了。』阿乙姐又出壞主意。

「不，還要留着孵小鷄兒呢。」枝兒睜大眼睛望着媽，她奇怪爲什麼媽今天倒同阿乙姐一樣心事，不幫着孩子了。

「好孩子要聽話，大花鷄和鷄蛋都不能帶，船上人查出來是要拿走的。」媽正容說。

「我不給他們。」枝兒急得臉都紅了。

「不給，哼，他們把你也帶走，把你做豬仔賣了，那你就永遠回不得家，你不怕嗎？」

阿乙姐像趁願的說。這回可把枝兒嚇着了，「賣去做豬仔」那倒是真可怕，永遠回不得家，見不了媽，婉兒，青兒，小妹小玉許許多多人，還有四婆也不能見，唉，那更難過了。她愈想愈沒主意，臉上退了紅，漸漸變成青白。

媽似乎看出她的爲難，說道，「孩子腦杓子還沒長結實呢，阿乙，少逗她吧。」說着沈吟了一下，「枝兒，你真不捨得宰你的大花鷄也有法子，我看把它送給人吧，你要送給誰，想一想。」

「送給四婆。」枝兒立刻答道。還是媽的心兒靈，這樣子不是什麼難事都沒有了嗎。

「知道一定是送給四婆的，這一離開有得想呢！」媽笑着點頭。

媽說得不錯，四婆喜歡枝兒正如枝兒依戀她一樣。她是上了年紀頭髮差不多都花白的老婆子

了，可是還是單人住在祠堂後面的小房子裏。她倒不是常常冷清清的過日子；有時兒子從城裏回來，把一手巾包白花的洋錢放到四婆懷裏，四婆就買魚買肉做許多菜出來，讓枝兒在那裏一同吃飯。後她兒子背了小獵槍上後山打鳥，枝兒就要求跟了去做背袋子檢死鳥的，他們一前一後慢慢的走，渴了他給她摘一個還青的酸籬果或是野橘子吃，有一次還捉了一隻斑鳩給她帶回家去，姊妹們見了都圍着歡叫。

四婆還有個女兒，枝兒叫她意姐，大約也是在城裏有事，她回過來幾次，有一回她帶了一個捉耗子的傢伙來，一天捉到十幾隻耗子，四婆說這樣連耗子的孫子都得絕種，貓見了都得哭吧。另一回她帶了一包天津雪梨和北京蜜棗來，據說這是專給四婆治咳嗽的，但是四婆吃時也讓枝兒先嘗一口，那是甜得牙根都有些酸軟的鬼西！

意姐誇過枝兒乖，能陪四婆解悶，送了一個香皂做的洋娃娃給她。那是同小鴨子一樣胖得可愛，滑溜溜的全身都是粉紅色噴香的洋娃娃。她把它放倒床上躺着，青兒和小妹只顧圍到床前不迭的伸手摸它，婉兒姊喝了幾回都不肯走開，那時婉兒特別同枝兒要好，不到一天就做了一件小花衣服給洋娃娃穿上，枝兒看見差不多喜得流淚。

四婆一家都同枝兒要好，連阿乙姐看了都有些眼紅，她冷笑的對媽說：「什麼都在乎有緣法，那扁嘴鴨子似的老婆婆，枝兒會整天跟着她，」臭豬頭會遇到獐鼻子菩薩」這倒巧呢！

枝兒也是真的。離不開四婆，天天剛吃過早飯就溜到四婆家，給她餵鴨子，餵完趕鴨子下塘，坐到塘邊釣小魚，掏小螃蟹給鴨拌食，閒下來便在四婆跟前，給她拿東西，解開亂了的線團，穿針（四婆早就看不見針孔了）。四婆要做菜，她幫到摘根去朽葉子和剝茭筍皮。燒火做飯時替她拉風箱。飯好了不等四婆讓，她早把自己一份碗筷整整齊齊的擺在桌上了，四婆照例笑問：「又吃我的青菜白飯嗎？」枝兒忸怩的一笑，筷子已經拿在手裏了。會有兩三次，被生人錯認她是四婆的孫女。

有時四婆出去「幫忙」，枝兒祇好在家吃飯，這常被婉兒學着阿乙姐的聲調取笑她說：「四婆家裏的飯香，幹嗎又跑回來呢？」大家好像跟着撇嘴的笑，使她難堪。

因此她聽到四婆要出去幫忙，她就抱着腿扯着衣角尖叫帶她同去，答應了什麼話都聽，四婆沒有法子，只好帶着走。在最近她們倆會手牽手兒走上滿是鳥聲大樹林的山崗，過小河時，四婆脫了鞋還背起她澆水走過對岸。那裏田地原來有許多人蹣跚着拔東西，戴着新編的黃草帽，遠遠看去，還以為許多路邊菊在風地裏開了花呢。

四婆蹶下像大家一樣拔地裏的東西，枝兒乖乖的就蹶在旁邊。原來上面看着好像一顆金花草，根子上卻掛着大大小小一星球的花生豆。剛拔出來時一股沙土味和着花生的香，衝得人鼻子都發癢，倒很有意思。撲去泥沙之後，一個個摘下來往籃子裏擲，不多會兒，一籃滿了，四婆捧到大窰那裏，重新又摘一籃。

直到下了太陽，大家笑嚷着散了，四婆拉了枝兒要走，一個老婆婆趕過來，拖一大捧花生都裝進枝兒小圍裙的兩個袋子裏，還問裏面有袋兒沒有。四婆笑着答，「夠了，再裝一些，就成飽肚子臭蟲爬不動了。」

四婆還帶枝兒去過幾個地方幫忙，那是更有趣，不過那是夏天的事，記不清了。在她腦子裏，時時彷彿還看見那鮮紅的一星球的荔枝，快垂到地面，隨便抬頭張大嘴就可以咬一個下來。還有那碧綠噴香的蒲桃和蛋黃一樣色的黃皮菓，採的人騎在樹枝上，雨點似的掉下那些菓子來，四婆抱了籃子迎接，孩子們歡叫着檢起掉到地上的吃。要走時四婆就叫她提起小圍裙兜着一大捧菓子，她一步一踱着回去，像隻小水牛一樣。

現在枝兒要去北京了，北京有這樣有趣沒有及她離開四婆要怎樣難過，在枝兒還沒有想過。四

婆呢，一向也沒有提過，祇昨天枝兒替她穿針時，忽然嘆了一口氣說：「枝兒，你去了北京，沒有人給我穿針了！」

「你喊我，我就來了。」枝兒坦然答道。

「去了北京就不容易來了！」

「你喊我一定來。青姐姐說北京就在聖堂山後面，坐上船就到了。你站在山頂上大聲叫我，我會聽見的。」

「沒這樣容易，小寶貝！」四婆說完接過針線來，也不做活兒，拉了枝兒的手散步到塘邊看鴨子去。

今早枝兒依了媽的話把一餅乾箱的雞蛋也拿出來捧着，叫阿三給她抱着大花鷄走去四婆家。進了門，枝兒便把手裏的小箱往四婆懷裏放，說：「這都給你。」

阿三笑嘻嘻的擲下花鷄就走，一邊說：「四婆，有這許多好東西，可以請客了吧！」

大花鷄在地上無聊的打轉兒走，枝兒趕忙抓了一把冷飯洒在地上。她一邊看鷄吃，說道：「她還認生，過一會兒就好了。這些蛋都是她生的，你說可以生幾個小鷄？」

『一個蛋孵一個小鷄，這裏有——』四婆用手指點着箱裏的蛋數道，『一五，一十，十五，二十，加上四個，這裏有二十四個小鷄了。』

唔——。一羣小鷄，像絨球樣兒，白的，黑的，黃的在地上跳來跑去，夠好玩！蹣蹣下來看原來這些絨球都有小腿小腦袋，尖尖的小嘴，珠子似的小眼睛。喝水時小頸子一仰一俯可愛極了！枝兒腦子裏浮現日前在伯婆家看到的小鷄，停了一會兒問道：

『小鷄有耳朵沒有？』

『我沒看見過小鷄長耳朵的。』

『它怎樣聽見我叫它呢？』她想到前天四婆告訴她的耳朵是管聽東西，眼是管看東西的。

『這個蛋是白鷄黑鷄？』枝兒見四婆沒答她，站起來摸着蛋子又問。

『現在看不出來，等孵出小鷄纔知道。』

『姊兒姐說小鷄會變大鷄，這些小鷄也會變大鷄嗎？』

『好好的餵它就會長大了，像這個鷄買來時還沒有這樣大吧？』

『不，很大的。買來那天就下了一個蛋，我檢給媽看，媽說這個鷄留着下蛋吧。是那個蛋，我都知道。』

四婆，你看，這上面擦了紅胭脂的就是。這些蛋上面都叫阿三寫了名子，這是大哥，這是大姐，這是二姐，三姐，四姐，阿三說祇要一隻公鷄就夠了，別的都耍母鷄，母鷄會下蛋。」枝兒很有趣的一個個指着說，「這孵出來的一點小的鷄，下多小的蛋兒呵，哦，我知道，就是那回吃的小鴿子蛋吧。」

「不是，鴿子蛋是鴿子下的小鷄長大纔下蛋呢。」四婆說着蓋了箱子，放在盛菜的櫃子裏。

「你們明天一定走了嗎？」

「媽說一定走，明天清早舅舅坐船來接我們去他家玩，晚上纔上火輪船。今晚伯娘還叫我們都去她家吃飯，連阿乙姐和阿三都去，廚房裏就不做飯了。」說到這裏她挨到四婆身上說，「我不喜歡去伯娘家吃飯，婉兒姊說阿齊姐做過倒馬桶的。」

「你們都要去吃嗎？」

「媽說我們都得去，還叫婉兒姊不要胡說。」

四婆沈吟了一會兒說道，「等我今晚送些菜給你們吃。」

過了些時，四婆又拿出昨天沒做的針線出來，坐在靠門檻的矮竹椅上，枝兒挨身站着，看四婆做活計。這老婆婆不作聲的樣子使她記起昨天談的話來。

「四婆我去過北京沒有呢？」枝兒這樣小年紀的人常會問大人關於自己以前的事。

「怎沒有去過，你還是北京生的呢。我頭一回看見你，你祇懂北京話，還不會說我們的話，現在你大概也不會說北京話了吧。」

「婉兒姐會同媽說北京話，我們都不懂，那話怪好玩的，只打啣嚙。」

「北京話好聽，連皇上也說那樣話。」

「婉兒姐說皇上住在北京，我們去了讓爹爹帶去看看他。他的房子是金子作的，地上鋪的土都是金鑲子。靜兒姐說我們同他碰頭的時候，抓起一把土帶回來，就可以買許多東西了。」她一邊用手摸着四婆的頭髮，像四婆平日摸她的一樣，一邊說，「靜兒姐答應給小玉留一半兒，我統統留給你好不好？」

四婆輕輕笑了笑，正欲起身做午飯，阿三來叫枝兒回去見客。

大花鷄這時正在小院子太陽下慢宕宕走來走去，地上有的一團滾圓的可愛影子跟着動。

「這隻鷄足有三斤吧？」阿三止步看着問。

「還許有三斤三兩。是吃白米飯的鷄纔能長得這樣肥呢！」四婆答。

『這樣又肥又嫩的鷄有錢也買不到呢。』阿三拉着枝兒往外走一面笑說，『你們年底團年不用買鷄了，可惜我走了沾不着光。』

吃過午飯，媽帶了孩子們到各親友家辭行，一家吃一碗茶，不覺鬧到掌燈時方回家。伯娘家早就打發阿齊姐來催請幾次了。

那裏菜真不少，盤子，擠碗兒，滿滿的擺了一大圓桌。孩子們肘子碰肘子的嚷着要魚要肉，伯娘同媽的兩隻筷子飛來飛去的挾菜，正在吃得鬧熱，忽然阿齊姐喊四婆送菜來了。

四婆笑嘻嘻的早走進來，打開提籃，捧出兩個大碗來往桌上送，說道，『本來打算多做兩個菜送來的，可惜來不及了。這鄉下味，沒什麼吃頭，不過也算盡我一點心思。』

她說完走到枝兒後面問道，『你今兒下午跟媽媽出去拜客了吧，好半天沒到我家去。』枝兒微笑點頭。媽口裏稱謝四婆，伯娘就湊趣道。

『四婆真是破費得很，這一碗紅燒大頭魚就花錢不少了，還有那一大盤也得宰兩三隻肥鷄吧。』

四婆一面謙虛笑着走了出去，阿乙姐見她走後，在旁低聲冷笑道，『倒是這碗魚得花塊把錢，那

盤鷄還不是咱們家送去的。阿三可趁願了，早上叫他送去，他只嘟囔呢！」

「難道真的殺了那隻大花鷄了嗎？四婆一向是非常好的人，絕不會做出這樣事來吧？不過阿乙姐這時像贏了牌九那樣咧開嘴笑，大家又都說這鷄肉嫩得好。」

「真的四婆宰了花鷄婆了嗎？」枝兒忍不住回頭問阿乙姐。

「傻姑兒，快吃吧，吃到肚子裏倒是真的帶走了！」阿乙姐立刻笑答。

本來枝兒已經滿眼含了淚，喉嚨裏一陣陣鹹澁，咽不下東西了。聽到這句答話，她的筷子落掉地上，哇的一聲哭了出來。

孩子們見她哭出聲來，大家卻同時望着她笑，阿乙姐檢起掉地的筷子給她，臉上笑得更得意。

枝兒無論怎說不肯接過筷子來，她只低頭嗚嗚的哭，媽看不過，走過來替她擦淚，哄道。

「不要哭，不要哭，枝兒是頂乖頂聽話的，聽媽的話，好好的吃飯，媽更疼你……」

枝兒漲紅了臉，還是不肯吃飯。她索性閉了眼哭，只望見那隻花鷄婆滿身濺了鮮血，慢宕宕的一步一跌的變了一大團黑東西，可怕極了。

「不想吃飯就別吃吧，存了食反不好。」媽見孩子仍舊不接筷子，所以也不逼她，還說，「好，下地

同阿乙姐回家睡去吧？」

「不，我要去問一問四婆。」枝兒忽然決心的答，一邊跳下椅子就要去。

媽連忙拉住說，「還不許去問四婆，傻孩子。」

「不好意思的，」伯娘笑着望阿乙遺，「都是阿乙姐多嘴惹的禍，你還不快哄好了她，讓你家太太吃飯。」

「是非都爲多開口。」阿乙姐嘆了口氣笑着抱起枝兒說，「乖姑兒，饒了我吧，我們回家做甜茶吃去，吃飽了睡覺。」

枝兒見是阿乙來抱，掙脫不了，心裏更加着惱，又不明白媽爲什麼不許她去問四婆，却打發阿乙姐領她去睡，真是委屈極了。

她一路依然嗚嗚的伏在阿乙姐肩上哭個不迭。

阿齊姐她們看着都嘆說，「看不出這孩子平常那麼乖，也會發這麼大脾氣。」

(新月)

雲蘿姑娘

盧隱

這時候只有八點多鐘，園裏的清道夫才掃完馬路。兩三個探鷄頭米的工人，已經駕起小船，霧向河中去了。天上停着幾朵稀薄的白雲，水藍的天空，好像圓幕似的覆載着大地，遠遠的景山正照着朝旭，青松翠柏閃爍着金光，微涼的秋風，吹在河面，銀浪輕湧。園子裏遊人稀少，四面充溢着遼闊清寂的空氣。在河的南岸，有一個着黃色衣服的警察，背着手沿河岸走着，不時向四處瞭望。

雲蘿姑娘和他的朋友凌俊在松影下緩步走着。雲蘿姑娘的神態十分清挺秀傲，彷彿秋天裏，冒霜露開放的菊花，那青年凌俊俊貌很魁武。兩道利劍的眉，和深邃的眼瞳，常使人聯想到古時的義俠英雄一流的人。

他們并肩走着，不知不覺已來到河岸。這時河裏的蓮花早已香消玉隕，便是那蓮蓬也都被人採光，滿河只賸下些殘梗敗葉，高高低低，站在水中，對着冷辣的秋風抖顫。

雲蘿姑娘從皮夾子裏拿出一條小手巾，擦了擦臉，仰頭對凌俊說道：『你昨天的信，我已經收到』

了，我來回看了五六遍。但是凌俊，我真沒法子答覆你……我常常自己懷懼不知道我們將弄成什麼結果……今天我們痛快談一談吧！

凌俊噓了一口氣道：『我希望你最後能允許我……你不是會答應作我的好朋友嗎？』

『哦！凌俊！但是你的希冀不止作好朋友呢……而事實上阻礙又真多，我可怎麼辦呢……』

『雲姊……』凌俊悄悄喊了一聲低下頭長嘆。於是彼此靜默了五分鐘。雲蘿姑娘指着前面的椅子說：『我們找個坐位，坐下慢慢的談吧！』凌俊道：『好！我們真應當好好談一談，雲姊！你知道我現在有點自己制不住自己呢……雲姊！天知道：我無時無刻不念你……我現在常常感到作人無聊，我很願意死……』

雲蘿在椅子的左首坐下，將手裏的傘放在旁邊，指着椅子右首讓凌俊坐下。凌俊無精打彩坐下了。雲蘿說：『凌俊！我老實告訴你，我們前途只有友誼，——或者是你願意作我的弟弟，那麼我們還可以有姊弟之愛。除了以上的關係，我們簡直沒有更多的希冀。凌弟！你鎮住心神。你想想我們還有別的路可走嗎……我實在覺得對你不起，自從你和我相熟後，你從我這裏學到的便是唯一的悲觀。凌弟！你的前途很光明，爲什麼不向前走？』

『噫！走到那裏去呢？一切都彷彿非常陌生，幾次想振作，還是振作不起來，我也知道我完全糊塗了……可是雲姊！你對我絕沒有責任問題。雲姊放心吧……我也許找個機會到外頭去飄泊，最好被人一鎗打死，便什麼都有了結局……』

『凌弟！你這話越說越窄。我想還是我死了吧！我真是罪過。好好的把你拉入情海——而且不是風平浪靜的情海——我真憂愁，萬一不幸，就覆沒在這冷透的海底。凌弟！我對你將怎樣負疚呵！』

『雲姊！你到底爲了什麼不答應我，你不愛我嗎……』

『凌弟！完全不是那麼回事，我果真不愛你，我今天也絕不到這裏來會你了。』

『雲姊！那末你就答應我……』

雲羅姑娘兩隻眼睛，祇怔望着遠處的停雲，過了些時，才深深噓了口氣說：『凌弟！我不是和你說過嗎？我要永遠緘情向荒坵呢……我的心已經有了極深刻的殘痕……凌弟！我的生平你不是很明白的嗎……凌弟！我老實說了吧！我實在不配受你純潔的情愛的，真的！有時候，我爲了你的熱愛很能使由沈寂中興奮，使我忘了以前的許多殘痕，使我很驕傲，不過這究竟有什麼益處呢？忘了只不過是暫時忘了！等到想起來的時候，還不是仍要恢復原狀而且更增加了許多新的毒劍的刺剝……』

弟！我有時也會想到我實在是在不自然的道德律下求活命的固執女子……不過這種想頭的力量，終是太微弱了，經不起考慮……」

凌俊握着雲羅姑娘的手，全身的熱血，都似乎在沸着，心頭好像壓着一塊重鉛，腦子裏覺得悶痛，兩頰燒得如火雲般紅。但是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一口一口向空噓着氣。

這時日光正射在河心，對岸有一隻小船，裏面坐着兩個年輕的女子，慢慢搖着畫槳，在那金波銀浪上泛着。東邊玉簫橋上，車來人往，十分熱鬧。還有樹梢上的秋蟬，也啞着聲音吵個不休。園裏的遊人漸漸多了。

雲羅姑娘和凌俊離開河岸，向那一帶小山上走去。穿過一個山洞，就到了那園子最幽靜的所在。他們在靠水邊的茶座上坐下，泡了一壺香片喝着。雲羅姑娘很疲倦似的斜倚在藤椅上。凌俊緊閉兩眼，睡在躺椅上。四面靜悄悄，一些聲息都沒有。這樣總維持了一刻鐘。凌俊忽然站起身來，走到雲羅姑娘的身旁，低聲叫道：「姊姊！我告訴你，我並不是懦弱的人，也不是沒有理智的人。姊姊剛才所說的那些話，我都能了解……不過姊姊，你必定要相信我，我起初心裏，絕不是這麼想。我只希望和姊姊作一個最好的朋友，拿最純潔的心愛護姊姊！但是姊姊！連我自己也不明白，我什麼時候竟戀上你了……」

……有時候心神比較的鎮定，想到這一層就不免要吃驚……可是又有什麼法子呢？我就有斬釘斷鐵的利劍，也沒法子斬斷這自束的柔絲呢。」

「凌弟！你坐下，聽我告訴你……感情的魔力比任何東西都利害，他能使你犧牲你的一切……不過像你這樣一個有作有爲的男兒，應當比一般的人不同些。天下可走的路儘多，何必一定要往這條走不通的路走呢！」

凌俊嘆着氣，撫着那山上的一個小削壁說：「姊姊！我簡直比頑石還不如，任憑姊姊說破了嘴，我也不能覺悟……姊姊，我也知道人生除愛情以外還有別的，不過愛情總比較得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吧！我以為爲一個人在愛情上若是受了非常的打擊，也許會灰心得什麼都不想作了呢……」

「凌弟！千萬不要這樣想……凌弟！我常常希望我死了，或者能使你忘了我，因此而振作，努力你的事業。」

「姊姊！你爲什麼總要說這話？你若果是憎嫌我，你便直截了當的說了吧！何苦因爲我而死呢……姊姊！我相信我愛你，我不能讓你獨自死去……」

雲蘿姑娘眼淚滴在衣襟上，凌俊依然閉着眼睛睡在躺椅上。樹葉叢裏的雲雀，啾啾叫了幾聲，振翅

飛到白雲裏去了。這四境依然是靜悄悄的，一無聲息，只有雲羅姑娘低泣的幽聲，使這寂靜的氣流，起了微波。

『姊姊！你不要傷心吧！我也知道你的苦衷，姊姊孤傲的天性，別人不能了解你，我總應當了解你……不過我總癡心希冀姊姊能忘了以前的殘痕，陪着我向前走。如果實在不能，我也沒有強求的權力，并且也不忍強求。不過姊姊，你知道，我這幾個月以來精神身體都大不如前……姊姊的意思，是叫我另外找路走，這實在是太苦痛的事情。我明明是要往南走，現在要我往北走，唉，我就是勉強照姊姊的話去作，我相信只是罪惡和苦痛，姊姊！我說一句冒昧的話……姊姊若果真不能原諒我，我的前途實在太開淡了。』

雲羅姑娘聽了這話，心裏頓時起了狂瀾，她想：問題到面前來了，這時候將怎樣應付呢？實在的，在某一種情形之下，一個人有時不能不把心裏的深情暫且掩飾起來，極力鎮定說幾句和感情正相矛盾的理智話……現在雲羅姑娘覺得是需要這種的掩飾了。她很鎮定的淡然笑了一笑說：『凌弟！你的前途并不開淡。我一定替你負相當的責任，替你介紹一個看得上的人……人生原不過如此……是不是？』

凌俊似乎已經看透雲蘿的強作達觀的隱衷了，他默然的噓了一口氣道：『姊姊！我很明白，我的問題，絕不是很簡單的呢！姊姊……我請問你，結婚要不要愛情……姊姊！我敢斷定你也是說『要的。』但是姊姊，戀愛同時是不能容第三個人的……唉，我的問題又豈是由姊姊介紹一個看得上的人，所能解決的嗎？……』

這真是難題，雲蘿默默的沈思着。她想大膽的說：『弟弟！你應當找你愛的人和她結婚吧！』但是他現在明明愛了她自己……假若說：『你把你精神和物質劃個很清楚的界限。你精神上只管愛你所愛的人，同時也不妨作個上場的傀儡，演一齣結婚的喜劇吧……』但這實在太殘忍，而且太不道德了呵……所以雲蘿雖然這麼想過，可是她向來不敢這麼說，而且當她這麼想的時候，總覺得臉上有些發熱，心頭有些紅腫，有時竟羞慚得她流起眼淚來！

『噫！這是怎麼一個糾紛的問題呵！』雲蘿姑娘在沉默許久之後忽然發出這種的悲嘆的語句來，於是這時的空氣陡覺緊張。在他們頭頂上的白雲，一朶朶湧起來，秋風不住的狂吹，雲蘿姑娘覺得心神不能守舍，彷彿大地上起了非常的變動，一切都失了安定的秩序，什麼都露着空虛的恐慌。她緊緊攥住自己的頸項，她的心房不住的跳躍，她願意如絮的天幕，就這樣輕輕蓋下來，從此天地都歸於

湮滅，同時一切的糾紛就可以不了自了。但是在心裏的狂瀉平定以後，她抬頭看見凌俊很憂愁的望着天。天還是高高站在一切之上，小山，土阜，和河池一樣樣都如舊的擺列在那裏，一切還是不曾變動。於是她很傷心的哭了。她知道她的幻夢永遠是個幻夢，事實的權力實在龐大，她沒有法子推翻已經是事實的東西，她只有低着頭在這一切不自然的事實之下生活着。

太陽依着牠一定的速度由東方走向中天，又由中天斜向西方，日影已照在西面的山頂，烏鴉有的已經回巢了，但是他們的問題呢，還是在解決不解決之間。雲羅姑娘站了起來說：『凌弟！我告訴你，你從此以後不要再想這個問題，好好的念書作稿，不要想你怯弱的雲姊，我們永遠維持我們的友誼吧……』

『哼！也只好這樣吧，——姊姊你放心吧，弟弟准聽你的話好了！』

他們從那山洞出來，慢慢的走出園去，晚霞已佈滿西方的天，反映在河裏，波流上發出各種的彩色來。

那河邊的警察已經換班了，這一個比上午那一個身體更高大些，不時拿眼瞟着他們。意思說：『這一對不懂事的人兒，你們將流連到什麼時候呢……』

雲羅姑娘似乎很，惱人們利尖的眼光，她忙忙走出園門，坐上車子回去，凌俊也就回到他自己家裏去。

雲羅姑娘坐在車子上，回頭看見凌俊所乘的電車已開遠，她深深的吐了一口氣，心裏頓覺得十分空虛，她想到一個人生活在世界上，只要靈魂沒有和身體分離，同時感情也不能和靈魂分離，那麼感情向荒坵又怎麼作得到呢！但是要維持感情又不是單獨維持感情所能維持得了的呵！空虛的心房中，陡然又生出糾紛離亂的恐怖，她簡直彷彿喝多了酒醉了，只覺得眼前一切都是模糊的，不久到了家門口才似乎從夢中醒來，禁不住又是一陣悵惘！

這時候晚飯已擺在桌上，家裏的人都等着雲羅來吃飯。她躲在屋裏，擦乾了眼淚，強作歡笑的，陪着大家吃了半碗飯。她爲避免別人的打攪，託說頭痛要睡。她獨自走到屋裏，放下窗幔，關好門，怔怔坐在書案前，對着凌俊的照片發怔。這時候，窗外吹着虎吼的秋風，藤臺上的殘葉，打在窗檣上，響聲瑟瑟，無處不充滿着淒涼的氣分。

雲羅姑娘在秋風懷慄聲裏，噓着氣，熱淚沾濕了衣襟，把凌俊給她的信，一封封看過。每封信裏都彷彿充溢着熱烈醇美的酒精，使她興奮，使她迷醉，但是不幸……當她從迷醉醒來後，她依然是空虛

的，並且她算定永久是空虛的。她現在心頭雖已有凌俊的純情佔據住了，但是她自己很明白，她沒有堅實的壁壘足以防禦敵人的侵襲，她也沒有柔絲韌繩可以永遠纏住這不可捉摸的純情……她也很想解脫，幾次努力鎮定紛亂的心，但是不可醫治的煩悶之菌，好像已散佈在每一條血管中，每一個細胞中，釀成晦愁的絕大勢力。雲羅想到無聊賴的時候，從案頭拿起一本小说來看，一行一行的看下去。但是可憐那裏有一點半點印象呢，她簡直不知道這一行一行是說的什麼，只有一兩個字如『不幸』或『煩悶』她不但看得清楚，而且記得極明白，並且由這幾個字裏，聯想到許許多多她自己的不幸和煩悶。她把書依然放下，到床上蒙起被來，想在睡眠中暫且忘記了她的煩悶。

不久，雲羅姑娘已睡着了。但是更夫打着三更的時候，她又由夢中醒來，睜開眼四面一望，人跡不見，聲息全無，只有窗棧的空隙處透進一線冷利的月光，照着靜立壁間的書櫥，和書櫥上面放着的古磁花瓶，裏邊插着兩三株開殘的白菊，映着慘淡的月光益覺瘦影支離。

雲羅看了看殘菊瘦影，禁不住一股悽情滿填胸臆，悄悄披衣下床，輕輕掀開窗幔，陡見空庭月色如瀉水銀，天際疏星映漾。但是大地如死般的沉寂，便是窗棧下的鳴蛋也都在寂靜無聲。宇宙真太空虛了。她支頤怔坐案旁，往事如烟雲般，依稀展露眼前，在她回憶時，彷彿甜夢初醒，——她深深的記得她

會演過人間的各種戲劇，充過種種的角色，嘗過悲歡離合的滋味，但是現在呢，依然恢復了原狀，度着飄零落寞的生活，世界上的事情真是比幻夢還要無憑……

她想到這裏忽見月光從書櫃那邊移向書案這邊來了，書案上凌俊的照片，顯然的站在那裏。這時全身的血脈似乎興奮得將要衝破血管，兩頰覺得滾沸似的發熱。「唉！真太愚蠢呵！」她悄悄自嘆了，她想她自己的行徑真有些像才出了繭子的蠶蛾，又向火上飛投，這真使得她傷心而且羞愧。她怔怔思量了許久，心頭茫然無主，好像自己站在十字路口，前後左右都是漆黑，看不見前途，只有站着，任恐怖與徬徨的侵襲。

這時月光已西斜了，東方已經發亮，雲羅姑娘，依然扎掙着如行尸般走向人間去。但是她此時確已明白人間的一切都是虛幻。她決定從此沉默着，向死的路上走去。她否認一切，就是凌俊對她十分純善的愛戀，也似乎不足使她冰冷的心波動。

從這一天起，她也不給凌俊寫信。凌俊的信來時，雖然是充溢着熱情但她看了只是漠然。

有一天下午，她從公事房回家，天氣非常明朗，馬路旁的柳枝靜靜的垂着，空氣十分清和。她無意中走到公園門口停住了，園裏的花香一陣陣從風裏吹過來，青年的男女一對對在排列着的柏樹陰

下低語慢步。這些和諧的美景，都帶着極強烈的誘惑力。雲羅也不知不覺走進去了。她獨自沿着河堤，慢慢的走着。只見水裏的游魚一隊隊的浮着泳着，殘荷的餘香，不時由微風中吹來。她在河旁的假山石旁坐下了，心頭彷彿有什麼東西壓着，又彷彿初斷乳的幼兒，滿心充滿着不可言說的戀念和悲怨。她想努力的鎮定吧，可恨她理智的寶劍，漸漸的鈍滯了，不可制的情感之流，大肆攻侵，全身如被燃似的焦灼得說不出話來。於是她毫不思索的打電話給凌俊，叫他立刻到公園來。當她掛上電話機時，似乎有些羞愧，又似乎後悔不應當叫他。但是她忙忙走到和凌俊約定相會的荷池旁，不住眼釘着門口，急切的盼望看見凌俊傲岸的身軀……全神經都在搏搏的跳動，喉頭似乎塞着棉絮，呼吸都不能調勻，最後她低下頭悄悄的流着眼淚。

他走後

丁玲

麗嫻剛剛把他送走。是已敲過了兩點的夜間。

外面在下着霏霏的細雨，然而躺在床上的麗嫻，卻感不出那夾在細雨中的峭利的風。所以她終於把他送走了。

他曾兩次反轉身，用着可駭的眼色。他告她那無情的風雨，那怕人的魅黑的又長又窄又爲積水所淹的胡同。他又從別的方面來表示出這房間是怎樣可愛，他是無勇氣能離開這幸福的天堂的。既然她也並不怎樣就會厭煩他，（這是他依照適才的情形而斷定的）那又爲什麼不可以特別放鬆一點，領一下那美麗的頭，讓他在椅子上也好，地板上也好，蹲過這一宵呢？如其她肯，他自然是不敢於怎樣去擾着她的；她若是倦了，他可以看着她睡去。但是所有的言語，都無用，都無能打進那柔美的人的心。她忽路去了一切，無論那臉嘴，那聲音，在平日是怎樣可以使她發瘋，使她不往的反覆在心裏說：『唉，天啊！我是禁止不了我的去愛他啊！』然而在現在，在這夜，她已飽歷了那使她期望的醉心處，

他走後

一

她不願把這時間太延長了。這是她的習慣，她只歡喜讓自己一人來躺在寬牀上，沒有什麼人，什麼聲音來擾亂她，靜靜的，她便來想到一切，一切會有過的快樂情緒，一切使人不忍遠離去的心跳和興奮。現在是時候了，她不須要他再獻給她什麼了。她已懂得了許多，她須要靜靜的來回味適才他所給她的。她很感謝他，她說：

「愛，秀，乖乖的回去呵！想着我，愛我！想着我，一直到明天！」

她把那渾圓的粉額去貼着他的額，那潤溼的，放亮的黑眼珠也定定的蹶着那可憐的，膽小的眼睛上。更用那纖細而又玲瓏的小手在那有着短短鬚根的面龐上摸去摸來。於是她又使得他不能不又用力的摟着她了，是又愛極了，恨極了的摟抱呀！

她很高興，她願再多給點他的恨她。她越固執了，她固執的要他就能走好。所以她又把小小的薄嘴唇在他耳邊噓着微微的氣息：

「回去呵！聽話啊！不要怨我！明天再來！明天我將更愛你些！」

這異常使他心傷。他能嗎？他能把自己的嘴唇去壓住那殘酷的命令，讓那小東西只爲了他的愛，來接吻他嗎？他能另做出一付樣子，使那心硬的美麗的人來懂得他是一個男子，來屈服於他嗎？他不

能，他想到了，他想到許多，然而他不敢。他怕，他實在太愛她了，他怕失了她的歡，他捧起她的頭時，他幾乎想哭了。……

『麗娟！我聽你的話，我回去，我回到那冷寂的寓所去。……唉，最後五分鐘，讓我再看看你吧！我要明天才能來，一清早來可以嗎？』在心裏他卻不免在恨着她：

『唉，你這樣狠！你這樣狠！你還說你愛我呀！』

麗娟也會覺得有些地方做得過了分，有點抱歉似的，但因為素來就如此強悍，又歡喜姑息着自己的驕縱，所以依然是又默着了，默着，是便於讓他好不能再滯留下來。

他只好帶點抱怨的，又做出很可愛的溫柔樣子離了她。他最後還把眼光望了她全身。半個身體是掩藏在薄被下，在平鋪着，又緊緊裹着的軟被上，就宛然又似裸着的露出兩條美的線，且微微顯出別的使他竟不敢見着的更美的地方了。他閉下眼皮來就離了這房子。

麗娟也趕緊送着他：

『明天早些來，愛的，秀冬！』

他是走了一陣緊，一陣鬆的細雨，仍然綿綿不住的在飛着。

他走後

這時房子顯得很空敞，麗娟把一種輕鬆的眼光去巡迴一過；電燈又明亮，一切都異常溫柔得可愛啊！

『唉，真的，我不愛他嗎？我實在愛他的！我愛你，秀冬！』

於是她又把眼望到門去，她想到門外的人去了。然而她並沒有想到那冷，那在雨中的心情，所以她仍然又很閒適的去瀏覽到火爐了。也許她早已想到那更可怕處，她只有比別人更能體貼的。她不過是覺得既然他能說他愛她，那就爲她吃點苦，是應該的。所以她並不把這事放在心上。

火爐的門大敞着，煤炭都着上來了，熊熊的光閃耀着，許多火舌都朝上奔。地板上，鄰近的椅子的邊緣上，都被閃着很有趣的光輝。而不知在什麼時候遺在爐邊的一個椅墊，是更形燦爛了，紅紅綠綠的花朵，時閃着金銀的光，用金錢編成的一個裸體美女，卻把整個身體，都染成透亮的鮮紅了。麗娟看見這些東西，簡直像個小孩般的，天真的，吃吃的笑起來，她很想跳起，去把那可愛的，張着手的小女人抱起來，然而忽的又想起了別人，是剛剛把被掀起，又重覆把頭靠在床板上了的。而且那美的俊眼，長長的，兩角又微微向上掃去，眼睛就又朝門那方飄去，眼光是那樣粘滯，那樣溫柔，那樣有情趣，最後似乎是在那頰的頰上輕添了一絲隱微的笑意，眼皮就迷亂似的合了下來，而心中就又頻頻的那樣

無主的回響着：

『唉，秀冬呀！』

是的，她更愛他了。她怎得不愛他呢，他使她有了一個感覺，感覺她愛過一個人，她怎得不愛他呢，他給了她這樣多的愉快？她把右手放在左手上，在兩個手上，她都感覺出那熱來。她想到他的手了，他的手是那樣大，比她長一寸又寬五分，是正適宜於將她的小手握住，輕輕的捻着的。於是她又來審視自己的手，只覺得異常可憐，那樣又瘦，又小，又柔軟，她覺得這手，縱然是在女人中也是少見的。她更珍惜起這手來，將牠安安穩穩擱在花綢的被上，她願意有人會專爲了這手來愛她，來犧牲他的一切的。

唉，秀冬，不正是這樣一個人嗎？於是麗娟望着右手笑了。因爲這時右手的姿式特別好看，圓圓的，白白的手膀，懶懶的向前伸着，纖纖幾個手指，更完成了這個美的方式。而那腕中，微有點屈着的腕中，是又顯出一個柔膩的小凹來。她想起了過去的一幕：是兩個星期前吧，秀冬第一次被人引導到這屋中時，她不是會偶爾發現了那眼光是盯視到何處，那時，在她那小手上，是正帶有一個小珠串的。她先還以爲他是在看那玲瓏的小珠顆呢。是的，不就是爲了那眼光嗎？多麼有力，多麼沈重的落在她心上。她開始感覺得有這眼光的必要了。她歡喜這兩個燃燒得火熱的東西來追隨在她的一舉一動中。她

他走後

不願放棄這俘虜了。所以……他不是第二天又來了嗎？那脚音，多麼遲疑呀！那扣門的手指呀，是怎樣在顫抖着呵！

於是麗嫻又笑了。

另外的一個脚音和扣門聲，又在她心中響着，不是同樣的在遲疑，在顫抖嗎，而且那樣輕。她常常還好笑那無力把門再敲得響一點的老馬呢。這事是多麼久了，那時自己還那樣懵懂得可憐呢。整天只曉得打網球，不知道把別人的好心辜負了多少？老馬就是那樣的，成天來，來了又不說話，只呆着。問他，只憨笑，你一笑時，他又顯出一付欲哭的苦臉了。後來是覺得這人總乏味，漸漸的躲着他，才算逃掉了。那令人只感到窘的空氣了的。於是老馬的臉相就跳出來了。怎樣的憂鬱呀，那無告的眼光！那時時掀動的鼻孔和嘴唇，那清黃的顏色，清黃得那樣瑩淨！那黑的眉，寬寬的，那亦是蹙着的眉心！比起秀冬來呢，自然是秀冬可愛多了。秀冬有淡淡的長眉，柔柔的短髮，尖的下巴，兩顆能表示出許多感情的眸子。近來是更其顯得好看了，爲了她，生了許多煩惱，頭髮也不梳，不梳就更其嫵媚的，如人意的，散亂的鬚着，而下巴就更覺其尖，那短短的鬚尖，就又稀稀朗朗的鑽了出來，因爲並不硬，比髮還柔軟，所以在摸著時，就更使人感到趣味了。因此，秀冬的，一付有着年青的光彩的臉，就又把那可憐的老馬趕跑了。

自然，這一顆心，素來就柔美的，心，仍然是浸在快樂的情緒之中的。

啊！時間這東西，是怎樣的不可捉摸呵！牠真夠播弄人了。不是爲什麼，只一年來，卻把這天真的，只知道在嬉戲中尋趣味的麗炯變成一個須要愛情來滋潤生活的男子的女人了呢？假設秀冬卻處在老馬的時代，或老馬現仍敢用其勇敢，則麗炯的心，到底是屬誰，這也是難定，除了人從未生以外，就派定只愛誰一人的。

這時，是所有秀冬的一切，聲音和臉，那可愛的儀態，以及生氣時，求憐時，各種各樣的，宜噴宜喜的一舉一動，一顰一笑都迴旋的映了出來，那影像實在太可愛了。她昏昏的想到一切，她覺得很難過，因爲這影像彷彿隔得很遠一樣。她要，她不夠，她傷心起來了，怎麼這時，只剩下她一人在這一間頗大的屋子裏了呢？

啊，多麼寂寞！她把眼四望去，她看到一切都冷冷的在望着她。電燈很慘白的發着光，爐火很苦悶的在喘息着最後的青焰。椅子很寂寞，桌子也默默的。她又看見那小手，又瘦，又不泛紅，軟軟的擱在花被上，多麼可憐的姿式呵！於是她似乎想起，在心裏，她向自己說。

『我那裏一定要那樣呢，我只不過是那樣逗着他玩罷了，誰知他就信實了！』

他走後

七

先不過這樣彷彿覺得，到後來就認真了，她真的以為她適才所定他要他走的話，只不過是一句謊語，所以她顛倒恨起他來，恨他真個忍心就走了。她忘了她會怎樣的逼迫了他，催促了他，她忘了別人是如何的哀求過，忘了別人那說不出恨來的眼光。縱使她又想到了他遲延着不肯即走的情形，她也覺得那只不過不得不那樣做一做的。她又責備他，假設他真的是不想走的，那他為什麼不可以硬要留下來？假設他愛她，為什麼又毫不想到他走後所留給她的寂寞呢？她又冤枉她，因為冤枉得太甚了，她倒反更自己傷心了起來，總覺得別人是太假情假意了。

但是有許多證據，她也能拿來應用的。想到過去的許多事上，又實在硬不去定要說是別人待差了她。然而別人也並不是那樣傻的人，怎麼就連她的真意也不知道呢？於是她又想，秀冬實在是聰明，凡有事，他都能預先知道，她眉尖一動，他就舉步了，做的事，就正同她所想的相符，那末，為什麼他今夜就單單瞭懂了她意思呢？也許，他早知道，只是摸不過，不得不回去不過，也許，這是她的希望，但她剛一想到這裏，立即便否認了，然而卻還是悄悄盼望着。她盼望着什麼呢？

她又把眼望到門。門仍然是緊閉着的。她彷彿看見門外正站着一個人，那就是秀冬，他雖說勉強聽了她的話，揀出了房門，卻並沒有走，把身軀靠在門上，頭仰着，心裏在難過，在怨她，恨她，又無勇氣離

她更遠，是只希望忽然又得了赦旨，再得進來的。於是那爲了冷聳起的兩肩，那緊皺的眉，那抱怨的眼色，又儼然現在面前了。她心裏倒又反爲了那無勇氣留下來的入難過。她簡直以爲真的那門外是站得有個人了。於是她又望到窗，窗扇關得很緊，窗簾正在靜靜的垂着，一動也不動。

她望了半天，四圍都沒有聲音。她很想喊一聲，看看秀冬究竟在不在外面，但她却又被一種無名的恐怖壓住了，她不敢喊出聲來，她祇希望這時秀冬會陡的一下又跳了進來，說站在外面，把腿都站瘦了，或是說已走到胡同中，實在太黑，水又深，走不回去，所以又退轉來了，然而却全是爲了她的聲音，她的顏色，他無能別了她去的。於是她想他一定已經雨淋成一個很可憐的樣子了，她應該下牀來，把他那滴水不止的大衣脫下，而且親吻那溼的臉，他也忘形了，只用力的擁抱着她。冰涼的面頰，緊貼在那溫軟的胸脯上，又因爲她只穿得一件軟料的睡衣，那胸前的凸凹處，就都異常的使他感出那天構的美型，並且那脈膊的跳動，那呼吸的急促（這是因爲她在他手腕中時才會加快的）更將那豐滿柔潤的胸脯震動着，一起一伏，這簡直使他醉倒在那充滿着肉香的身前了。

這時，她不知又把那可怖的寂靜忘到什麼地方去了。她又看見秀冬歪坐在床前，藍的領結已斜掛在右邊了，頭髮亂蓬蓬的披拂在額上，她說：

他走後

『看吧，看你這樣兒，像同誰打了架來一樣的。』

於是那有光的眼睛，就更其不可待的逼了過來，像真要預備打架一樣。麗娟微微有點怕，却很快樂，只是也用眼去鎖住他，而且說：

『我不准你這樣！我不准你這樣！』

在適才，在過去不久，秀冬不正是那樣又興奮，又狼狽，又帶點怨恨的，看着她嗎？而且一當她說出『我不准你這樣！我不准你這樣！』時，秀冬不是幾乎像瘋了一樣的跳了起來，她還被他嚇着了呢，但他隨即又靜了下去，把頭俯着，臉平平的壓在棉被上，不住說『麗娟！麗娟！我聽你的！』

麗娟儘着回想到那情形去了，爲什麼他會那樣粗暴的說起來，又那樣馴伏的爬着。自然啊，那是爲的愛她啊！麗娟很清白，而且她也知道那是異常苦，雖說她並不能深懂得那躊躇，那強制的苦味，然而他總懂得那是她給他的。她想來這實在好笑，又有趣，怎麼一個那樣斯文的人，會不覺的有着獅子的眼睛，而又可以變成鹿的眼睛？她從沒有見過，她本只希望別人很愛她的，她現在懂得一個男人在女人面前去表示愛，是並不只像電影裏只用接吻的。她又驚異起自己來，爲什麼當應該使她發慌的時候，她却反更鎮靜，更清晰？譬如當秀冬第一次把她抱着時候，她一點也不糊塗，她却在想：『唉，我應

當……』於是她把臉朝他脊下塞去，且羞澀的笑起來。並且每當秀冬沉默時，她彷彿便深怕他又想到別的去，她不能放鬆的，又用那柔美的手腕去勾着他的頸項，把自己的眸子放到他眼光中去說：『秀冬！看着我！我要看你呢，我要看出你愛我的深淺呢！』唉，她一點也不像個不懂事的姑娘，而他呢，他雖說比她年長了兩三歲，他雖說生活的經驗只有比她多的，但他這晚却變得很無用。他又經不起她種種的挑撥，他又無力去壓倒她。他時兒這樣，時兒那樣，他常常都要笑自己了。麗炯拉拉雜雜的默繪出許多會使她高興的情境來；她仍然很快樂。

她又從頭想起，她覺得他很愛她的。她也覺得她也很愛他的。她迴想遍了那所有的擁抱，所有的接吻，所有的頻呼低喚，所有的眼色，和言語，都只能證明她正是有着幸福的人兒。她又好笑她自己，爲什麼定要他回去，她好像他走了她更能得着快樂一樣的，快樂並不儘是在當時的享受，却是在過去的回味。現在呢，他走了，她半睡在一張寬大床上，頭斜倚着，蓬鬆的黑髮，散滿一頭，臉像一朵小白花樣的嬌媚的襯在當中，潤濕的在那兩縷美眉下的兩顆眼睛，常常閃着快樂的光輝，而口輔邊總難抹去那微笑。一切都如她所想的那樣做到了。她不願他太就擱久。他只好出於初料的，在寒風細雨中摸回去。她要在靜中再去親一次他適才所給她的一切。她也正如她所希望的得到了滿意。她當然只應快

樂。

然而，在轉瞬間，在她的宇宙中，一切都變了。唉！這無羈的思想是多麼可怕呵！麗娟本是快樂的，她却希望不沈溺在快樂中，而冷靜的能看清自己的幸福來，好更把這快樂延長，且永鑄在心中。誰知却把不幸建築在這上面了。她想到了一切，她很高興一切的，但她後來忽的却反省到自己的真實的情感來了。而她又不肯馬虎，她又多猜疑，終於反把自己送在苦中了。

唉，可憐的麗娟，正在她心中快樂的響着最後一次的『秀冬，我愛你呵！』的時候，忽然却湧起一個可怕的疑問：『真的嗎？』於是她駭得噤住了。她怯怯的來開始分析她自己：

一個人的眞眞幸福，就是他能夠不懂得一切，好和歹和他一樣，他不希求，他就無缺憾，更無苦惱。其實麗娟，她很可以去愛秀冬的，他又年青，他又愛她，她本也可以說她便愛了他的。爲什麼不呢？她若不愛他，她還肯把她那聖潔的唇兒，去放在他唇上，她還會歡喜聽他的那些愛情的表白嗎？然而這年輕女人太好意思了，她覺得她愛自己是只超過了她的愛他的，因此她彷彿以爲她是並不怎樣愛他了。

她越看出自己的殘酷來，她待他除了使自己滿足以外實在沒有好處。她又想到她曾讀過的一

篇小說了；別個女人是無條件的能爲她愛的犧牲，別人是除了愛，不知有其他，別人是從沒有第一步便先想到自己。而她，她却正相反，她處處爲自己打算，她因爲要有人來同她接吻，她才讓他的臉湊過來，她並不是因爲覺得他嘴唇如何可愛，才忍不住要吻他呀！不是爲什麼當她想到他在她腕中時，她簡直忽略了他一切，她只覺得當一雙有力的臂膀來樓住她時候，她的心是如何興奮，如何纖細的感到那另外一個的胸脯的熱。她因爲要那些親吻，那些擁抱，那些眼色和言語，所以她只好也說是她愛他呀，彷彿是真的也愛起他來，她想到這裏時，簡直很可鄙起自己來。

於是她把眼閉下來，她不願看見什麼東西。但眼一閉下時，她又看見秀冬的影像了。那影像很模糊，不過却很真。她願意抹去，却抹不去，所以她又想：秀冬果真長的倒不壞，只是未必她就爲了他還不壞就愛了他嗎？並且，在相熟中就很有比他更長得好的人。在她爲什麼又不去愛那更好看的人去呢？而且，她又想，她把好幾個人都想到了，那都是各具有各的好處的人，如其也會留在這房裏，一如秀冬所做的做去，她倒也覺得她並不會拒絕。她認爲完全是爲了方便，她才能獨許可了秀冬這樣呀，因此她更覺得她是不愛秀冬的了。

而那些彷彿比秀冬更長得好的人們，都又顯出來使她苦惱。是的，假使是伍明呢，他一定更說得

好，他₁很知道在什麼時候，說₁什麼話，他捉住的字眼，雖也平常，但那為字眼所湊成的話語，是一定會精彩的；並且，伍明就常常不吝惜他精美的修辭，在她面前就也總是恭維着的。她彷彿有點後悔起來，為什麼從前就₁沒有注意到這些呢？她又想伍明，她很矚目的希望伍明會愛她。但同時她又覺得若孟特能愛她，她彷彿更歡喜，因為孟特只有更狂熱，更狂熱就是更能使她感到被愛的幸福的。而那極不會狂熱的紹蓉的一切，就更速這兩人都抹去，是的，這不是尤其有趣嗎？他不說，一定比說的還好，他不動，一定比一切握手，擁抱更沈重，更能使人心裏志忑志忑，她簡直又有攪得紹蓉的必要了。

當她想起她是幸福時，她心是多麼溫柔和快樂。而不久，她一找出許多不能使人快意的事時，她的心，却又破例的那樣在焦燥了。她睡下去，也覺得不舒服，坐起來，仍然是不舒服。她又把眼張開來，很厭煩的說：

『我決不愛他的呵！』

然而那臉，有着尖下巴的，又走了攏來，而且用嘴唇在輕輕湊着她了。那特有的，她唯一嘗着的親吻法！於是她更說不出那煩燥來，她只喊：

『爲什麼呢？我要同他這樣！』

她更鄙屑自己，當她一想起那火熱的眼光來，她感不到愉悅了，她不願再見那眼光，而且她私麼她趕跑了他。這是一點也沒有錯的，假設她心一軟，那他決不會走的，他一定……唉，還堪設想嗎？

想起許多事來，真可怕，都只能給自己在將來的時日留下後悔來的。現在她就已經在後悔了。她既不愛他，爲什麼她却忘了形的同他那樣要好呢？她會把雪藕一般的手臂露了出來，她能承認她完全是太隨便了，不是有意去挑逗別人嗎？若果別人是沒有得了她顏色的許可，別人敢於那樣放肆嗎？秀冬實在是好人，他沒有誘惑她，也不強迫她，却只委曲着自己，倘若在這夜不是秀冬，而是別人，則情形當更不同，恐怕能冒了雨，在深夜又摸了回去的人，不限定還能找得出一個來和秀冬配成一對吧。總之，她太可憐了，爲什麼呢？她會這樣？她不懂得，她願意知道是什麼使得她這樣，她又怕明白後更難過。她只焦燥，她又坐起來，她把眼再四望去，她看見那茶碟子裏的香烟灰，一截一截的，多麼討厭的灰色的殘燼呵！而且那烟臭，那有着烟味的嘴唇……唉，她想她自己簡直變得像個娼妓了！她只能哭，但哭了也決不能了事，眼淚怎能洗去那醜劣的記憶呢？她做了，她什麼都做了，那全怪不得別人！唉，多麼不堪回想的悲劇呵！

她又想起伍明，又想起孟特，逐想了其餘許多人，她都不能得着一點愉快了。想起來只使她惡心，

都是些多麼世俗的人呵！但她一想起她會有過的動心，她更厭煩自己，覺得不久她就要被大家來取笑了。若果秀冬再聰明一點，把她的所隱祕的都看清楚去，那秀冬便將做開始的一個人來看不起她，來誹笑她，來玩弄她，就是羞辱了她了！當她一感覺到這裏時，她駭得幾乎叫了出來：

『一定的，一定的！他已經這樣覺得了！』

忍不住，她真的急得哭了！這是想不出補救法子的事呵！

她又跪了下去，薄薄的綢被把她整個蓋住，只剩一縷黑髮蜿蜒在被緣邊。一切都爲了這美的人已隱去，所以更靜了下來。外面的雨，也只無聲的霏霏的飛着。秀冬這時，大約已早睡熟了。

她哭了半天，哭得很倦，似乎在流淚中，得了許多安慰。因此那心又變得很柔和了。她把手放在胸上，又放在頰邊，她不能不愛她自己。她是太愛自己了，她仍然希望會有許多人會愛她所愛的。她不想什麼人，也不想什麼事，她只希望她能像一個不同凡人一樣的，她能被所見過她的人來傾心的愛她。她是愛的中心！她是皇后！到後來，她反很有意思的在從新建築那更美的，更醉人的夢中的樓閣去了。夜慢慢走了遠去，曙光從窗戶中慢慢爬進來了，她翻過身來，無力的望了一下窗簾，薄薄的透出那灰色的天空，她溫柔的向自己說：『啊，又天亮了呵，我要睡了呢！』於是她又翻過身去睡，把那薄被

又壓緊一點，因為爐裏的火，已只餘幾點小小的紅炭。她趕快閉下眼睛，她心裏却不覺的想起：『一會兒，秀冬又快來了呢！』

她沒有感到厭煩，也不怎樣快樂，她心裏仍然是異常平靜的，恬美的，她把左手托住左頰，右手又放在左膀上，微微露出一絲笑意，很舒適的睡着了去。

（小說月報）

殘春

郭沫若

(1)

壁上的時鐘敲打着四下了。

博多灣水映在太陽光下，就好像一面極大的分光圖，畫分出無限層彩色，幾隻雪白的帆船徐徐地在水上移徙。我對着這種風光，每每想到古人扁舟載酒的遺事，恨不得攜酒兩瓶，坐在那明帆之下，盡量傾飲了。

正在我凝視海景的時候，樓下有人扣門，不多一刻，曉美走上樓來，說是有位從大阪來的朋友要面會我，我想我倒有兩位同學在那兒的高等工業學校肄業。一位姓黎的已經回了國，還有一位姓賀的我們素常沒通過往來，怕是他來訪我來了，不然，便會是日本人。

我隨同曉美下樓，遠遠瞥見來人的面孔，他纔不是賀君。但是他那紛白色的皮膚，平滑無表情的相貌，好像是我們祖先傳來的一種烙印一樣，早使我知道他是我們黃帝子孫了。並且他顏面細長，他

在船上，等我回船的時候，我纔曉得他跳了水。」

「哦！跳了水，」我吃驚地反問了一聲。

白羊君接着說道：「倒幸好有幾位水手救起了他，用撈鉤把他鉤出了水來。我回船的時候，正看見他們在岸上人工呼吸，使他吐水，他漸漸地甦醒轉來了。水手們向我說，說他跳水的時候，脫了頭上的帽子，高舉在空中畫圓，口中叫了三聲萬歲，便撲通一聲跳下海裏去了。」白羊君說到他跳水的光景，還用同樣的手法身勢來形容，就好像逼真地親眼見過來的一樣。

「但是船醫來檢驗時，說是他熱度甚高，神經非常興奮，不能再遠洋航海，在路上恐不免更有意外之虞。因此我纔決計把他抬進就近的一家小醫院裏去，我的行李通同放在船上，我也沒有工夫去取，便同他一齊進了病院了。入院已經三天，他總是高熱不退，每天總在攝氏四十度上下，說是尿裏又有蛋白質，怕是肺炎，腎臟炎，羣炎併發了，所以他是命在垂危，我們在門司又不熟，很想找幾位朋友來幫忙。明治專門學校的季君我認得他，我不久要寫信去。他昨天晚上又說起你來，說是「能得見你一面，便死也甘心，」所以我今天纔特地跑來找你。」

白羊君好容易纔把來意說明了，我纔請他同我上樓去坐，因為往門司的火車要六點多鐘纔有，

我們便留着白羊君吃了晚飯再同去，曉芙便往灶下去弄飯去了。

好像下了一陣驟雨，突然晴明了的夏空一樣，白羊君一上樓把他剛纔的焦灼，好像忘在腦後去了。他走到窗邊去看望海景，極口讚美我的樓房。我又踱去踱來，看我房中的壁畫，看我壁次的圖書。

他問我：「聽說你還有兩位兒子，怎麼不見呢。」

我答道：「鄰家的媽媽把他們引到海上玩耍去了。」

我問他：「何以竟能找得我的住所？」

他答道：「是你一位同學告訴我的。我從博多驛下車的時候，聽說這兒在開工業博覽會，我是學工的人，我便先去看博覽會來，在第二會場門首無意之間纔遇着你一位同學，我和他同過船，所以認得。是他告訴了我，我照着他畫的略圖找了來。你這房子不是南北向嗎？你那門前正有一眼水井，一坐社神，並且我看見你樓上的桌椅，我就知道是我們中國人的住所了。（日本人一般不用桌椅）不是你同學告訴我的時候，我還會到你學校去問呢。」

我同他打了一陣閑話，我告了失陪，往樓下去幫曉芙弄飯去了。

六點半鐘的火車已到，曉芙攜着一個兒子，抱着一個兒子，在車站上送行。車開時，大的一個兒子，要想跟我同去，便號哭起來，兩隻腳兒在月台上蹴着如像踏水車一般。我便跳下車去，抱着他接吻了一回，又跳上車去，車已經開遠了，母子三人的身影還佇立在月台上不動。我向着他們不知道揮了多少回數的手，等到火車轉了一個大灣，他們的影子纔看不見了。火車已飛到海岸上來，太陽已西下，一天都是鮮紅的霞血，一海都是赤色的葡萄之淚。我回過頭來，看見白羊君脫帽在手，還在向車站方面揮舉，我禁不着想起賀君跳海的光景來。

——可憐的是賀君了！我不知道他爲什麼要跳海，跳海的時候，爲什麼又要脫帽三呼萬歲，那好像在這現實之外有甚麼眼不能見的「存在」在誘引他，好像 *Odysseus* 聽着 *Sirens* 的歌聲一樣。——我和我的女人，今宵的分離，要算是破題兒第一夜了。我的兒子們今晚睡的時候，看見我沒有回家；明朝醒來的時候，又看見我不在屋裏，怕會疑我是被甚麼怪物捉了去呢。

——萬一他是死了的時候，那他真是可憐！遠遠到得海外來，最終只是求得個死……

——但是，死又有甚麼要緊呢？死在國內，死在國外，死在愛人的懷中，死在荒天曠野裏，同是閉着眼睛，走到一個未知的世界裏去，那又有甚麼可憐，不可憐呢？我將來是想死的時候，我想跳進火山口

裏去，怕是最痛快的一個死法。

——他那悲壯的態度，他那凱旋將軍的態度，不知道他願不願意火葬？我覺得火葬法是最單純，最簡便，最乾淨的了。

——兒子們怕已經回家去了，他們回去，看見一樓空洞，他們會是何等地寂寞呢？……

默默地坐在火車中，種種想念雜然而來。白羊君坐在我面前，癡癡着嘴，唇微笑，他看見我在看他，便向我打起話來。

他說：「賀君真是有趣的人，他說過他自己『龍王』呢。」

「是怎麼一回事？」

「那是去年暑假的時候了，我們都是住在海岸上的，賀君有一天早晨在海邊上捉了一個小魚回來，養在一個大碗裏面。他養了不多一刻，又拿到海裏去放了，他跑來向我們指天畫地的說，說他自己已是龍王，他放了的那匹小魚，原來是條龍子。他一放了下去，他一放了下去，四海的魚鱗都來朝賀來了，我們聽了好笑。」

「恐怕他在說笑話罷？」

「不然，他諸如此類癡癡識倒的事情很多。他是有名的吝嗇家，但是他却肯出多少子錢去買許多畫幅。裝飾得一房間都是。他又每每任意停一兩禮拜的課，我們以爲他病了，走去看他時，他纔在關着門畫畫。」

「他這很像是位天才的行選呢！」我驚異地說了，又問道：「他畫的畫究竟怎麼樣？」

白羊君說道：「我也不曉得他的好，不過他總也有些特長，他無論走到甚麼地方去，他便要檢些石子和蚌壳回來，在書案上擺出那地方的形勢來做裝飾。」

白羊君愈見談出賀君的逸事來，我愈覺得他好像是位可以驚異的人格。我們從前在中學同學的時候，他在下面的幾班，我們不幸也把他當作弱小的低能兒視了。我們這些只曉得穿衣吃飯的自動木偶，爲甚麼偏會把異於常人的天才，當成狂人，低能兒，怪物呢？世間上爲甚麼不多多產出一些狂人怪物來呢？

火車已經停止過好幾站了。電燈已經發了光，車中人不甚多，上下車的人也很少，但是紙烟的烟霧，却是充滿了四隅。乘車的人都好像蒙了一層油糊，有的一人占着兩人的座位。側身一倒，便捲臥起來，有的點着頭兒如像在滾南瓜一樣，車外的赤色的世界已漸漸轉入虛無裏去了。

(三)

Moji! Moji!

門司到了，月台上叫站的聲音分外雄勢。

門司在九州北端，是九州諸鐵道的終點。我們若把九州比成一片網脈，南北縱走諸鐵道就譬如葉脈，門司便是葉柄的結扎處，便是諸葉脈的總匯處。坐車北上的人到此處都要下車，要往日本本島的，或往朝鮮的，都要再由海路向下關或釜山出發。

木履的交響曲！這要算是日本停車場上下車時特有的現象了。堅硬的木履踏在水門汀的月台上，匯成一片雜亂的燥音，就好像有許多馬蹄的聲音，我當時以為日本帝國真不愧是軍國主義的楷模，各地停車場竟都有若干馬隊駐劄。

我同白羊君下了車，被這一片音樂，把我們沖到改扎口去。驛壁上的掛鐘長短兩針恰好在第四象限上成一個正九十度的直角了。

出了驛站，白羊君引我走了許多街道和側巷，彼此都沒有話說。最後走到一處人家門首，白羊君停了步，說是到了；我注意一看，是家上下兩層の木造街房，與其說是病院，甯肯說是下宿，只有門外掛

着一道燐燐的長銅牌，上面有黑漆的「養生醫院」四字。

賀君的病室，就在靠街的樓下，是間六舖蓆子的房間。正中掛着一盞電燈，燈上罩着一張紫色包單，映射得室中光景異常慘淡。一種病室特有的奇臭，熱氣，石炭酸氣，酒精氣，汗氣，油紙氣……種種奇氣的混淆。病人睡在靠街的窗下。看護婦一人跪在枕畔，好像在替他省脈。我們進去時，她點頭行了一禮，請我們往鄰接的側室裏去。

側室是三舖蓆子的長條房間，正中也有一盞電燈，靠街窗下有座小小的矮桌，上面陳設有鏡匣和其他杯瓶之類，房中有脂粉的濃香。我們屏息一會，看護婦走過來了。她是中等身材，細巧的面龐。

——這是S姑娘。

——這是我的朋友愛牟君。

白羊君替我們介紹了，隨着便問賀君的病狀。她跪在蓆上把兩手疊在膝頭低聲地說：

「今天好得多了。體溫完全平復了。剛纔檢查過一次，只不過七度二分。（攝氏三十七度二分之略語）今早是三十八度，以後怕只有一天好似一天的了。只是精神還有些興奮，剛纔纔用了催眠藥，睡下去了。」

她說話的時候，愛把她的頭兒偏在一邊，又時時愛把她的眉頭縐成「八」字，她的眼睛很靈活，
 暈着粉紅的兩頰表示出一段處子的誇耀。

我說道：「那真託福極了！我深怕他是肺炎，或者是其他的急性傳染病，那就不容易望好呢。」
 「真的呢。——倒是對不着你先生，你先生特地遠來，他纔服了睡藥。」

「病人總得要保持安靜纔好……」

白羊君插口說道：「S姑娘你不曉得，我這位朋友，他是未來的 Doctor，他是醫科大學生呢！」
 「哦！愛牟先生！她那黑耀石般的眼仁，好像分外放出了一段光彩，我真喜歡學醫的人。你們
 學醫的人真好！」

我說：「沒有什麼好處，只是殺人不償命罷了。」

「啊啦！她好像注意到她的聲音高了一些，急忙用右手把口掩了一下。」那有……那有那樣
 的事情呢。」

(四)

辭出醫院，走到白羊君寓所的時候，已經是十一點過了。上樓，通過一條長長的暗道，纔走進了白

羊的寢室，扭開電燈時，一間四鋪半的小房出現，兩人都有些倦意，白羊君便命旅館的女僕開了兩牀鋪陳，房間太窄，幾乎不能容下。

我們睡下了。白羊君更和我談了些賀君的往事，隨後他的話柄漸漸轉到S姑娘身上去了。他說他喜歡S姑娘，說她本色，說她是沒有父母兄弟的孤人，說她是生在美國，她的父母都是死在美國的，說她是由日本領事館派人送回國的，回日本時纔三歲，由她叔母養大，從十五歲起便學做看護婦。已經做了三年了，說她常常說是肺尖不好，怕會得瘵症而死……他還說許多話，聽到後來我漸漸模糊，漸漸不能辨別了。

門司市北有坐尖銳的高峯，名叫筆立山，一輪明月，正高高現出在山頭，如像倒打一個驚嘆的符號（！）一樣。我和S姑娘徐徐步上山去。俯瞰門司全市，魚鱗般的屋瓦，反射着銀灰色的光輝。赤間關海峽與壹間繁湊的景像迥然改觀，幾隻無烟的船舶，如像夢中的鷗鷺一般，浮在水上。燈火明迷的彥島與下關海市也隱隱可見。山東北露出一片明鏡般的海面來，那便是瀨戶內海的西端。山頭有森森的古木，有好事者樹立的一道木牌，橫寫着「天下奇觀在此」數字，有茶亭酒店供遊人休息之所。我和S姑娘登上山頂，在山後面着瀨戶內海的一坐茶亭內坐下，對面坐下。賣茶的媽媽已經就

了癡，山上一人也沒有，除去四山林木蕭蕭之聲，甚麼聲息也沒有。S 姑娘的面龐，不知道是甚麼緣故，分外現出一種蒼白的顏色。從山下登上山頂時，彼此始終無言，便是對坐在茶亭之中，也是互相默默。

最後她終耐不過岑寂，把她花蕊般的嘴唇破了：「愛牟先生你是學醫的人，醫治肺結核病，到底有甚麼好的方法沒有？」說時聲音微微有些震顫。

「你未必便有那種病症，你還要寬心些的好。」

「我一定是有的，我夜來每每出盜汗，我身體漸漸消瘦，我時常無端地感覺倦怠，食慾又不進，並且每月的……」說到此處她忍着不說了，我揣想她必定是想說月經不調，但是我也不便追問。我聽了她說的這些症候，都是肺結核初期所必有的，更加以她那腺病質的體格，她是得了這種難治的病症斷然無疑，但是我也不忍斷言，使她失望。只得說道：

「怕是神經衰弱罷，你還該求個高明的醫生，替你診察。」

「我的父母聽說都是得的這種病症死的，是死在桑佛朗西司戈。我的父母死時，我纔滿三歲，父母的樣子我不記得了，我只記得一些影子，記得我那時候住過的房屋，比日本的要宏壯得許多。這種病症的體質，聽說是有遺傳性的。我自然是不埋怨我的父母，我就得……早死，我也好……好少受些

這人世的風波。」她說着說着，便掩泣起來，我也暗暗哀心，無法可以安慰她的哀切。沈默了半晌，她又說道：

「我們這人真是有些難解。譬如佛家說：『三界無安，猶如火宅。』這個我們明明知道，但是我們對於生的執念，却是日深一日。就譬如我們嗑葡萄酒一樣，明明知道醉後的苦楚，但是總不想停杯……愛牟先生！你直說罷！你說像我這樣的廢人到底還有生存的價值沒有呢……」

「好姑娘，你不要過於感傷了。我不是對着你奉承，像你這樣從幼小而來便能自食其力的，我們對於你，倒是漸愧無地呢！你就使有甚麼病症。總該請位高明的醫生診察的好，不要空自担憂，顛轉有害身體呢！」

「那麼，愛牟先生你就替我診察一下怎麼樣？」

「我還是未成林的荀子呢！（日本稱庸醫爲竹籤）」

「啊啦，你不要客氣了！」說着便緩緩地袒出她的上半身來，走到我的身畔，她的肉體就好像大理石彫的彫像，她驀着的兩肩，就好像一顆剝了壳的荔莖，胸上的兩個乳房微微向上，就好像兩朵未開苞的薔薇花蕊。我忙立起身來讓他坐，她坐下，把她一對雙子星，圓睜着望着我。我擦暖我的兩手，正要

去診打她的肺尖，白羊氣喘吁吁地跑來，向我叫道：

「不好了！不好了！愛牟愛牟！你還在這兒逗留！你的夫人把你兩個孩兒殺了！」

我聽了，魂不附體地一溜烟便跑回我博多灣上的住家。我纔跑到門首，一地都是幽靜的月光，我看見門下倒睡着我的大兒，身上沒有衣裳，全胸部都是鮮血。我渾身戰慄着把他抱了起來。我又回頭看見門前井邊，倒睡着第二的一個小兒，身上也是沒有衣裳，全胸部也都是血液，只是四肢還微微有些蠕動，我又戰慄着把他抱了起來。我抱着兩個死兒，在月光之下，四處竄走。

「啊啊！啊啊！我縱使有罪，你殺我就是了，爲甚麼要殺我這兩個兒子？啊啊！啊啊！這種慘劇是人所能經受的嗎？我爲甚麼不瘋了去死了去喇！」

我一面跑，一面亂叫，最後我看見我的女人散着頭髮，披着白色寢衣，跨在頭樓的扶欄上向我罵道：

「你這等於零的人！你這零小數點以下的人！你把我們母子丟了，你把我們的兩個兒子殺了，你還在假猩猩地作出慈悲的樣子嗎？你想死，你就死罷，上天叫我來誅除你這無賴之徒！」

說着，他便把手中血淋淋的短刀向我投來，我抱着我的兩個兒子，一齊倒在地上。——

驚醒轉來，我依然還在抽氣，我渾身都是汗水，白羊君的鼾聲，隣室人的鼾聲，遠遠有汽笛和車輪的聲響。我把白羊君枕畔的表來看時，已經四點三十分鐘了，我睡着清理我的夢境，依然是明明顯顯地沒有些兒模糊啊！這簡直是 *the* 的悲劇了；我再也不能久留，我明朝定要回去，定要回去！

(五)

旅舍門前橫着一道與海相通的深廣的石濠，濠水作深青色，幾乎要與兩岸齊平了。濠中有木船數艘，滿載石炭，徐徐在水上來往。清冷的朝氣還在市中蕩漾，我和白羊用了早饌之後，要往病院裏去，病院在濠之彼岸，我們沿着石濠走去，渡過濠上石橋時，遇着幾位賣花的媽媽，我便買了幾枝白色的花菖蒲和紅薔薇，白羊君買了一束剪春羅。

走進病室的時候，賀君便向我致謝，從被中伸出一隻手來，求我握手，他說，早聽見君在講，知道我昨晚來了，很說了些對不起的話。我把白菖蒲交給他，他接着把玩了一陣，叫我把來插在一個玻璃樂瓶內，白羊君把薔薇和剪春羅拿到鄰室去了。

我問賀君的病狀，他說已經完全脫體，只是四肢無力，再也不能起床。我看他的神氣也很安閑，再不像有甚麼危險的症狀了。

白羊君走過側室去的時候，只聽得S姑娘的聲音，說道：

「哦送來那麼多的好花！等我摘朵薔薇來簪在髻下罷！」

她不摘剪春羅，偏要摘取薔薇，我心中隱隱受着一種勝利的愉快。

他們都走過來了。S好像纔梳好了頭。她的髻上果然簪着一朵紅薔薇，她向我道了早安，把三種花兒分插在兩個玻璃瓶內，呈一種非常愉快的臉色。S的悲劇却始終在我心中來往，我不知道她昨晚上做的是甚麼夢。我看見賀君已經復元，此處已用不着你久於勾留，我也不敢久於勾留了。我便向白羊君說：「說我要乘十點鐘的火車回去，他們聽了，都好像出乎意外。」

白羊君說：「你可多住一二天不妨罷。」

S姑娘說：「這麼纔來便要走呢？」

我推諉着我學校有課，並且在六月底有試驗，所以不能久留。他們總苦苦勸我多住一兩天，倒是賀君替我解圍，我終得脫身走了。

午前十點鐘，白羊君送我上了火車，彼此訣別了。我總覺得遺留了甚麼東西在門司的一樣，心裏總有些依依難捨。但是我一心又早想回去看我的妻兒，火車行動中，我時時把手伸出窗外，在空氣中

作舟楫的運動，想替火車加些速度。好容易火車到了，我便飛也似的跑回家去，但是我的女人和兩個兒子，都是安然無恙。我把昨夜의 夢境告訴我女人聽時，她笑着，說是我自家虛了心，她這個批評連我自己也不能否定。

回家後第三天，白羊君寫了一封信來，信裏面還裝着三片薔薇花瓣。他說，自我走後，薔薇花兒漸漸謝了，白萵蒲花也漸漸枯了，薔薇花瓣，一片一片地落了下來，S姑娘教他送幾片來，替我作最後的訣別。他又說，賀君已能行步，再隔一兩日便要起身回國了，我們只好回國後再見。

我讀了白羊君的來信，不覺起了一種傷感的悽懷，我把薔薇花片挾在我愛讀的 Shelley 詩集中，我隨手寫了一張簡單的明信片，寄往門司去：

「謝了的薔薇花兒，

一片，二片，三片，

我們別來纔不過三兩天，

你怎麼便這般憔悴——

啊，我願那如花的人兒，

四
春

「不也要這般的憔悴！」

（星雲）

二八

木馬

張資平

一

○今年六月裏在K市高等學校畢業了。前星期他到了東京，在友人家裏寄寓了兩個星期，準備投考理科大學。現在他放進了大學，此後他就要在東京長住了，很想找一個幽靜清潔的，能夠沈心用功的寓所。

歐洲大戰沒有發生之前，在日本的留學生大都比日本學生多錢，很能滿足下宿旅館主人的慾望，所以中國學生想找地方住也比較容易。現在的現象和從前相反了，住館子的留學生十個有九個欠館賬，都比日本學生還要吝嗇了，日本人見錢眼開，對留學生既無所貪，自然不願收容中國人了。並且留學生也有許多不能叫外國人喜歡的惡習慣，更把收容中國人的容積縮小了。中國人隨地吐痰吐口水的惡習慣差不多全世界的人都曉得了。

去年我在上野公園看櫻花，遇見三四位同胞在一株櫻花樹下的石椅上坐着休息。有一個像患

傷風症，用根手指在鼻梁上一按，咕嚕的一響，兩根半青不黃的鼻涕登時由鼻孔裏垂下來，在空氣中像振子一樣的擺來擺去，擺了一會，嗒的一聲掉在地上。還有一位也像感染了傷風症，把鼻梁夾在拇指和食指之間，呼的一響，順手一搖，他的兩根手指滿塗了鼻涕，他不用紙也不用手巾拭乾淨，祇在櫻花樹上一抹，櫻樹的運氣倒好，得了些意外的肥料。

我還在一家專收容中國人的館子裏看了一件怪現象。我到那邊是探訪一位同學。那時候同學正在食堂裏吃飯，我便跑到食堂裏去，食堂中擺着幾張大檯，每張檯上面放着一個大飯桶，每個飯桶裏面有兩個飯挑子。有幾位吝嗇的先生們盛了飯之後，見飯挑子上還滿塗着許多飯，便把飯挑子望口裏送。

還有許多不情願洗澡不情願換衣服的學生，憊得敵不住的時候，使用洗臉盆向廚房要了約一千立方生的密透的開水拿回自己房裏，閉着門，由頭到胸，由胸到腹，由腹到腳，把一身的泥垢都擦下來。他們的洗臉帕像飽和着脂肪質粘液，他們的洗臉盆邊滿貯了黑泥漿。隨後他們便把這盆黑泥漿從樓上窗口一潑！坐在樓下窗前用功的日本學生嚇了一跳，他的書上和臉上濺了幾點黑水，氣惱不過跑去叫館主人上樓來干涉。

有了這許多怪現象，所以日本學生不情願和留學生同館子住。很愛清潔的留學生也受了這班沒有自治能力的敗類的累，到處受人排斥。不分好歪，有一位留學生搬進去，日本學生就全數搬出，所以館子的主人總不敢招納中國人。

O 在學校附近問了幾間清潔的館子，都說不收容支那人，他傷心極了。他傷心的理由是館主人不說他一個不好，祇說支那人不好。他的頭腦很冷靜，他不因館主人不好便說日本人全體不好，他祇說東京人對待留學生刻薄，因為他在K市住了三年，K市的館子和人家都招待他不壞。

O 決意不在學校附近找屋子了，他也不想住館子了。他想要在東京市外的普通民家找一個房子寄居，他近來在市外奔走了幾天，尋覓招租的房子。

O 走了三四天，問了十幾所房子，都沒有成功。有的是不情願租給中國人，有的是房租錢太貴，有的說不能代辦伙食，有的是C自己嫌房子太寬或太窄。到了最後那一天他在東京北郊找到了一所房子。

館主人是個六十多歲的老翁，他的家族共四個人。是他，他的兩個女兒和一個小女孩兒。

『先生原籍是那處地方呢？』O的日本話雖然說得不壞，但館主人的大兒女像知道他是外國

人。

『我是留學生。』

『啊！先生是由中華民國來的嗎？』

她翻轉頭來望着站在她後面的約三歲多的小女孩兒，很客氣的說：『貴省是那一省呢？』她再望着她說，她像很知道中國情形似的。

『我是K省人。我來日本住了六七年了，日本的起居飲食我都慣了，這點要望貴主人了解。』C是驚弓之鳥，不待她質問，自己先一氣呵成的說出來，可憐他怕再聽日本人說討厭中國人的話了。

『說那裏話！那一國人不是一樣！這點倒可以不必客氣。可是……：……：等我去問問我的老父親，想沒什麼不可以的。』她站起來跑進去了。那三歲多的小孩兒也帶哭似的叫着『媽媽』跟了進去。C在門口等了一會，那女人抱着小女孩兒再出來了。『那嗎請先生進來看房子，麼裏面髒得很，先生莫見笑。』『多謝，多謝。』C一面除靴子，一面說。他心裏暗自歡喜，他到東京以後算是第一次聽見這樣誠懇的話。

館主人姓林，我們以後就叫他林翁罷。日本人的名字本來太贅，什麼『猪之三郎』，『龜之四郎』，『不容易』，還是省點精神好些。○常聽見林翁叫他的大女兒做瑞兒，大概她的名是瑞兒了。在他家裏住了一星期，漸次和他們親熱起來。晚飯之後瑞兒常抱着她的女兒過來閒談，才知道她的名叫瑞枝，她妹的名是珊瑚，她的三歲的女兒名叫美蘭。

『美蘭像我們中國女人的名，誰取的名？』

『是嗎？係貴國女人的名，是不是？』她笑着說。她不告訴她誰替她的女兒取名。

林家的房子大小有四間，近門首一間是三舖簾的房子，安置一駕縫衣車和幾件粗笨家具。靠三舖簾的房子是一間六舖簾的。她們姊妹就住這房子裏。她們姊妹的房子後面有一間四舖半的房子，和廚房相聯，是林翁的臥室。租給○的房子也是六舖的，在後面靠着屋後的庭園，本來是他們的會客室。清貧的人家沒有許多客會，所以空出來租給外人，月中收回幾塊錢房租。

瑞枝每日在家裏替人縫衣裳，大概裁縫就是她的職業了。林翁的職業是紙紮工，隔一天就出去領些紙料回來做紙盒兒，聽說每日也有四五角錢的收入。除了星期日和祭日，○差不多會不見珊瑚。珊瑚每日一早七點多鐘就梳好了頭，穿好了裙，裝扮得像女學生似的，就托着一個大包袱出去。要到

晚上八九點鐘才得回來，門鈴响時，聽得見她的很嬌小的聲音說：“Tada—ima”（Tada—ima，是日
本人出外在同來對家人的一種禮詞。）隨後聽見她在房裏換衣裙，隨後聽見她在廚房裏弄飯吃
——她的父親，姊姊和姪女兒先吃子，她回來得遲，祇一個人很寂寞的吃。珊枝不很睬中國人，對中國
像抱着一種反感，不很和C說話。C以後聽見珊枝說珊枝是到一家銀行裏當司書生，每日上午八點
鐘至下午四點鐘在銀行裏辦事，每月二十多塊的薪俸。四點鐘以後就到一間夜學校上學，要九點多
鐘才得回到家裏，C心裏暗想：「原來如此，她是個勤勉有毅力的女子，所以看不起時常晝寢的我！」
瑞枝雖算不得美人，她態度從容，舉止嫺雅，也算一個端麗的女子。看她的年紀約摸有二十五六
歲，C幾次想問她，又覺得唐突她，此刻還不知她多少歲數。家事全由她一人主持，她的父親，到妹妹的
收入都全數交給她，由她經理。他們的生活雖然貧苦，但他們的家庭像很平和而且幸福。
瑞枝閒着沒有衣裳裁縫的時候，抱美蘭，坐在門前石砌上呆呆的凝視天際的飛雲。C祇猜她是
因為沒有衣服裁縫，減少收入，所以發默。美蘭是個很白哲可愛的女孩兒。她母親說她已滿二週年又
三個月了。她的可愛的美態不因她身上的破舊衣服而損其價值。她學說話了，不過音節還不十分清
楚。她還吃奶——她母親說本來可以斷奶，不過斷了奶之後，自己反覺寂寞。她給她的女兒吃奶算

是一種對她的悲寂生活的安慰。——吃夠之後坐在她母親膝上發一種嬌脆而不清白的音調唱「美麗花庫沙拉……」（日語「櫻」之後發音爲「沙庫拉」）的歌。唱懶了伏在她母親胸上沉沉的睡下去。

聽說美蘭不會說話時，祇會叫「媽媽」和「噀」。她叫母親做「媽媽」。肚子餓的時候也叫「媽媽」。『噀』是她要大小便時警告她母親的感動詞。她一叫「噀」，她的母親怕她的大便弄髒了衣裙，忙跑過來替她解除裙子。近來她能夠區別大小便，她用「噀」代表小便，要大便時另採用一個「啞」字。

美蘭不能一刻離開她的母親，像瑞枝一樣的不能離開她。瑞枝要做夜工，美蘭晚間睡醒之後摸不着她的媽媽時，便哭着叫「媽媽」，叫過幾次不見了的母親過來，便連呼「噀」，「噀」仍不能夠威嚇的媽媽，她的最後手段便是哭着呼「啞」，叫得她母親發笑。

她在美蘭家裏住久了，有時也帶美蘭到外邊頑。瑞枝要美蘭叫C做C叔父，美蘭便叫「C督布」C督布！

瑞枝家裏的經濟程度像不能夠把美蘭養成一個天真爛漫活潑歡樂的女孩子。美蘭先天的不

是神經質的、憂鬱寡歡的小孩子，她的境遇和運命把她造成一個很暗慘的女兒。她後來聽人說瑞枝年輕時是一個多血質的活潑的女兒，美蘭的生身父也是一個不管將來死活，只圖眼前快樂的享樂主義者；那嗎美蘭的憂鬱性質當然是她的運命和逆境造成了。

三

美蘭近來穿的是一件半新不舊的青色間紫花條的絨布衫，衫腳已經爛穿了幾個孔兒，聽說這件衫還是去年中年節隔鄰住的船長送給她的。還有一二件棉衣聽說是美蘭的生身父的友人的送禮。此外幾件家常穿的衣服都是由瑞枝自己的舊衣改裁的。瑞枝背着美蘭出去，在布衣店前走過的時候，美蘭忙伸出她的小指頭指着華彩的衣服說，

「啊！好看的啊！美麗的美兒要穿！美兒要穿！」美蘭跟着她的媽媽稱自己做美兒，她拚命的抱着瑞枝的頸不肯放，要瑞枝停着足看那華彩的衣服。

「美麗的美兒想要！」美蘭帶哭着說。

「媽媽今天不帶錢，美兒！明天再來買給你。」瑞枝臉紅紅的屈腰硬把美蘭馱了去。美蘭知道她媽媽又罵她了，在瑞枝背上雙肩不住的亂擺，不願離開那間布衣店，她哭了。美蘭回到家後還在哭，瑞

枝抱着她也淌了許多眼淚。

『媽媽那裏來錢！美兒！』

瑞枝祇能夠買三角錢一對的木屐給美蘭穿，小屐的趾絆太窄，擦爛足趾皮，美蘭不願穿。她常拖着她媽媽穿的高木屐到外邊去耍。她看見鄰近小兒們穿的皮鞋，羨慕極了，也哭着叫『C 督布！美兒要噠噠穿！』鄰近的小兒穿着橡皮鞋走路時噠噠的響，所以美蘭叫橡皮鞋噠噠。O 買了一對給她，帶她到近郊的草場裏頭。美蘭高興極了，穿着『噠噠』在草場上蹣跚的亂跑。這是 O 最初一次看見美蘭歡呼。

鄰近的小孩子們都有父親。每遇星期日他們的父親都攜着他們到浴室去洗澡，洗澡之後又買餅乾給他們吃。美蘭站在門首歪着頭，望着幾個小孩子在她面前半跳半跑的口裏咬着糖餅走過去，美蘭祇把一個小指頭伸進口裏去把涎水抹出來。她望着他們跟着他們的父親高聲的歡呼爸爸，禁不住一對眼睛發焰。晚間 C 由學校回來了，美蘭牽着 O 的衣角呼爸爸，要 C 帶他出去買糖餅，急得瑞枝跑過來罵美蘭，

『C 叔父噠！不是你的爸爸！』

『無父的小女兒！不是的，不認得生身父的小女兒！』賦有傷感性的○幾次要替美蘭流淚了。

瑞枝日間很忙，不能陪着美蘭頑。美蘭寂寞得很，便一個人拖着她母親穿的高木屐偷出去外邊耍，她看見外邊有小孩子聚着遊戲，便哭着走前去，想加進他們的團體。美蘭是不容易笑的，她這時候的笑是巴結他們，望他們允許她的加入。

附近的小孩子們都鄙薄她，侮辱她，罵她『私生兒』，罵她『雜種！』罵了之後還要打她，她常帶着滿臉的傷痕，哭着回來。總之，小孩子們歡喜的時候，把她來取笑開心；小孩子們爭鬥的時候，都把她來出氣，她是他們的氣袋。有時候瑞枝買些餅乾給她，她便拿去分送給附近的小孩子們，像弱國到強國去進貢。

『相依爲命』要算她們母女了！瑞枝常對○說，假使沒有美蘭，她的生存便無意味了。美蘭有時候從外邊回來，遇瑞枝不在家時，哀哭着尋覓。穿入廚房，跑入茅廁，還不見她媽媽時，便哭得天昏地暗。有時候哭進○的房裏來，『○督布！抱抱！看媽媽去！』所以美蘭不聽她媽媽的說話時，瑞枝便穿着屐去，對美蘭說『吵噲陰啦！』（日人別時用語）

有一天下午五點多鐘時候，○從學校回來了。美蘭拍着手在門前唱歌：

「桃太郎，桃太郎！爸爸買麵包，媽媽做衣裳！」

C心裏想美蘭的媽媽，果然不錯，會做衣裳，但「爸爸買麵包」却是個疑問。

「C督布！C督布包包給我！包包給我！」美蘭望見C，不唱歌了，跑過來接C手中的書包。

C牽着美蘭的手待要進屋，忽然聽見後面有叮噹叮噹的音響，忙翻轉頭來看，原來是一位巡警。叮噹叮噹响的是他佩的劍。巡警後面還有一位穿西裝的，C一眼就認得他是警察署裏的外務課刑事。他們看見C都行舉手禮，C也點點頭回了禮。警察看門首叫了一聲，瑞枝忙跑出來。

「對不起！那件事怎麼樣？還打算去麼？」刑事望着瑞枝，把帽脫下來，點一點頭。

「……」瑞枝臉紅紅的望一望C躊躇着。C是很自重的走過一邊，把靴子除掉，彎一彎腰，跑進去了。美蘭緊緊的靠着母親的膝，目灼灼的望了刑事又望巡警。巡警用手托托美蘭的下顎，

「可愛的小姐！這就是督學官的小姐麼？這就是先生的小姐麼？小姐快要和爸爸會面了。」

「美兒沒爸爸！」美蘭翻着一對白眼答巡警。

「誰說的？」刑事笑着用手摸着美蘭的頭髮——金灰色的頭髮。

「媽媽說的！」美蘭更高聲的說。刑事和巡警都大笑起來，祇有瑞枝滿臉通紅，低着頭。

「先生有信來麼？」

「沒有。」

「那麼你動身的期日還沒有定，是不是？」

「去不去還沒有定」瑞枝低聲的說。刑事像知道瑞枝的苦衷，很替她同情，不再纏問，說了一句「多擾了，」帶着那位有機體的機器跑了。

四

星期六晚上瑞枝叫C過去和她們一同吃飯。一張方二尺的吃飯檯，脚祇有五六寸高，放在她們姊妹住的六舖席的房子中間。C占據了一面，對面坐的是林翁。瑞枝珊瑚枝分坐林翁的左右。美蘭坐在她媽媽膝上。飯桶放在瑞枝旁邊，各人吃的飯都向她要。各人面前都擺着一碟中國式的炒雞蛋，半節日本式的火燻魚和一紅木碗醬油豆腐湯。美蘭像不常遇這樣的盛餐，看見炒雞蛋吵一回，指着火燻魚又嚷一會。

瑞枝恭恭敬敬的用托盤托着一碗飯送過來給C。碗裏的是紅豆飯。日本人遇有喜事用赤豆煮白飯，表示慶祝的意思。

「今天有什麼喜事？我還沒有替貴家慶祝。」C 猜是他們裏頭那一個的生日。

「嘻嘻！我們這樣的家庭有什麼慶祝……」林翁把鐵的近視眼鏡取下來，拿張白紙在揉眼睛。他對老眼不管悲喜憂樂都會流淚。

「不是美蘭生日麼？」C 望着瑞枝問，也希望她的回答。

「美蘭的生日不知要到那一年才有慶祝呢！」瑞枝像對C說，又像對自己說。「美兒的生日是很寶貴的，不給人知道的。是不是，美兒？」她低着頭在美蘭頰上接了一個吻。

「去年美蘭生日要美蘭的爸爸買匹鯛魚給美蘭吃，都不可得。這樣冷酷無情的人也可做教育家！」瑞枝氣忿忿的沒留心有客在座，不客氣的說出來了。C 不得要領的不敢多說一句了，瑞枝厭了瑞枝一眼，

「是嚟！最多偽善的是教育界和宗教界。」

「是的，我的兄弟，我有一位兄弟就住在那邊——F 病院的旁邊。今天他的第二個兒子迎親。他知道我們不高興過去湊趣，所以送了些紅豆飯過來。」林翁把頭低下來，注視着碗中的紅豆飯，兩手按在膝上用很嚴謹的態度，把紅豆飯的來歷述給C 知道。「她是不肯去的，」林翁指着瑞枝說。」

並且有了這個餓鬼跟着，也怕人笑話，更不應該去。珊兒說她姐姐不去，她也不去。像我這麼老的人還有興趣跟着他們年輕的鬧洞房麼？啾啾，哈哈！林翁的笑是一種應酬笑，他想把她們姊妹間批評教育家的話頭打斷。（餓鬼是日本鄉下人稱自己兒女的謙詞，像中國的『小兒』、『小女』）瑞枝沒有正式的結婚，林家和他們的親戚都當美蘭的存在是一件羞恥的事，因為美蘭沒有父親來承認她。

有一天美蘭抱着一張像片跑到C房裏來，交給C笑着說，

『C督布看美兒的可愛的臉兒！看美兒的寶貝的臉兒！』片裏面一個年輕的男子約摸有三十多歲，穿着日本的和服，抱着一個嬰兒。男子像向着人微笑，嬰兒的像貌一看就曉得她是美蘭。

『美兒，這是誰？』C指着那抱美蘭的男子問美蘭。

『爸爸死掉的的爸爸，不愛美兒的爸爸！』美蘭睜圓她的一對小眼兒，用小指頭指着相片中的男子大聲對C說。我後來聽見林翁——美蘭離開了她母親之後，林翁對我說，瑞枝怕美蘭長大之後會根究沒有父親的原委，所以趁美蘭小的時候就對她說她的父親如何壞，如何不愛美蘭，並騙美蘭說她的爸爸死了，不使美蘭知道這無情的世界中有美蘭不認識的父親存在。瑞枝是想把『父親』

兩個字從美蘭腦中根本的剷除得乾乾淨淨！C常時看見珊枝指着像片數對美蘭說『這是美兒的壞爸爸！』也常聽見瑞枝對美蘭說『美兒沒有爸爸了！美兒的爸爸早死了！』

C和珊枝都帶個飯盒子出去，晝不回來吃飯。珊枝打發他們去後差不多是八九點鐘了，才帶着美蘭陪她的父親吃早飯。她們在家的一天祇吃兩頓。瑞枝對人說是胃弱多吃不消化，所以行二食主義。我想瑞枝一個人雖然胃弱，林翁和美蘭爲什麼也吃兩頓呢？我雖然懷疑，但我不敢坦直的質問。果然不錯，美蘭每天到下午兩三點鐘便叫肚子餓，這時候瑞枝祇買五分錢的燒甜薯，三個人分着吃。星期日和放假日C常在家裏，瑞枝要特別整備午餐給他吃，C很覺過意不去。

瑞枝背着美蘭時，最怕是在玩具店和餅菓店前走過。瑞枝有錢時也揀價錢便宜的買點兒給美蘭。沒有錢時，美蘭在瑞枝背上緊緊的從後頭抱着她母親的頸，要求她母親買給她。瑞枝看見美蘭哭了，便說『美兒想睡了。美兒，睡嗎？美兒，睡嗎？』她從背上把美蘭抱過胸前來，唱着哄小孩子睡的歌兒，把街路上人的注意敷衍過去。其實美蘭何曾想睡？美蘭想睡時，先有一個暗示，她張開那個像金魚的口打幾個怪呵欠。

美蘭近來常偷出去，跑進隣近人家的廚房裏討東西吃。裝出一個怪可憐的樣子，看見男人便叫

『爸爸！』女人便叫『媽媽！』她當『爸爸』和『媽媽』是乞憐的用語了。

C 也會抱着美蘭到玩具店裏去，買了一匹馬，一匹狗，一輛電車，一個用手指頭一按便會哭的樹膠小人兒給美蘭。祇有一個大木馬要三塊多錢，C 沒有能力買給她。美蘭祇用小指頭指着要，她不敢哭着要求，因為她知道 C 不是她的媽媽，也不是她的……

美蘭睡着的時候夢見那個木馬，閉着眼睛就說『馬兒！馬兒！美蘭想騎！』醒來的時候也思念那個木馬，要 C 或她的媽媽帶她去看那匹木馬。有時候笑着向瑞枝，

『媽媽給錢給美兒騎美兒要買木馬去，媽媽！』

美蘭想買那匹木馬有兩個多月了，還沒有買成功。她曉得絕望了，她不再要求媽媽買給她了，她也不要求 C 帶她去看了，她祇一個人常跑到那家玩具店去看她心愛的木馬。她蹲在木馬旁邊用小指頭指着木馬談笑，木馬不理她，她便一個人哈哈的大笑。殘酷無情的玩具店主婦——孤獨的老婦人，滿面秋霜的老婦人，生意不好的時候便跑過來罵美蘭，並趕美蘭離開她的店門首。急得美蘭歪着頭笑向老婦人討饒，連說『媽媽！媽媽！』

過了好些日子，聽說美蘭的生日到了。○買了一頂絨帽子給她做紀念。○聽見瑞枝在隔壁房裏發牢騷。她說美兒的爸爸像野鴨，這邊生一個蛋，那邊生一個蛋，自己却不負責任。她又說美兒的爸爸有錢祇買塗頭髮的香油，搽臉孔的香水，去年美兒生後滿一週年，沒有一件東西買給美兒做紀念。她又說不單沒有買半點紀念品，連一匹鯛魚（日本人有喜慶事時用的食品）都不買給美兒吃。今年瑞枝買了鯛魚三匹替美兒慶祝二週年的誕辰。

美蘭的生日後兩天，下午四點多鐘，C還是和尋常一樣回到林家門首來了。從前見的那個外務課刑事又在門首站着像和門內的那一位說話。C不見美蘭的影兒，也聽不見她的嬌小的歌聲。美蘭每天總在門首頑的，怎的今天不見出來，莫非病了麼？C行至門首路向刑事招呼了一下。刑事也就向坐在內垂淚的林翁告辭。刑事臨去時，高聲的像對在屋裏沒出來的瑞枝說，

『不要哭！哭不中用的！各警署都有電報去了，叫他們留心。一時迷了路，決不會失掉的。我回去再替你出張搜索呈請書罷。』

林翁說美蘭一早起來，睡衣還穿在身，拖着她媽媽的屐跑出去，到此刻還不見回來。早飯不回來吃，中飯也不回來吃，他們才着忙起來。因為平日美蘭出去最久亦不過一二個鐘頭就會回來向她母

親要奶吃的。今天不知爲什麼緣故，迷了道路麼？給人拐帶了去麼？天快黑了，還不見美蘭的影兒！就近的警署和站崗所都去了電報或電話去問，現在既過了半天了，還不見報告到來，大概是給惡人拐去了。林翁說了之後痛哭起來。她是個不知生身父爲誰的女孩兒，現在又和她的母親生離了，C想到這點，也不知不覺的滴了幾點熱淚。她不是渴望着那匹木馬跑出去，就不回來了麼？C想到沒有買木馬給美蘭，心痛得很，他總以爲美蘭的迷失是他害了她。

電火還沒有來，瑞枝姊妹住的六舖蓆房內呈一種灰暗色，房裏的東西什麼也看不清，祇認得見界線不清的淡黑色的輪廓。O在她們房裏首走過時，房門的紙屏沒有關，在房中間伏着哭的瑞枝的黑影倒認得清楚，她那沒有氣力的悲咽之音也隱約聽得見。C很傷感，想過來勸慰下瑞枝，又無從勸。他回來的時候肚子餓了，現在給這件意外的事一嚇，肚倒不覺餓了。

電火上了，差一刻就快到七點半鐘了，還不見警察的消息到來。林翁的家裏像滿積着冰塊，有一種冷氣襲人。瑞枝聽見鄰家小孩子的哭聲，重新慟哭。

八點多鐘瑞枝回來了。平日這時候林翁家裏最爲鬧熱，今晚上却異常沈寂。C心裏想，像這樣的狀態若繼續下去，不單說林翁父女住不下去，就連C也覺得悲哀！

九點半鐘了來了一位巡警，說：「暑留着一個迷失道路的女孩兒，約三四歲，要林翁家人去認，不是美蘭。」瑞枝在房裏聽見，忙跳出來，跑向「暑」那邊去。過了半點多鐘，瑞枝意氣銷沈的一個人回來，那裏見美蘭的影子！

過了十二點鐘了，還不見警署有消息來，瑞枝知道絕望了。她再沒眼淚流，她祇覺得腦殼像破碎了，昏昏的睡在房裏的一角。

昨晚上愛兒睡在自己懷裏，今晚上祇一個人，瑞枝像看見美蘭站在她枕畔對她說：

「媽媽！你爲什麼不把我抱着！你爲什麼不緊緊的把我抱着！媽媽！我每晚上睡醒時的哀哭是要你緊緊的把我抱着！媽媽！爲什麼罵我？爲什麼你禁止我哭？媽媽！我以後不再在你面前哭了！媽媽！快抱着我！緊緊的抱着我！媽媽！」瑞枝伸出兩手緊緊的把美蘭抱着，忙睜開眼看時，那裏見美蘭的影兒，抱在胸懷裏的是一件秋羅薄被——美蘭專用的秋羅薄被旁邊的一個小花枕兒也像等她的小主人不回來，等困倦了，歪倒在一邊。

「美兒！你今晚上睡在什麼地方？你在哭着叫媽媽麼？你睡着麼？你醒了麼？你睜開眼睛在尋覓媽媽？你在哭着呼「啼」和「啼」麼？」瑞枝腦中循環不息的都是這幾條疑問——不再見美蘭，不能

得正確解答的疑問。

望見衣架上掛着幾套美蘭的小衣裳，瑞枝便想到美蘭身上穿的是一件破爛的睡衣。「你要去，也得穿件整齊的衣服出去，美兒！你穿着那樣舊爛的睡衣出去，人家更要欺侮你！美兒！美兒！沒良心的爸爸虐待了你！命鄙的媽媽累了你！」

瑞枝房裏幾個玩具，小馬兒，小犬兒，橡膠小人兒，不見美蘭來和她們頑，也在蓆上東倒西歪的向着瑞枝說，

「小姐病了麼？怎的不見來和我們頑呢？我們等得要哭了！我們等得心焦了！小姐！小姐！你快來安慰我們呀！」

瑞枝看美蘭站在一個渺無涯際，蕭條的曠野，像離羣的羔羊，不知歸路，一個人哀哀的哭，不見有一個同情的人來看她。瑞枝又看見一個像夜叉的惡狠狠的人拖着美蘭的手，強逼着美蘭跟他去，美蘭在後面狂哭着拚命的抵抗。瑞枝又看見那惡狠狠的人用手按着美蘭的口，禁止她哭。瑞枝又看見那惡狠狠的人把美蘭釘進一個木箱裏面去。瑞枝又看見那惡狠狠的人和一個狡猾似的老婦人在那邊爭論身價；美蘭很瘦弱的，臉色也不像從前紅潤，站在那惡人身邊用她的枯瘦的小手揩眼淚。瑞

枝又看見美蘭一刻間就長了七八歲了，滿臉黑灰的在一間很黑暗的廚房裏炊火。瑞枝又看見許多兒童一齊跑過來打美蘭，把美蘭搔得滿臉的傷痕，搥得週身的黑腫。

鄰近有許多小女兒，有比美蘭大的，有比美蘭小的，穿的衣服也有像美蘭的，這種種比較都能叫瑞枝慟哭！瑞枝現在祇望美蘭的死耗，不願美蘭離開她活着！

一天，兩天，一星期，兩星期，三星期，一個月，二個月，三個月，半年，一年，還不見美蘭回來，也不聽見美蘭的死耗！瑞枝哭着說，祇要人能夠去的地方，不論地下天上，她如果知道美蘭的死所，她一定把屍骨抱回來！

美蘭！
瑞枝的心房經兩次的痛擊，破碎了！聽見瑞枝哭美蘭時，便後悔不該沒有把那個大木馬買給

一九二二，五，十五，

於東京巢鴨。（愛之焦點）

過去

郁達夫

空中起了涼風，樹葉噼噼的同雹片似的飛掉下來，雖然是南方的一個小港市裏，然而也很能夠使人感到冬晚的悲哀的一天晚上，我和她，在臨海的一間高樓上吃晚飯。

這一天的早晨，天氣很好，中午的時候，只穿得住一件夾衫，但到了午後三四點鐘，忽而由北面飛來了幾片灰色的層雲，把太陽遮住，接着就括起風來了。

這時候我爲療養呼吸器病的緣故，只在南方的各港市裏流寓。十月中旬，由北方南下，十一月初到了O省城，却巧遇着了O省的政變，東路在打仗，省城也不穩，所以就遷到H港去住了幾天。後來又因爲H港的生活費太昂貴，便又坐了汽船，一直的到了這H港市。

說起這H港，大約是大家所知道的，是中國人應許外國人來互市的最初的地方的一個，所以這港市的建築，還帶着些當時的時代性，很有一點中古的遺意。前面左右是碧油油的海灣，港市中，也有一條小山，三面濱海的通衢裏，建築着許多顏色很沈鬱的洋房。商務已經不如從前的盛了，然而富室

和賭場很多，所以處處有庭園，處處有別墅。沿港的街上，有兩列大的榕樹排列在那裏。在榕樹下的長椅上休息着的，無論中國人外國人，都帶有些舒服的態度。正因為商務不盛的原因，這些南歐的流人，寄寓在此地的，也沒有那一種殖民地的商人的緊張橫暴的樣子。一種衰頹的美感，一種使人可以安居下去，於不知不覺的中間消沈下去的美感，在這港市的無論那一角地方，都感覺得出來。我到此港不久，心裏頭就暗暗地決定，『以後不再遷徙了，以後就在此地住下去罷。』誰知住不上幾天，却又偏偏遇見了她。

實在是出乎意想以外的奇遇，一天細雨濛濛的日暮，我從西面小山上的一家小旅館內走下山來，想到市上去吃晚飯去。經過行人很少的那條P街的時候，臨街的一間小洋房的棚門口，忽而從裏面慢慢的走出了一個女人來。她身上穿着灰色的雨衣，上面張着洋傘，所以她的臉我看_{不見}。大約是在棚門內，她已經看見了我了——因為這一天我並不帶傘——所以我在她前頭走了幾步，她忽而問我：

『前面走的是不是李先生？李白時先生！』

我一聽了她叫我的聲音，彷彿是很熟，但記不起是那一個了，同觸了電氣似的急忙回轉頭來，

看，只見了襯映在黑洋傘上的一張灰白的小臉。已經是夜色朦朧的時候了，我看不清她的顏面全部的組織，不過她的兩隻大眼睛，却閃爍得厲害，並且不知從何處來的，和一陣冷風似的一種電力，把我的精神搖動了一下。

『你……』我半吞半吐地問她。

『大約認不清了罷！上海民德里的那一年新年，李先生可還記得？』

『噢！你是老三麼？你何以會到這裏來的？這真奇怪！這真奇怪極了！』

說話的中間，我不知不覺的轉過身來逼進了一步，並且伸出手來把她那隻帶輕皮手套的左手握住了。

『你上什麼地方去？幾時來此地的？』她問。

『我打算到市上去吃晚飯去，來了好幾天了，你呢？你上什麼地方去？』

她經我一問，一時間回答不出來，只把嘴唇往前一指，我想起了在上海的時候的她的那種怪脾氣，所以就也不再追問，和她一路的向前邊慢慢地走去。兩人並着默走了幾分鐘，她纔幽幽的告訴我：

「我是上一位朋友家去打牌去的，真想不到此地會和你相見。李先生，這兩三年的分離，把你的容貌變得極老了，你看我怎麼樣？也完全變過了把？」

「你倒沒有什麼，唉，老三，我吓，我真可憐，這兩三年來……」

「這兩三年來的你的消息，我也知道一點。有的時候，在報紙上也看見過一二回你的行踪。不過李先生，你怎麼會到此地來的呢？這真太奇怪了。」

「那麼你呀？你何以會到此地來的呢？」

「前生注定是吃苦的人，譬如一條水草，浮來浮去，總生不着根，我的到此地來，說奇怪也是奇怪，說應該也是應該的。李先生，住在民德里樓上的那一位胖子，你可還記得？」

「噫……是那一位南洋商人不是？」

「哈，你的記性真好！」

「他現在怎麼樣了？」

「是他和我一道來此地的呀！」

「噢！這也是奇怪！」

「還有更奇怪的事情哩！」

「什麼？」

「他已經死了！」

「這……這麼說起來，你現在只剩了一個人了麼？」

「可不是麼！」

「唉！」

兩人又默默地走了一段，走到去大市街不遠的三叉路口了。她問我住在什麼地方，打算明天午後來看我。我說還是我去訪她，她却很急促的警告我說：

「那可不成，那可不成，你不能上我那裏去。」

出了P街以後，街上的燈火，已經很多，并且行人也繁雜起來了，所以兩個人沒握一握手，笑一臉的機會。到了分別的時候，她只約略點了一點頭，就向南面的一條長街上跑了進去。

經了這一回奇遇的挑撥，我的平穩得同山中的靜水湖似的心裏，又起了些波紋。回想起來，已經是三年前的舊事了，那時候她的年紀還沒二十歲，住在上海民德里我在寄寓着的對門的一間洋房

裏這一間洋房裏，除了她一家的三四個年輕女子以外，還有二樓上的一家華僑的家族在住。當時我也不曉得誰是房東，誰是房客，更不曉得她們幾個姊妹的生計是如何維持的。只有一次，是我和她們的老二認識以後，約有兩個月的時候，我在她們的廂房裏打牌，忽而來了一位穿着很闊綽的中老紳士，她們爲我介紹，說這一位是她們的大姊夫。老大見他來了，果然就拋棄了我們，到對面的廂房裏去和他攀談去了，於是老四就坐下來替了她的缺。聽她們說，她們都是江西人，而大姊夫的故鄉却是湖北。他和她們大姊的結合，是當他在九江當行長的時候。

我當時剛從鄉下出來，在一家報館裏當編輯。民德里的房子，是報館總經理友人陳君_君的住宅。當時我因爲上海情形不熟，不能另外去租房子住，所以就寄住在陳君的家裏。陳家和她們對門而居，時常往來，因此我也於無意之中，和她們中間最活潑的老二認識了。

聽陳家的底下人說：『她們的老大，彷彿是那一位銀行經理的小，她們一家四口的生活費，和她們一位弟弟的學費，都由這位銀行經理負擔的。』

她們姊妹四個，都生得很美，尤其活潑可愛的，是她們的老二。大約因爲生得太美的原因，自老二以下，她們姊妹三個，全已到了結婚的年齡，而仍找不到一個適當的配偶者。

我一邊在回想這些過去的事情，一邊已經走到了長街的中心，最熱鬧的那一家百貨商店的門口了。在這一箇黃昏細雨裏，只有這一段街上的行人還沒有減少。兩旁店家的燈火，照耀得很明亮，反照出了些離人的孤獨的情懷。向東走盡了這條街，朝南一轉，右手矗立着一家名叫望海的大酒樓。這一家的三四層樓上，一間一間的小室很多，開窗看去，看得見海裏的帆檣，是我到直港後，去得次數最多的一家酒館。

我慢慢的走到樓上坐下，叫好了酒菜，點着煙捲，朝電燈光呆看的時候，民德里的事情，又重新開展在我的眼前。

她們姊妹中間，當時我最愛的是老二。老大已經有了主顧，對她當然更不能生出什麼邪念來，老三有點陰鬱，不像一個年輕的少女，老四年紀和我相差太遠——她當時只有十六歲——自然不能發生相互的情感，所以當時我所熱心崇拜的，只有老二。

她們的臉形，都是長方，眼睛都是很大，鼻樑都是很高，皮色都是很細白，以外貌來看，本來都是一樣的可愛的。可是各人的性格，却相差得很遠。老大和藹，老二活潑，老三陰鬱，老四——說不出什麼，因為當時我並沒有對老四注過意。

老二的活潑，在她的行動，言語，嬉笑上，處處都在表現。凡當時在民德里住的年紀在二十七八上的男子，和老二見過一面的，人總沒有一個不受她的播弄的。

她的身材雖則不高，然而也夠得上我們一般男子的肩頭，若穿着高底鞋的時候，走路簡直比西洋女子要快一倍。說話不顧什麼忌諱，比我們男子的同學中間的日常言語還要直率。若有可笑的事情，被她看見，或在談話的時候，聽到一句笑話，不管在她面前的是生人不是生人，她總是露出她的兩列可愛的白細牙齒，灣腰捧肚，笑個不了，有時候竟會把身體側倒，撲倚上你的身來。陳家有幾次請客，我因為受她的這一種態度的壓迫受不了，每有中途逃席，逃上報館去的事情，因此我在民德里住不上半年，陳家的大小上下，却為我取了一個別號，叫我作老二的鷄娘。因為老二像一隻雄鷄，有什麼可笑的事情發生的時候，總要我做她的倚柱，撲上身來笑個痛快。并且平時她總拿我來開玩笑，在衆人的面前，老喜歡把我的不靈敏的動作和說錯的言語重述出來作哄笑的資料。不過說也奇怪，她像這樣的玩弄我，輕視我，我當時不但沒有恨她的心思，并且還時時以為榮耀，快樂。我當一個人在默想的時候，每把這些瑣事回想出來，心裏倒反非常感激她，愛慕她。後來甚至於打牌的時候，她要什麼牌，我就非打什麼牌給她不可。萬一我有違反她命令的時候，她竟毫不客氣地舉起她那隻肥嫩的手，拍拍

的打上我的臉來。而我呢，受了她的痛責之後，心裏反感到一種不可名狀的滿足，有時候因為想受她這一種施與的原因，故意地違反她的命令，要她來打，或用了她那一隻尖長的皮鞋腳來踢我的腰部。若打得不夠，踢得不夠，我就故意的說：『不痛！不痛！再踢一下！再打一下！』她也就不客氣地，再舉起手或腳來踢打。我被打得兩頰緋紅，或腰部感到酸痛的時候，纔柔柔順順地服從她的命令，再來做她想我做的事情。像這樣的時候，倒是老大或老三每在旁邊嚇止她，教她不要太過分了，而我這被打責的，反而要很誠懇的央告她們，不要出來干涉。

記得有一次，她要出門去和一位朋友吃午飯，我正在她們家裏坐着閑談，她要我去上她姊姊房裏把一雙新賣的皮鞋拿來替她穿上。這一雙皮鞋，似乎太小了一點，我捏了她的腳替她穿了半天，才穿上了一隻。她氣得急了，就舉起手來，向我的伏在她小腹前的臉上頭上脖子上亂打起來。我替她穿好第二隻的時候，脖子上已經有幾處被她打得青腫了。到我站起來，對她微笑着，問她『穿得怎麼樣？』的時候，她說『右腳尖有點痛！』我就挺了身子，很正經地對她說，『踢兩腳罷！踢得寬一點，或者可以好些！』

說到她那雙腳，實在不由人不愛。她已經有二十多歲了，而那雙肥小的腳，還同十二三歲的小女

孩的脚一樣。我也會爲她穿過絲襪，所以她那雙肥嫩皙白，脚尖很細，後跟很厚的肉脚，時常要作我的幻想的中心。從這一雙脚，我能夠想出許多離奇的夢境來。譬如在吃飯的時候，我一見了粉白油潤的香稻米飯，就會聯想到她那雙脚上去。『萬一這碗裏』我想，『萬一這碗裏盛着的，是她那雙嫩脚，那麼我這樣的在這裏咀嚼，她必要感到一種奇怪的癢痛。假如她橫躺着身體，把這一雙肉脚伸出來任我咀嚼的時候，從她那兩條很曲的嘴唇線裏，必要發出許多真不真假不假的噉聲來。或者轉起身來，也許狠命的在頭上打我一下的……』我一想到此地飯就要多吃一碗。

像這樣活潑放達的老二，像這樣柔順蠢笨的我，這兩個人中間的關係，在半年裏發生出來的這兩個人中間的關係，當然可以想見得到了。況我當時，還未滿二十七歲，還沒有娶親，對於將來的希望，也還很有自負心理！

當在陳家起坐室裏說笑話的時候，我的那位友人的太太，也會向我們說起過。『老二，李先生若做了你的男人，那你就天天可以替你穿着襪子，並且還可以做你的出氣洞，白天晚上，都可以受你的踢打，豈不很好麼？』老二聽到這些話，總是笑着，對我斜視一眼說：『李先生不行，太笨，他不會伺候人。我倒很願意受人家的踢打，只教有一位能夠命令我，教我心服的男子就好了。』在這樣的笑談

之後，我心裏總滿感着憂鬱，要一個人跑上馬路去走半天，才能把胸中的鬱悶遣散。

有一天禮拜六的晚上，我和她在大馬路市政廳聽音樂出來。老大老三都跟了一位她們大姊夫的朋友看電影去了。我們走到一家酒館的門口，忽而吹來了兩陣冷風，這時候正是九十月之交的秋晚的時候，我就拉住了她的手，顫抖着說：『老二！我們上去吃一點熱的東西再回去罷！』她也笑了一笑說：『去吃點熱酒罷！』我在酒樓上吃了兩杯熱酒之後，把平時的那一種木訥怕羞的態度除掉了，向前後左右看了一看，看見空洞的樓上，一個人也沒有，就靠近了她的身邊，對她媚視着，一邊發着頭聲，一句一逗的對她說：『老二！我……我的心，你可能了解？我，我，我很想……很想和你長在一塊兒！』她舉起眼睛來看了我一眼，又曲了嘴唇的兩條線在口角上含着播弄人的微笑，回問我說：『長在一塊便怎麼啦？』我大了膽，便擺過嘴去和她親了一個嘴，她竟劈面的打了我一個嘴巴。樓下的伙計，聽了拍的這一聲大響聲，就急忙的跑了上來，問我們『還要什麼酒菜？』我忍着眼淚，還是微微地笑着對伙計說：『不要了，打手巾來！』等到伙計下去的時候，她仍舊是不改常態的對我說：『李先生！不要這樣，下回你若再幹這些事情，我還要打得兇哩！』我也只好把這事當作了一場笑話，很不自然地把我的感情壓住了。

凡我對她的這些感情，和這些感情所催發出來的行爲動作，旁人大約是看得很清楚的。所以老三雖則是一個很沉鬱，脾氣很特別，平時說話老是陰陽怪氣的女子，對我與老二中間的事情，有時却很出力的在爲我們拉攏。有時見了老二那一種打得太狠，或者嘲弄得我太难堪的動作，也着實爲我打過幾次抱不平，極婉曲周到地說出話來非難過老二。而我這不識好醜的笨伯，當這些時候心裏頭非但不感謝老三，還要以爲她是多事，出來干涉人家的自由行動。

在這一種情形之下，我和她們四姊妹，對門而住，來往交際了半年多。那一年的冬天，老二忽然與一個新自北京來的大學生訂婚了。

這一年舊曆新年前後我的心境，當然是惑亂得不堪，悲痛得非常。當沉悶的時候，邀我去吃飯，邀我去打牌，有時候也和我兩人去看電影的，倒是平時我所不大喜歡，常和老二兩人叫她做陰私鬼的老三。而這一個老三，今天却突然的在這個南方的港市裏，在這一個人細雨朦朧的秋天的晚上，偶然遇見了。

想到了這裏，我手裏拿着的那枝紙煙，已經燒剩了半寸的灰燼，面前杯中倒上的酒，也已經冷了。糊裏糊塗的喝了幾口酒，吃了兩三筷菜，伙計又把一盤生翅湯送了上來。我吃完了晚飯，慢慢的冒雨

走回旅館來，洗了手臉，換了衣服，躺在床，翻來覆去，終於一夜沒有合眼。我想起了那一年的正月初二，老三和我兩人上蘇州去的一夜旅行。我想起了那一天晚上，兩人默默的在電燈下相對的情形。我想起了第二天早晨起來，她在她的帳子裏叫我過去，爲她把掉在地下的衣服檢起來的聲氣。然而我當時終於忘不了老三，對於她的這種種好意的表示，非但沒有回報她一二，並且簡直沒有接受她的餘裕。兩個人終於白旅行了一次，感情終於沒有接近起來，那一天午後，就匆匆的依舊同兄妹似的回到上海來了。過了元宵節，我因爲胸中苦悶不過，便在報館裏辭了職，和她們姊妹四人，也沒有告別，一個人連行李也不帶一件，跑上北京的冰天雪地裏去，想去把我的過去的一切忘了，把我的全部的煩悶葬了。嗣後兩三年來，東飄西泊，却還沒有在一處住過半年以上。無聊之極，也學學時髦，把我的苦悶寫出來，做點小說賣賣。然而於不知不覺的中間，終於得了呼吸器的病症。現在飄流到了這極南的一角，誰想得到再會和這老三相見於黃昏的路上呢！啊，這世界雖說很大，實在也是很小的，兩個浪人，在這樣的天涯海角，也居然再能重見，你說奇也不奇。我想前想後，想了一夜，到天色有點微明，窗下有早起的工作人經過的時候，方纔昏昏地睡着。也不知睡了幾久，在夢裏忽而聽到幾聲咯咯的扣門聲。急忙夾着被條，坐起來一看，夜來的細雨，已經晴了，南窗裏有兩條太陽光線，灰黃黃的曬在那裏。我含糊地

叫了一聲『進來！』而那扇房門却老是不往裏開。再等了幾分鐘，房門還是不向裏開，我纔覺得奇怪了，就披上衣服，走下床來。等我兩腳剛立定的時候，房門却慢慢的開了。跟着門進來的，一點兒也不錯，依舊是陰陽怪氣，含着半臉神祕的微笑的老三。

『啊，老三你怎麼來得這樣早？』我驚喜地問她。

『還早麼？你看太陽都斜了啊！』

說着，她就慢慢地走進了房來，向我的上下看了一眼，笑了一臉，就彷彿害羞似的去窗面前站住，望向窗外去了。窗外頭夾一道走廊，遙遙望去，底下就是一家富室的庭園，太陽很柔和的曬在那些未凋落的槐花樹和雜樹的枝葉上。

她的裝束和從前不同了。一件芝蔴呢的女外套裏，露出了一條黑白花絲的圍巾來，上面穿的是半西式的八分短襪，裙子係黑印度緞的長套裙。一頂淡黃綢的女帽，深蓋在額上，帽子的捲邊下，就是那一雙迷人的大眼，瞳人很黑，老在凝視着什麼似的大眼。本來是長方的臉，因為有那頂帽子深覆在眼上，所以看去彷彿是帶點圓味的樣子。兩三年的歲月，又把她那兩條從鼻角斜拖向口角去的紋路刻深了。蒼白的臉色，想是昨夜來打牌辛苦了的原因。本來是中等身材不肥不瘦的軀體，大約是我自

家的身體縮矮了罷，看起來彷彿比從前高了一點。她背着我呆立在窗前。我看看她的肩背，覺得是比從前瘦了。

「老三！我站在那裏幹什麼？」我扣好了衣裳，向前推近了一步，一邊把右手拍上她的肩去，勸她脫外套，一邊就這樣問她。她也前進了半尺，把我的右手輕輕地避脫，朝過來笑着說：

「我在這裏算賬。」

「一清早起來就算賬？什麼賬？」

「昨晚上的贏賬。」

「你贏了麼？」

「我那一回不贏？只有和你來的那回却輸了。」

「噢，你還記得那麼清？輸了多少給我那一回？」

「險些兒輸了我的性命！」

「老三！」

「……」

過去

「你這脾氣還沒有改過，還愛講這些死話。」

以後她只是笑着不說話，我拿了一把椅子，請她坐了，就上西角上的水盆裏去嗽口洗臉。
「忽兒她又叫我說：

「李先生！你的脾氣，也還沒有改過，老愛吸這些紙煙。」

「老三」

「……」

「辛虧你還沒有改過，還能上這裏來。要是昨天遇見的是老二哩，怕她是不肯來了。」

「李先生！你還沒有忘記老二麼？」

「彷彿還有一點記得。」

「你的情義真好！」

「誰說不好來着！」

「老二真有福分！」

「她現在在什麼地方？」

「我也不知道，好久不通信了，前三三個月，聽說還在上海。」

「老大老四哩！」

「也還是那一個樣子，仍復在民德里變化最多的，就是我吓！」

「不錯，不錯，你昨天說不要我上你那裏去，這又爲什麼來着？」

「我不是不要你去，怕人家要說閑話。你應該知道，阿陸的家裏，人是很多的。」

「是的，是的，那一位華僑姓陸罷。老三，你何以又會看中了這一位胖先生的呢？」

「像我這樣的人，那裏有看中看不中的好說，總算是做了一個怪夢。」

「這夢好麼？」

「又有什麼好不好，連我自己都莫名其妙。」

「你莫名其妙，怎麼又會和他結婚的呢？」

「什麼叫結婚呀。我不過當了一個禮物，當了一個老大和大姊夫的禮物。」

「老三！」

「……」

『他怎麼會這樣的早死的呢？』

『誰知道他，害人的。』

因為她說話的聲氣消沈下去了，我也不敢再問。等衣服換好，手臉洗畢的時候，我從衣袋裏拿出表來一看，已經是二點過了三個字了。我點上一枝煙捲，在她的對面坐下，偷眼向她一看，她那臉神祕的笑容，已經看不見一點踪影。下沈的雙眼，口角的深紋，和兩頰的蒼白，完全把她畫成了一個新寡的婦人。我知道她在追懷往事，所以不敢打斷她的思路。默默地吸了半刻鐘煙，她忽而站起來說：『我要去了！』她說話的時候，身體已經走到了門口。我追上去留她，她臉也不回轉來看我一眼。竟忽忽地出門去了。我又追上扶梯根前叫她等一等，她到了樓梯底下，纔把那雙黑漆漆的眼睛向我看了一眼，並且輕輕地說：『明天再來吧！』

自從這一回之後，她每天差不多總抽空上我那裏來。兩人的感情，也漸漸的融洽起來了。可是無論如何，到了我想再逼進一步的時候，她總馬上設法逃避，或築起城堡來防我。到我遇見她之後，約莫將十幾天的時候，我的頭腦心思，完全被她攪亂了。聽說有呼吸器病的人，慾情最容易奮興，這大約是真的。那時候我實在再也不能忍耐了，所以那一天的午後，我怎麼也不放她回去，一定要她和我同去。

吃晚飯。

那一天早晨，天氣很好。午後她來的時候，却熱得厲害。到了三四點鐘，天上起了雲障，太陽下山之後，空中括起風來了。她彷彿也受了這天氣變化的影響，看她只是在一陣陣的消沈下去，她說了幾次要去，我拚命的強留着她，末了她似乎也覺得無可奈何，就俯伏了頭，儘坐在那裏默想。

太陽下山了，房角落裏，陰影爬了出來。南窗外看得見的暮天半角，還帶着些微紫色。同舊棉花似的一塊灰黑的浮雲，靜靜地壓到了窗前。風聲烏烏的從玻璃窗裏傳透過來，兩人默坐在這將黑未黑的世界裏，覺得我們以外的人類萬有，都已經死滅盡了。在這個沈默的，向晚的，闇闇的悲哀海裏，不知沈浸了幾久，忽而電燈像雷擊似的放光亮了。我站起了身，拿了一件我的黑呢舊斗篷，從後邊替她披上，再伏下身去，用了兩手，向她的胛下一抱，想乘勢從她的右側，把頭靠向她的頰上去的，她却同夢中醒來似的驀地站了起來，用力把我一推。我生怕她要再跑出門，跑回家去，所以馬上就跑上房門口去攔住。她看了我這一種混亂的態度，却笑起來了。雖則兀立在燈下的姿勢還是嚴不可犯的樣子，然而她的眼睛在笑了，臉上的筋肉的緊張也鬆懈了，口角上也有笑容了。因此我就大了膽，再走近她的身邊，用一隻手夾斗篷的圍抱住她，輕輕的在她耳邊說：

「老三！你怕麼？我怕我麼？我以後不敢了，不再敢了，我們一道上外面去吃晚飯去吧！」

她雖是不響，一面身體却很柔順地由我圍抱着。我挽她出了房門，就放開了手。由她走在前頭，走下扶梯，走出到街上去。

我們兩人，在日暮的街道上走，繞遠了道，避開那條P街，一直到那條M港最熱鬧的長街的中心，止，不敢並着步講一句話。街上的燈火，全都燦爛地在放寒冷的光，天風還是烏烏的吹着，街路樹的葉子，息索息索很零亂的散落下來，我們兩人走了半天，纔走到望海酒樓的三樓上一間濱海的小室裏坐下。

坐下來一看，她的頭髮已經為涼風吹亂。瘦削的雙頰，尤顯得蒼白，她要把斗篷脫下來，我勸她不必，並且教伙計馬上倒了一杯白蘭地來給她喝。她把熱茶和白蘭地喝了，又用毛巾在頭上臉上擦了一擦，靜坐了幾分鐘，才把常態恢復，那一臉神祕的笑和炯炯的兩道眼光，又在寒冷的空氣裏散放起電力來了。

「今天真有點冷啊！」我開口對她說。

「你也覺得冷的麼？」

『怎麼我會不覺得冷的呢？』

『我以為你是比天氣還要冷些。』

『老三！』

『……』

『那一年在蘇州的晚上，比今天怎麼樣？』

『我想問你來着！』

『老三，那是我的不好，是我，我的不好。』

『……』

她儘是沈默着不響，所以我也不能多說。在吃飯的中間，我只是獻着媚，低着聲，訴說當時在民德里的時候的情形。她到吃完飯的時候止，總共不過說了十幾句話，我想把她的記憶喚起，把當時她對我的舊情復燃起來，然而看看她臉上的表情，却終於是不曾爲我所動。到末了我被她弄得沒法了，就半用暴力，半用含淚的央告，一定要求她不要回去，接着就同拖也似的把她夾上了望海酒樓間壁的一家外國旅館的樓上。

夜深了，外面的風還在蕭騷地吹着。五十枝的電光，到了後半夜加起亮來，反照得我心裏異常的寂寞。室內的空氣，也增加了寒冷，她還是穿了衣服，隔着一條被，朝裏床躺在那裏。我撲過去了幾次，總被她推翻了下來，到最後的一次她卻哭起來了。一邊哭，一邊又斷斷續續的說：

「李先生！我們的……我們的事情，早已……早已結束了。那一年，要是那一年……：你能……：你能夠像現在一樣的愛我，那我……我也……不會……不會吃這一種苦的。我……我……你曉得……我……我……這兩三年來……！」

說對這裏，她抽咽得更加厲害，把被窩蒙上頭去，索性任情哭了一個痛快。我思想她的身世，想想她目下的狀態，想想過去她對我的情節，更想想我自家的淪落的半生，也被她的哀泣所感動，雖則滴不下眼淚來，但心裏也儘在酸一陣痛一陣的難過。她哭了半點多鐘，我在床上默坐了半點多鐘，覺得她的眼淚，已經把我的那念洗清，心裏頭什麼也不想了。又靜坐了幾分鐘，我聽聽她的哭聲，也已經停止，就又伏過身去，誠誠懇懇地對她說：

「老三！今天晚上，又是我不好，我對你不起，我把你的真意誤會了。我們的時期，的確已經過去了。我今晚上對你的要求，的確是卑劣得很。請你饒了我，噢，請你饒了我！我以後永也不再幹這一種卑劣

的事請了，噢，請你饒了我，請你把你的頭伸出來，朝轉來，對我說一聲，說一聲饒了我吧，讓我們把過去的一切忘了，請你把今晚上的我的這一種卑劣的情事忘了。噢，老三！」

我斜伏在她的枕頭邊上，含淚的把這些話說完之後，她的頭還是儘朝着裏床，身子一動也不肯動。我靜候了好久，她纔把頭朝轉來，舉起一雙淚眼，好像是在憐惜我又好像是在怨恨我地看了我一眼。得到了她這淚眼的一瞥，我心裏也不曉怎麼的起了一種比死刑因遇赦的時候還要感激的心思。她仍復把頭朝了轉去，我也在她的被外頭躺下了。躺下之後，兩人雖然都沒有睡着，然而我的心裏却很舒暢的默默的直躺到了天明。

早晨起來，約略梳洗了一番，她又同平時一樣的和我不微笑了，而我哩，臉上雖在笑着，心裏頭却儘是一滴苦淚一滴苦淚的在往喉頭裏咽送。

兩人從旅館出來，東方只有幾點紅雲罩着，夜來的風勢，把一碧的長天掃盡了。太陽已出了海，淡薄的陽光閃着的幾條冷靜的街上，除了些被風吹墮的樹葉和幾堆灰土之外，也比平時潔淨得多。轉過了長街送她到了上她自家的門口，將要分別的時候，我只緊握了她一雙冰冷的手，輕輕地對她說：「老三，請你自家珍重一點，我們以後見面的機會，恐怕很少了。」我說出了這句話之後，心裏不

曉怎麼的忽兒倏割了起來，兩隻眼睛裏同霧天似的起了一層蒙障。她彷彿也深深地朝我看了一眼，就很急促地抽了她的兩手，飛跑的奔向屋後去了。

這一天的晚上，海上有一灣眉毛似的新月照着，我和許多言語不通的南省人雜處在一艙裏吸煙。艙外的風聲浪聲很大，大家只在電燈下計算着這海船航行的速度，和到日港的時刻。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日在上海（達夫代表作）

牧夫

成仿吾

「樂山！他們決定請你去教書了。」劉志剛把他的半白的頭由兩手捧持着的報紙裏擡起來，向着默然坐在他對面的青年如是說。這位親切的老人和顏，說時充滿了熱誠的欣慰，好像朋友的好消息同時真是他自己的了。

時候已經將近中秋，晴空是一碧萬頃。晨風吹來，立刻令人神爽，如可飛去。稻田中黃熟了的禾苗，時爲一種緩而長的波動，同時并傳來一陣陣的低語。上海市外的鄉村，雖則都市的喧聲，如可隱約聽出，到底是這般寧靜而清醒。

「是的。報上登出來了嗎？昨天晚上接到了王教務長的一封信，叫我馬上去商量鐘點與功課的。」正在傾略這良晨美景的朱樂山，聽了老人給他的好消息，只簡單地答了數語，雖然心裏有無限的悲喜一時全湧上來，雖然有萬千的心事待說。

同他交好的朋友替他在N大學進言，已經不止一次；一回沒有結果，兩回沒有結果，直到暑期將

盡，還沒有好消息來。他以為是絕對沒有希望的了；昨天接到教務長的信，他以為還是沒有決定的一回事，而他的拙於交際與四圍的仇人也決不肯容他成功，終要把他的事情破壞的。然而現在居然在報上發表了！兩年來求不到職業，零落不堪的他，放棄自己專門的科學，僅靠着做些無聊的文字苟延殘喘的他，飄零無所寄託，幸蒙這親切的老人收容座末的他，現在居然可以得到一個大學教授的位置了！他見了對面的老朋友那欣喜的容顏，只覺心房激痛，蒼瘦的臉上滾下兩行灼熱的清淚來。

『他們請你去教科學，幸而不是請你去教文學呢。』他的老朋友想利用他近來對於文學界的反感，把在他心中激動了的感情緩和下去。

『啊，文學，我們的文學界，我今誓與你永遠分離了！』想起了兩年來文學界所給他的委屈，他心裏不覺有萬千的憤恨燃起。

無知的羣小所盤踞的文學界，萬惡的政界一般的文學界！這是他對於兩年來的文學界的題詞。他自與幾個朋友從事文學運動以來，幾無日不在與四圍的惡魔對壘。嫉妬他們的人不是說他們的作品無聊，便是說牠們淺薄；無知無識的人不是譏他們頹廢，便是罵他們復古。反觀這些嫉妬他們的人與無知無識的人，不是拾起外國的一二廢物來大吹特吹，便是挾一部字典來亂繙亂譯，而都朋比

爲奸，利用政黨式的組織，欲以離奇的介紹與錯誤的繙譯書來壟斷一個時代。他偶然憤不可已，寫了幾篇批評的文字，便猶如離經叛道的人一般，被他的敵人多方毒打，旁邊的人竟無一人敢出來爲他說一句話！

——科學界的朋友們！我把你們誤解了。我以前嫌你們只沒頭於你們的研究，不能作人生的觀賞，便跳出來想在文學界找出更同調的伴侶，更從容的旅伴，而今我所發見的，只是一些鷄鶩般的爭逐，與狐狸般的欺狡。我真大錯而特錯！你們畢竟是自然的肖子。我將復歸到你們隊裏去……

『那麼，你馬上去來罷！現在到上海去一趟，回來還不遲。我恭喜你！』還是親切的老人把他的思潮打斷了；他們領懇摯地握手而別。

殘暑依然猛烈，他坐在一輪的小車上，只覺背上在發燒。車夫的上衣已經濕透，臉上的汗珠如雨。他因爲左膝的關節有病，不能多走，所以想坐到吳淞，再坐火車往上海。但他坐在車上只覺心中不安，而小徑的凸凹所給車夫的困苦，他由車夫肩上的筋肉的變化，也不由得感到幾分，同時不由得覺到一股針刺一般的震痛從心窩裏發出來在他的全身一陣陣地傳走。

終於到了，他毅然跳下車來，他心裏纔覺得輕快而平靜了。雖然還不到半途，他却給了車價的全部，這另給了車夫幾個銅子。他與車夫叮嚀話別之後，頓覺大自然慈惠而澄美，也忘記了他的雙腳，只管前進，一面想念這可憐的車夫不已。

——他不是生來給人拉車的，他一樣是人的兒子，可憐的車夫！像我這樣的寄生蟲，我真不知道有什麼面目與他相見。我真遠不如他！至少他能自食其力，而我只是一個無能的寄生者！——

他在他的老朋友劉志剛家裏寄食，雖然是出自老人的好心，雖然他每天自告奮勇為老人去放馬牧牛，有時還辦些家庭的瑣事，這些都不能為他寄食他人的辯解。而最使他自己禁不起內心的苛責的，便是他所素有的對於文藝的懷疑。

——我所做的東西，除了對於自己多少有點意義之外，對於世人究竟有什麼貢獻沒有？我的作品不是沒人喜歡，我的批評不是被人稱為搗亂了嗎？即使這些話全不足信，可是我的作品對於人類究有什麼好處？能給他們一點安慰嗎？我的作品未免過於是主我的了。能使他們增進生活的意識嗎？我的才思未免在生活的面前過於無能了。對於人類既無所貢獻，而我的寄生倒先給了善良的人類不少的負擔。這可憐的車夫所備嘗的生活的痛楚，一部分怕應是當歸各於我的罷。——

——好了——他想起現在在他面前閃耀着的新的希望來——好了，我現在至少可以減去我所加給你們的這一部分的負擔了，可憐的車夫！可憐的人子！可憐的我白髮的母親！——

他想起了去年冬天回家省親的時候的事。

『兒呀？你在外邊幹什麼事？怎麼還沒有做官？你看別的人多好！』

他只低着頭不能回答。

是的，別的人都好。他家裏的裁縫，革命之後，進了一個三個月畢業的政法速成，現在已經做過了幾任的縣長。他家裏的廚房，也只幾年的光陰，居然在軍隊裏面做了團長。他在津浦車上還遇見過不只一次的。他家門口擺渡船的會大頭，也不知在那裏弄到了一點錢，三四年前，買到了一個厘金局長，自去年來，用了十八萬元買通了省政府，買通了省議會，買通了各報館，居然把一省金融的總機關造幣廠一手包辦，自己做了廠長……

這些都是革命以來人民所得到的好處。只有他呢，雖然把他的雙手十指浸糞來，還不夠計他在外國留學的年數，他却是窮不能以自存，歸國以來，終日在為衣食奔走。

——然而，可憐的白髮的母親！你現在可以對人高談：『我們家裏的樂山，也做了大學堂的教習』

了！可憐的母親！大學是最高級的學堂，大學的學生是一些最優秀的分子，大學的教員是一些最著名的博學。——

他在這樣幻想之中，不覺已經行到了吳淞鎮口。

N大學的校址在上海市的東北，地點雖然不佳，建築倒還宏壯。一進大門，便有舖滿了綠茵的操坪一片，使纔從惡濁的街市走進來的人，油然感覺一種美感，不由得要被引進了到別一個境地裏面去。

『請跟我來。』學校的號房向他點一點頭，便轉身向裏面行去，一直把他帶到一間掛有「教務長室」的牌子的房間前面。由半開着的門，已經可以看見窗前桌上，有一個中年人在那裏埋着頭寫字。號房先進去說了一聲，只見他立起身來，搖搖擺擺地直朝房門突進，門還未全打開，便聽見他口裏嚷着：

『哦，密司忒來多年不見了。』

這說話的聲音，不僅是故鄉的土音，而且確是會聽見過的；這胖胖的臉與慘白的一雙眼睛，也好

像在什麼地方見過的。朱樂山不由得只管瞪着這位教務長先生發獸。但同時只覺耳膜微響。

『我便是王繼忠，我們是老同學，你忘記了麼？』

『哦，你幾時來這裏的？我一聽你的聲音，就覺得有點奇怪。』

『說來很長，你請進來坐下。』

他依主人的招待就坐；總覺得由疑惑與驚異恢復了。室中的陳設很簡單，書架上只有些簿冊橫陳着。

『我們這大學原來是一所高等師範學堂，不原來是所中學校昇到高等師範學堂，再由高等昇到大學的。我與校長何先生同是這學堂的創辦者。我自在中學鬧事出來之後，流浪了些時，就跑到這裏來與何先生創辦了這所學堂的。你的消息，我常聽見他們說起，在報紙雜誌上我也時常看見你的名字。還是你們拼命研究學問的好，像我們這些人是什麼也弄不出來的。』

主人說到此地，舉杯吞一口茶，暫時凝神之後，繼續說下：

『我們是老同學，用不着客氣，老實講，我們現在只有幾個教國文的老先生，與幾個預備去當實辦的教會學堂的什麼學士，科學方面的好一點的教員是一個也沒有。所以前幾天開校務會議時，我

極力薦你爲科學的主任教員，決定請你來辦理一切。」

主人的話似乎已經略略說完，所以他開始在搖椅中前後搖擺。朱樂山聽了這一大篇的話，知道了教務長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知道了教員是一些什麼樣的人，頓覺這朱橙白璧的華堂，猶如除了一座木人土偶，空無一物的禪院。

「你們爲什麼不多請幾位好一點的教員呢？」

「何嘗不請？有的嫌薪水太少，有的嫌學生程度太低。」主人暫時把搖擺停住。

「你們招生時，把什麼程度做標準？」

「名義上是要中學畢業，但事實上却不能如此。若還選擇過嚴，現在這班學生，實在沒幾個有入學的資格。」

陽光已經打斜，把一株半禿了的梧桐映在西邊的玻璃窗上來往；微風悠悠吹着，送着一陣陣秋蟬的單調的聲音，益發覺得是空林深院的情景。

——我便是牧牛牧馬，寄食人家，也犯不着來這禪院驅鬼——朱樂山這般自己對自己說。

『回來了，學校的情形怎樣？』他的老朋友誠懇地接着他。

『我決計不去同他們入禪院騙人騙鬼。』

『這是怎麼一回事？』

他見老人很驚訝，便很簡單地把N大學的內容說了，末了還接着說：

『像這樣，從事教育的人只管務虛名，絲毫不重實學，致使一般青年學子也只慕大學的美名，同來欺人欺己——像這樣，我們中國的教育絕對不能進步，我們的社會也萬無改良的可能。我恨不能把這一團廢鬼一拳打得粉碎。我是餓死都不同他們去鬼混的。』他一邊說着，一邊仍復把他的草帽帶上了。

『你還要到什麼地方去？』

『我到田裏去看看馬與牛來。』辦那樣的教育，不如去教牛教馬要還安心些。說着他便轉身出去了。

暫時之後，只聞遠處吹起了一片牧牛者的歌兒。

(流浪)

王榆

鄭振鐸

那年端午節將近，天氣漸漸熱了，李媽已買了箬葉糯米回來，分別浸在涼水裏，預備裹糉子。母親忙着做香袋，預備分給孩子們掛，零零碎碎的紅緞黃綾和一束一束綠色，紫色，白色，紅色，橙色的絲線，夾滿了一本臃腫的花樣簿子。有一種將近歡宴的氣象懸繫在家庭裏，懸繫在每個人的心上。父親忙着籌款，預備還米舖，南貨舖，酒館，裁縫舖的賬。正在這時，郵差遞進了一封信，一封古式的紅簽條的信，信封上寫着不大工整的字，下款寫着「麗水王寄」。母親一看，便道：「這又是王榆來拜節的信。」納出了一張紅紅的紙，上面寫着：

恭賀

太太

大少爺 大少奶

諸位孫少爺 孫小姐

節禧

晚王榆頓首

每到一個季節，這樣的一封信必定由郵差手中遞到，不過在年底來的賀箋上，把『節禧』兩個字換成了『年禧』而已。除了王楨他自己住在我們家裏外，這樣的一封信，簡簡單單的幾個吉利的賀語，往往引起父親母親懷舊的思念。祖母也往往道：『王楨還記念着我們。不知他近况好不好？』母親道：『他的信由麗水發的，想還在那邊的釐卡上吧。』

自從祖父故後，我們家裏的舊用人，散的散了，走的走了，各自顧着自己的前途。不聽見三叔，二叔或父親有了好差事，或親戚們放了好缺份，他們是不來走動的。間或有來拜拜新年，請請安的，只打了一個千，說了幾句套話，便走了。只有王楨始終忠心如一，他沒有事便住在我們這里，替我們管管門，買菜；他也會一手很好的烹飪，便當了臨時的廚房，分去母親不少的勞苦。他有事了，有舊東家寫信來叫他去了，他便收拾行李告辭，然而每年至少有三封拜年拜節的賀片由郵差送到，不像別的用人，一去便如鴻鵠，一點消息也沒有。

我不該說王楨是『用人』。他的地位很奇特，介乎『用人』和親密的朋友之間；除了對於祖父外，他對誰都不承認自己是用人。所以他的賀片上不像別的用人偶然投來的賀片一樣，寫『沐恩王楨叩首拜賀』。只是素樸的寫着『晚王楨頓首』。然而在事實上他却是一個用人，他稱呼着太太，

少爺，少奶，孫少爺，孫小姐，而我們也只叫他王榆；他在我家時，做的也都是用人或廚子的事。他住在下房，他和別的用人們一塊兒吃飯，他到上房來時，總垂手而立，不敢坐下，雖然從不會像別的用人樣打千，叩頭。

他最愛的是酒，終日酒氣醞醞的，清秀瘦削的臉上紅紅的蒸騰着熱氣，呼吸是急促的，一開口便有一種酒糟味兒撲鼻而來。每次去買菜蔬，他總要給自己帶回一瓶花雕。飯不吃，可以的，衣服不穿，也可以的，要是禁止他一頓飯不喝酒，那便如禁止了他的生活。他雖和別的用人一塊兒吃飯，却有幾色私房的酒菜，慢慢的用箸挾着下酒。因為這樣，別人的飯早已吃完了，而他還在淺斟低酌，盡量享受他酒國的樂趣，直到粗作的老媽子等洗碗等得不耐煩了，在他身邊慢慢的說：『要洗碗了，喝完了沒有？』洗完碗還有一大堆衣裳等着洗。今天早晨，太太的帳子又換了下來。下半年還有不少的事要做呢。』

他便很高興的叱道：『你洗，你洗好了！急什麼！』他的紅紅的臉，帶着紅紅的一對眼睛，紅紅的兩個耳朵，顯着強烈的憤怒。又借端在廚房裏悻悻的獨罵着，也沒人敢和他頂嘴，而他罵的也不是專指一人。母親聽見了，便道：『王榆又在發酒風了，』但並不去禁止他，也從來不因此說他。大家都知道他的癡風，酒風一發完，便好好的。

他雖飲酒使氣，在廚房裏罵着，可是一到了上房，儘管酒氣醞釀，總還是垂手而立，啞啞連聲，從不會開口頂撞過上頭的人，就連小孩子他也從不會背後罵過，——這在別的用人是常常如此的。

偶然有新來的用人，看不慣他的傲慢使氣的樣子，不免要抵觸他幾句，他便大發牢騷道：

『你要曉得，我不是做用人的人，我也曾做過師爺，做過卡長，我掙過好幾十塊錢一個月。我在這裏是幫忙的，不像你們！你們這些貪吃懶做的東西！』

真的，他做過師爺，做過卡長，掙過好幾十塊錢一個月，他並不會說謊。他的父親當過小官僚，他也讀過幾年書，認識一點字。他父親死後，便到我祖父這裏來，做一個小小的司事。他的家眷也帶來住在我們的門口。他有母親，有妻，有兩個女兒。在我們家裏，我們看他送了他的第二個女兒和妻的死。他心裏便一天天的不佳。一天天的愛喝酒，而他的地位也一天天的低落。他會自己燒菜，而且燒得很好。反正沒有事，便自動的跑到我們廚房裏來幫忙，漸漸就成爲一個『上流的廚子』，也可謂『愛美的廚子』。祖父也就非吃他燒的菜不可。到了祖父有好差事時，他便又舍廚子而司事，而卡長了。祖父故後，他也帶了女兒回鄉。我們再見他時，便是一個光身的人，愛喝酒，愛使氣。他常住在我們家裏，由愛美的廚子而爲職業的廚子，還愛着看門。

他常常帶我出門，用他淒淒的收入，買了不少花生米，薄荷糖之類，使我的大衣袋鼓了起來。但他見我在泥地裏玩，和街上的『小浪子』『搵錢』或在石階沿跳上跳下，或動手打小丫頭，便正顏厲色的干涉道：『孫少爺不要這樣，衣服弄醜了，』孫少爺不要跟他們做這下流事，『孫少爺不要這樣跳，要跌破了頭的，』或『孫少爺不要打她，也是好好人家的子女！』我橫被干涉，橫被打斷興趣，往往厲聲的回報他道：『不要你管！』

他和聲的說道：『好好，同去問你祖母看，我該不該說你。』他的手便來牽我的手。我連忙飛奔的自動的逃進了屋。所以我幼時最怕他的干涉。往往正在『搵錢』搵得高興時，一眼見他遠遠的走來，便拋下錢，很快的跑進大門去，免得被他見了說話。

全家的人都看重他，不當他是用人，連父親和叔叔們也都和顏的對他說話，從不會有過一次的變色的訓斥，或用什麼重話責罵他——也許連輕話也不會說過——他是一個很有身分的用人（？）但我這個稱謂是不對的，所以底下又加了一個疑問號，不過我實在想不出什麼別的恰當的語句來稱他，他的地位是這樣的奇特……

我第一次到上海來，預備轉赴北京入大學，這時，王榆正在上海電報局裏當一個小司事，一月也

有三四十元。他知道我經過上海，便跑來見我，殷勤的邀我到酒樓裏喝酒去。我生平第一次踏到這樣的酒樓。樓下櫃臺上滿放着一盆一盆的燻炙的鷄鴨肝腸，牆邊滿排着一壘一壘的紹興酒。樓梯邊空處是幾張方桌子，幾個人正在喝着酒，桌上只有幾小碟的冷菜。王榆領我一直上樓，倚着靠窗的一張方桌坐下。他自己又下樓去，說道：『就來的，就來的，請坐一坐。』窗外是一條一條的電線，時時動蕩着，嗤嗤的聲音，由遠而近，連支線的鐵柱上也似有嗚嗚的聲音，接着便是一輛電車駛過了。車過後，電線動蕩得更厲害，這條線的動蕩還未停止，而那邊的電線上又有嗤嗤的聲音了。車過後，遠處的電線上還不時發出燦爛的火光。我的幻想差不多隨電線而動蕩着。而王榆已雙手捧了幾包報紙包着的東西上樓來。解開了報紙，裏面是白鷄，燒鴨，燻腦子之類，正是樓下櫃臺陳列着的東西。他道：『自己下去買，比叫他們去買便宜得多了。』我們喝着酒，談着，他的話還是帶有教訓的氣味，如當我孩提時對我說的一樣。我有點不大高興，勉強敷衍着。他喝了酒，話更多，紅紅的一張清秀瘦削的臉，紅紅的細筋顯現在眼白上，而耳朵也連根都紅了，嘴裏是酒氣噴人。我直待他酒喝夠了，才立起來說：『謝謝了，要回去了。』他連忙攔阻着道：『還有麵呢。』一面又叫道：『夥計，夥計，麵快來！』

我由北京回到上海時，他已先一年離開了。聽人家說，電報局長換了人，他也連帶的走了，住在那

個舊局長家裏——他也是他的舊東家——充當廚子。但常常喝酒，發癲氣，太太很不高興他，因此他便走了，不知到什麼地方去。這一年的年底，我接到一封古式的紅簽條的信。像這樣的信封，我是許多年不會見到了。從熟悉的不大工整的字體上，我知道這是王榆的拜年信。這一次他只寫着：『恭賀大少奶，孫少爺，孫小姐年禧。』因為只有我母親和妹妹和我同住在上海。賀箋之外，還有一張八行箋，還有兩張當票。他信上說，他現在在吉林，前次在上海時，曾當了幾件衣服，不贖很可惜，所以，把當票寄來，請我代贖。我正在忙的時候，把這信往抽屜裏一塞。過了十幾天不會想起，還是母親道：『王榆的當票，你怎麼還不替他去取贖呢？我到抽屜裏找時，再也找不到這封信和這兩張當票。我想，大約已經滿期了吧。他信上說快要滿期了，一定要立刻去取。我很難過不會替他辦好這一事。然而到了第二節，他又寫信來拜節了，却沒有提起贖當的事。我見了這『恭賀少奶孫少爺節禧』的賀箋，便覺得會做了一件負心的事，一件不及補救的負心的事。』

在我結婚之前，合家已經遷居到上海來，祖母也來了，且帶了幾個老家人，王榆這時正由吉林到上海，祖母便也留着他幫忙。在家裏，在禮堂裏，他忙了好幾天。到結婚的那一天，人人都到禮堂去，沒有肯在家裏留守的，只有他却自告奮勇的說道：『我在家裏好了，你們都去。』這使我們很安心，他是比

別人更可靠，更忠心於所事的。這一天他整天的不出門，酒也喝得少些，我們應酬了客人，累了一天後，在午夜方才回家。而他已把大門大開着，大廳上點了明亮亮的一對大紅燭，幫忙的人也有幾個已先時回來，都在等候着。一見汽車進了弄口，他便指揮衆人點着鞭炮，在霹靂拍拍的響聲中，迎接我們歸來，迎接新娘子的第一次到家。他見我的妻和我只在祖先神座前鞠躬了幾下，似乎不大高興，可是不敢說什麼。

他在這裏，暫時屈就了廚子的職務。在他未來之前，我家裏先已有兩個用人。這兩個用人見他那麼傲慢而古板的樣子，都不大高興。他還是照常的喝着酒，從從容容的一筷一筷挾着他私有的下酒的菜，慢慢的喝着。喝了酒，臉色紅紅的，眼睛紅紅的，耳朵連頭頸都紅紅的，而一口的酒糟氣，就在三尺外的人都聞得到。且還依舊借端發癢風，倖倖的罵這個，罵那個，還指揮着這個，那個，做這事，做那事，做得不如意，便又倖倖的罵着，比上人更嚴厲。爲了他這樣，那兩個原來的用人也不知和他吵過幾回嘴，上來向母親控訴過幾次。母親只是說道：「他是老太爺的舊人，你們讓這些，一會兒就會好好的。」他們見母親這樣的縱容他，更覺不服，便上來向我的妻控訴着。有好幾次，他們私自對我的妻說：「王給做廚子真好舒服！他把好菜留給自己下酒，却把壞的東西給主子吃。昨天，中飯，買了一條黃魚，他

把最好的中段切下來自己清燉了吃，魚頭和魚尾却做了主子的飯菜。那有這樣的廚子！第二天，他們又來報告道：『昨天中飯，他又把鹹蟹的紅膏留下自己吃了，蟹殼和蟹肉却做了飯菜。』如此的，不止報告了十幾次。我的妻留心考察飯菜，使真的發現黃魚是沒有中段的，鹹蟹的紅膏只寥寥可數的幾小塊放在盤子裏。她把這事對我說了，也很不以為然。我說道：『隨他去好了，他是祖父的舊人。』

「是舊人，難道便可以如此舒服不成！」妻很生氣的說着。我默默的，不說什麼。

過了一二月，幫忙的老家人都散去了，只有王榆，祖母還留他在廚房裏幫忙，然而口舌一天天的多了，甚至，底下人上來向妻說，他是這般那般的對少奶奶不恭敬，聽說什麼菜是少奶奶要買的，他便道：『我不會買這菜，』連少奶奶天天吃的鷄子，他也不肯去買。這樣的話，使妻更不高興。

有一次，他領了五塊錢去買菜，菜也沒買，便回來在廚房裏咕嚕咕嚕的罵人，說是中途把錢失落了。幾個底下人說：『一定是假裝的，是他自己用去了，還了酒賬了。』但妻見他窘急得可憐，又補了五塊錢給他。他連謝也不說一聲，還是長着臉提了菜籃出門。這又使妻很生氣。

妻見我回家，便憤憤的又把這事告訴了我。我慰她道：『他是舊人，很忠心的，一定不會說假話。』

妻道：『是舊人，是舊人，總是這樣說。既然他如此忠心，不如把家務都交給他管好了！』

我知道這樣的情勢，一定不能更長久的維持下去，而王榆他自己也常想告辭，說工錢實在不夠用，并且也受不了那末多的閒氣。然而他到那里去好呢？這樣的古板的人物，古怪的癖氣，這樣的使酒設罵的習慣，非相知有素的人家，又誰能容得下他呢？我爲了這事躊躇了好幾天。後來，和幾個朋友商定，叫他到一個與我們有關係的俱樂部裏去當聽差，事務很閒空，而且工錢也比較的多。他去了，還是一天天的喝酒，喝得臉紅紅的，眼睛紅紅的，耳朵連頭頸都紅紅的，一開口便酒氣憤人。他自己燒飯燒菜吃，很舒適，很舒適的獨酌着，無論喝到什麼時候都沒人去管他。然而，他只是孤寂的一個人，連癖氣也無從發，又沒有一個人可以給他罵，給他指揮，而且淺淺的工資，又實在不夠他買酒買菜吃。他常常到我家裏來，向我訴說工錢太少，不夠用。又說，閒人太多，進進出出，一天到晚開門關門，實在忙不了。我嘴裏不便說什麼，心裏却有些不以他爲然。

然而他雖窮困，却還時時燒了一鉢或一磁缸祖母愛吃的菜蔬，送了來孝敬給『太太』吃。祖母也常拿錢叫他買東買西，叫他燒好了送來。『外江』廚子燒的菜，她老人家實在吃不慣。

有一次，俱樂部裏住着一個我們很要好的朋友。他新從天津來，沒地方住，我們便請他住到俱樂部一間空房裏去。於是王榆每天多了倒險水，泡茶，買香煙等等的雜事，門也要多開好幾次。多關好幾

次他又跑來對我訴說，他是專管看門的，看門有疏忽，是他的責任，別的事實在不能管。我說道：『他不過住幾天便走的，暫時請你幫忙幫忙吧。』而心裏實在不以為他爲然。

有一天清晨，他如有重大事故似的跑來悄悄的對我說：『你的那位朋友，昨夜一夜沒回來，今天一回來，便和衣倒在牀上睡了，不知他幹的什麼事。我看他的樣子不大對，要小心他。』又說道：『等了一夜的門，等到天亮，這事我實在不能幹下去。』我只勸慰他道：『不過幾天的工夫，你且忍耐些。他大約晚上有應酬，或是打牌，你不必去理會他的事。』而心裏更不以為他的多管閑事，愛批評人的態度爲然。

過了幾天，他又如有重大事故似的跑來悄悄的對我說：『你的朋友大約不是一個好人。他一定賭得很利害，昨夜又沒有回來。今天一回來，便用白布包袱包了一大堆的衣服拿出門，大約是上當舖去的。這樣的朋友，你要少和他來往。』我默默不說什麼，而心裏更不以為然。我相信這位朋友相信他決不會如此，我很不高興與王楹這樣的胡亂猜想，胡亂下批評，且這樣的看不起他。

過了幾天，在清早，他更着急的又跑來找我，懷着重大秘密要告訴我似的。我們立在階沿，太陽和煦的把樹影子投照在我們的身上。他悄悄地说道：『我打聽得千真萬確了，他實在是去賭的。前天出

去了，竟兩天兩夜不會回來。這樣的人你千萬不要再和他來往，也千萬不要再借錢給他，他是拿錢去賭的。」我再也忍不住了，我相信這位朋友決不會如此，我不願意這位朋友被他侮辱到這個地步。我氣憤憤的一脚把階沿陳設着的兩盆花，猛力踢下天井去，砰的碎聲，兩個綠色的花盆都變成片片了，同時厲聲的說道：『要你管他的事做什麼！』他一聲不響的轉身走出大門，非常之快快的。

我望着他的背影，心裏後悔不迭；他不曾從祖父那里受到過這樣厲聲的訓斥，不曾從父親那里受到過這樣厲聲的訓斥，不曾從叔叔那里受到過這樣厲聲的訓斥，如今却從我這裏受到！我當時真是後悔，真是不安——至今一想起還是不安——很想立刻追去向他告罪，但自尊心把我的脚步留住了。我悵然的望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大門外。我想他心裏一定是十分的難過的。他殷殷的三番兩次跑來告訴我，完全是爲了同我關切之故，而我却給他以這樣大的侮辱，這侮辱他從不曾受之於祖父，父親，二叔，三叔或別的舊東家的。唉，這不可追補的遺憾！我願他能寬恕了我，我願向他告一個十個百個的罪。也許他早已忘記了這事，然而我永不能忘記。

又過了幾天，好幾個朋友才紛紛的來告訴我，這位朋友是如何如何的沈溺於賭博，甚至一夜輸了好幾千元，被人迫得要去投江。凡能借到錢的地方，他都設法去借過了，有的幾百，有的幾十。他們要

我去勸他。王楨的話證實了他的猜疑，一點也不會錯。他可以說是許多友人中最先發現這位朋友的狂賭的。王楨的話證實了，而我的心裏更是不安。我幾乎不敢再見到他。我斥責自己這樣的不聰明，這樣的不相信如此忠懇而親切的老人家的話！

然而，他還在俱樂部看着門，並不因此一怒而去；大約他並不把這個腐聲的斥責看得太嚴重了吧。這使我略覺寬心。但隔了兩個月，他終於留不住了，自己告退了回去。促他告退的直接原因是：俱樂部來來往往的人太多；有一天，他出去買菜，由裏邊出外的人，開了門不會關好，因此，一個小偷掩了進來，把他的一箱衣服都偷走了。他說道：『這樣的地方不能再住下去了！』於是，在悻悻的獨自罵了幾天之後，在用墨筆畫了一個四不像的人體，頸上鎖着鐵鍊，上面寫道：『偷我衣服的賊骨頭，』把他用釘釘在牆上幾天之後，他便向我和幾位朋友說，要回家了，請另外找一個看門的人。我道：『回家還不是沒事做，何妨多留幾個月，等有好差事了再走不晚。』他道：『這里不能再住了，工錢又少，又辛苦，且偷了那末多的東西去，實在不能再住了，再住下去，一定還要失東西。回去先住在女兒家裏，且順便看看母親，有好幾年不見她了。住在那里等機會也是一樣的。』

我們很不安，湊了一點錢，償補他失去衣物的損失。他收了錢，只淡淡的說了聲謝謝。

此後每逢一個年節，他還是寄那紅紅的賀箋來，不過賀箋上，在「恭賀太太，大少爺，孫少爺」之下，又加添了一個「孫少奶奶」的稱謂。從去年起，他的賀箋的信封上，寫的是「水亭分卡王寄」，顯然的他有了很好的差事，又做了卡長了。

祝福這個忠懇的古直的人！

（小說月報）

梔子花球

趙景深

是寂靜的夏午。窗幔低垂着，好像一個默禱的少女。盞香篆盒裏透出催眠的香縷，裊裊地蠕動。牀頂的一個用篾和緞絲穿成的梔子花球已經快要萎謝了！在這樣的霧圍氣中，牀上睡着一個久病的小母親。她的面色枯黃，彷彿秋天的落葉；呵，她是爲了擔負人類最大的使命而犧牲快樂的呀。

只聽得嬰兒的爸爸拿湯匙攪和着藥的聲音。

『我的易兒呢？』小母親迷糊地謔語着。

他手裏拿着湯匙和藥杯，輕輕的腳步走向牀邊，微微的撫了撫她的身子說：『安靜地養養神罷，你的易兒也在他祖母的懷裏睡熟了，我在替你調藥呢。』

歇了一會，她勉強支着左肘，無力地從他拿着的藥杯裏啜了一口，便即躺下。後來又照樣的起來啜了一口。第三次支撐着起來時，擡起一雙天真的，失神的眼，睜得很大很大，右手急急的拉着他的臂膊說：

『恐怕終是個爲難罷？』

『且吃藥，莫爲別的煩惱，』他低着頭，竭力掩飾他的悲苦。

『你叫我怎麼吃得下呢！我的生命就是易兒，易兒有什麼長短，我是不願再活在這世上的。我們總得替易兒僱個乳娘纔好。』她蹙着眉說。

『且吃藥，乳娘我自方法去僱，』他這樣哄着她吃了藥。

她靠在高高墊着被褥的枕上苦笑着說：『說呀，你有什麼法子？那里來的錢呢？』

『……』坐在牀沿的他只是低着頭。

『媽媽呢，年紀這樣大了。養大了兒子，還要她撫養孫兒，真是罪過！我們做小輩的，心裏不安得很呀！況且我們家裏又不曾僱娘姨，媽媽又要領易兒，又要做粗事，那里忙得過來？我又偏偏產後得了重病，纏綿了兩個多月，一直到如今不曾痊愈。奶呢，易兒吃了兩天就乾了；人呢，是爬不起來。不然，真要自己來領易兒，一切事都讓媽媽做，真是太過意了呢。』

他想起他母親的狼狽情形來。剛剛把鍋放在洋風爐上，油放好了，鯽魚也放下了，預備拿着鏟子去炸的時候，忽然睡熟在牀上的易兒醒了，哇哇的哭個不了，他爲了要賣文爲活不能放下筆來抱兒

子，她又倒在牀上爬不起來，這真可把做祖母的窘壞了；有時吹熄了火，有時只好聽憑易兒去哭。她只有兩隻手，丟下這個也不行，放下那個也不行。

『是呀，他真狠狠極了，大約乳娘無論如何是不能不僱的了。』

『錢呢？那里來的錢呢？我聽人家說，上海乳娘不容易僱，要先付三個月的工資。上工以後，還要做法裳給她穿，好吃好用的。』她說。

他沈吟了一會。『那麼僱個娘罷。易兒只好暫且仍由他的祖母看護，這樣或者媽媽不至於過分忙碌了。』

『要僱自然是僱乳娘好。易兒成天的吃牛奶總不及人奶來得滋養。鄰家的阿歡不是幾個月就長得白白胖胖的麼？只有我們的易兒是這樣的瘦弱！唉！僱娘姨也好罷，總比現在的情形好一點。媽媽也夠勞苦了，半夜裏總是被易兒哭醒，睜眼朦朧的起來替易兒沖牛奶。可是，僱娘姨的錢你有麼？』

『這倒還容易，好在試工三日以後，她纔要錢。』

是黃昏的時候，被綠紗罩着的電燈發出幽澹的光。小母親仍睡在牀上，他坐在牀沿看書，祖母抱

着易兒坐在窗前，頭兒一點一點的，嘴裏雖仍模糊的哼着催眠歌，而被催眠的倒快要是她自己了。

一切都在夢幻的靜境裏。

突然轟的一聲，衝破了靜境，使得他拋開了書，瞪呆了眼，又聽得窒窒着的，哭不出來的小兒啼聲，嚇得帶病的她很快的爬起來抱緊了他的腰顫抖。原來疲倦了的祖母睡熟了，不自覺的易兒便從她的臂上滑到地板上去了。

她哭泣了；不是他阻止着她，她一定要下牀來看看她唯一的生命易兒究竟是怎樣了。

好心的鄰人聚了攏來，擠滿了一間本已堆滿箱籠什物的小房間。

「啊呀，眼睛是閉着呢。」一個驚詫的聲音。

「讓我去看看呀，不要拉牢我的臂膊。」那邊牀上的小母親哭嚶着。

「啊呀，跌得這樣重，他失去了知覺呢。」又一個冒失的聲音。

「讓我去看看呀，讓我去看看呀！」小母親越加哭泣了。

碗子花球搖搖欲墜的顫抖着。

易兒幸虧得沒有什麼意外。

「天可憐見着呢，」她說。

他不得不立刻到薦頭店請娘姨了。但他的衣衫先就使娘姨看不起。娘姨穿得齊齊整整，一身灰色的紡綢衫褲。

「先說好了，飯我是不做的，」說時把嘴一撇，頭兒一偏，「針線倒可以做。」

「好好，飯就不要你袁罷，」急於用人的他只好答應，心想多少總可以替媽媽分一點勞。於是娘姨隨他到了家，立在房門口。

「飯不袁，小孩的尿布是要洗的。」她急急的說。

「尿布我可不洗，」娘姨連連的搖着手，腳還沒有站得穩，看看這箱籠什物亂堆着的小房間，彷彿有什麼豺狼追趕她似的，很快的，很快的一瞬間就跑了！

他和她默默相對無言，良久良久，彼此的眼睛模糊得看不見彼此。怕不是窗幔低垂着的緣故，遮蔽了光罷？怕不是香縷繚繞着的緣故，薰迷了眼罷？

梔子花球披上夜神的黑紗了！

(小說月報)

新同學

許欽文

——怎麼這樣高興，有了什麼得意的事情了呢？

——可有什麼得意的事情呢，我何嘗高興？

——不高興爲什麼老是笑着的呢，我遠遠地望見時你就笑着，現在還是這樣笑着？

——笑哪裏一定因爲有了得意的事情，哪裏一定因爲高興；心理學上不是有得講着，笑的原因很多：有的因爲沒有辦法，表示無可奈何；有的因爲看不慣人，表示輕視；也有因爲仇視，表示惡意，所謂「笑裏藏刀的」，也有因爲精神失了常態，由於不知不覺，所謂「歇斯的里」的；有些人一天到晚地笑個不了，形代上好像很快樂，但是內心只有苦悶，那是所謂苦笑的了。

——好了好了，你心理學委實讀得熟，可是現在並不就要考試，且問你剛才才是爲着什麼笑的呢？

——我委實並非因爲有了得意的事情，老實說，也可以說是苦笑的一種，這種笑決不是真心快樂的表現，你在我底臉上一點也看不出來麼？

——自然看得出，你臉上愁苦的神氣顯得很濃厚，我早知道你是冷笑，只是覺得不好意思直說，姑且探探你底口氣，故意問你有了什麼得意的事情罷了，但是究竟爲着什麼呢？

——事情本來並不一定和我直接有關係，可謂機遇不好，我竟觸了個煤頭。我偶然到外操場去散步，望見有隊女同學正在一邊擲籃球。就走了過去，因爲她們都是新來的，也還擲得有勁，覺得有趣，一時高興，也就停在那裏看她們了。不料她們竟因此仇視了我：當初只是東一個西一個嗤嗤地叫；後來有幾個常是看着我出神地笑，我還以爲並非專對着我表示；可是終於許多個都看着我，很明顯地表示輕視地笑了，好像看女同學擲球原是不應該的行爲。她們不但是在擲球的時候，那天同在路廊裏走，她們兩個人並在一起，我因爲覺得生疏，不覺順眼看了她們一下，她們馬上板起臉孔，而且等我走了幾步以後就都哼了我一聲。這樣少見多怪，好像她們原都是剛由閨房裏放出來的，所以一見着我們男子，——不是遠遠地避去，就鬼鬼祟祟地做出莫名其妙的事情來，總之醜態百出；其實，現在一般中學還是不會開放，純陰性的女子，中學委實和閨房差不多，也無怪其然了！

——原來如此，哈哈，楊芝昌！你要這樣冷笑，原只因爲新來的女同學裏不稱意。我想你一定是看得很凶的，一定因爲你對於她們看得太凶了，她們才設法報復你，雖然不能說全都很好，但我覺得新

同學中有許多都都不錯，很健康，很有精神，許多新來的男同學都是挺着胸氣勢昂昂的，踢起球來，高是高得來超過紀念廳底屋頂，遠也遠得來幾乎球門一脚對衝。至於新來的女同學，固然沒有束胸的習慣，只論兩條腿，平均計算，比較舊有的幾位女同學總要粗得一倍罷，而且活潑，跑跑跳跳地老是高興着的！

——這是的確的，新來的女同學比舊有的幾位來得強健，而且並不搽脂擦粉，顯得很美，更其是兩條腿，不但粗壯，而且挺秀多勁，無論穿着軟底鞋拍拍地跑，或者硬底鞋得地走，都是有力的表現，所以我常要不自主地看她們。她們底身體方面我很讚美。只是她們底心理方面總覺得太壞了！

——其實她們底心理方面也很不錯，只說組織的能力罷，她們來得不多時候，籃球隊和網球隊固然早就成功，級會也已成立，而且拍照相，而且聽說就要出一種級刊了，這種固然遠勝於舊有的女同學，也是比我們男同學有精神得多了罷！

——這個我也承認，但我總覺得她們不行；她們對於我們男同學總欠大方，總太小器了！

——可是，楊芝昌！這我以前也會像你這樣想過，現在却只覺得她們是好的了；女子正在運動的時候，除非正式比賽或者有了準備的特定期間，總是討厭男子去看的。其實怕也只討厭像我們的男

子去看，如果是很小的小學生，老頭子或者校役等，她們就不介意了。

——爲什麼？

——這你還不明白麼？那種人是不會和她們發生關係的。我們是，她們也知道我們是在注意她們的，在隨便運動的時候，衣服固然不會整齊，頭髮也必亂披，有吊眼疤的就遮不住了。而且初次運動的往往因爲不得法怕羞，總之怕有見笑的地方。有種女子性情懦弱，就是心裏很不以爲然，也不會明白表示。她們勇敢，要反抗就反抗，討厭你就明明白白地攻擊你。無論如何，她們這種精神總是值得讚美的呀！

——照你談來，我還是不必生氣的了？

——自然囉，你在這種地方是不應該生氣的。

——但你爲什麼總是從她們底好的方面着想的呢？杜永林！照你底神氣看來，好像新的女同學中原有着個是你底愛人的了？

——我底愛人啊！誰是我底愛人呢？楊芝昌！你爲什麼要這樣問我的呢？

——不是已經給我猜着了麼？從你底神情實在很可以知道，老實說說有什麼要緊呢，我們已是

很託熟的了？

——可是我實在並沒有愛人在新的女同學中，不過，楊芝昌！既然這樣，我就老實告訴你事情罷；在新的女同學中，我雖然並沒有相互愛着的，却有一個是我所欽佩，我很愛慕，而且曾經同桌喫了許多餐飯的。

——是誰呢？

——姓名且不明說罷，反正說了你並不會就知道，新的女同學中你有幾個可已認得了呢？我只要把事情老老實實地告訴你就是了。

——這倒也不錯，那末趕緊說罷！

——我並非一向認識她，是兩個多月以前才見面的。從前只知道我那村中有個大夫第，是個快要坍了的破臺門，總以為是份很守舊的人家；不料三個來月以前有個朋友來託我，說是大夫第裏有位姑娘想跟我到這裏來考學校，知道我在這裏已多年，希望我多多照顧。後來見了面，竟是個很聰敏，很明白，而且非常努力的女——照樓先生所說，就稱她作女郎罷，她實在是美麗而且品學兼優的呀！

——她是和你同道來的麼？

——對呀，我是爲着陪她來考試，特地提前趕來的。她一由我那朋友介紹會見以後，就接連地來到我裏，打聽這個，打聽那個，問長問短，却毫不使人討厭；她對於升學的用心和努力，實在使我感動，我不由得情願地替她做事，再也不戀家鄉，就早早地同道出來了。

——自然囉，爲着這樣的女郎，哪有不甘甘心的呢？

——你不要這麼說，我的確只是爲着她底用心和努力感動，她是很壯嚴的，也是很誠懇的，平常我們想想，總覺得和可愛的女子在一起可以很愉快有趣，但是當時我和她，更其是只有我和她兩個人在一處的時候，我總覺得很爲難，怕對付不好，她却很自然，而且時常照顧我，她實在給我做了許多事情，喫飯時總是由她先盛好了飯才叫我的，同道喝茶時也總由她先把茶杯仔細洗乾淨，由她從茶壺倒在杯中。總之共同的事情差不多都是由她爭先去做的。因爲要我陪伴她，也因為我是提前來的，學校裏還不便搬進來住，所以同道住在客棧裏。

——你和她是同在一個房間裏住的麼？

——不，各人一個房間，只都是很小的，兩間合起來恐怕還只有普通房間一個大；不過兩間連在一起，所謂貼隔壁，她住三十一號，我是三十二號。而且房子不講究，分間的板壁纔很大——她真用功

呢，晚上燈光總比我息得遲，早晨天還沒有亮，她就點起燈來讀書了。

——板壁縫很大，那末她在睡覺的時候你很可能偷看了，是不是？

——不，這種念頭當時我也曾有過，但是當即打消了，好像她在無形中施用着一種力，使我感到慚愧，不敢稍有輕浮的舉動，可是她到好像常在壁縫看我的，有一次，是午後，忽然狂風大雨，我因為多跑了路疲倦了，睡着一點也不覺得，她就走過來替我關上了窗，並且給我蓋上了條線毯，線毯落到胸上的時候我驚醒了，睜眼一看，一團蓬鬆的頭髮下面閃着兩個亮晶晶的眼球，那紅潤的臉上跳躍着多趣的微笑。

——哦！你怎麼辦呢，杜永林？

——知道我醒了，她就這樣說『天發大風雨了，我怕你受寒，所以給你蓋東西。』她說的那種聲音，我還記得很清楚呢，真動聽呀！

——後來怎麼呢？她就願自走了麼？

——不。

——她本來想就走，但你把她一手拖住了，是不是？

——也不是，我還沒有什麼表示，她已在我底身旁眠牀邊上坐下了。

——那末怎麼呢？

——我們就講起話來了。

——她說她愛你，是不是？

——不。

——那末你說你愛她？

——也不是，她是和我討論問題呀。

——什麼？「結婚必需由於戀愛」這總可以猜着了把！

——你不要老是從這一方面着想，她底問題是「Some 和 Any 用法底區別有幾條等等」

——可是她底手你總已握過了把？

——怎麼你還是要從這一方面着想呢？正式握手是一次也不會有過，有時因為爭先做事偶然於無意中碰着了，我還覺得不好意思呢！這真使我到了現在還是想不通：平常我們想接近個女同學是千難萬難，怎麼有了這樣的機會，當時我竟連手也不握她一次呢？

——你原是個傻瓜呀！阿木林！豬頭三！哈哈！

——你不要笑我；到了那種時候，你也會這樣的；像她的委實於無形中有着一種力量，是使人不敢隨便的呀！

——這且不說，我問你，現在還和她時常接近沒有呢？

——從進校以後第二天起，我一直沒有和她說過話，有時偶然會見了，也只遠遠地互相笑一笑，算作招呼罷了。但是，楊芝昌就都老實告訴你了罷；我底心弦却是常在爲着她猛烈地波動的呀！

二七，一二，一九三〇。（新同學）

獅子

巴金

外面落着淅淅的雨，夜已經很遲了，遠遠地送來聖母院底沉重的，憂鬱的鐘聲，正是十二下。桌子上擺放着一本某名人底通信集，在黯淡的燈光之下一行一行的字跡似乎都消滅了。在我底眼裏只映着這樣的一句話：

「獅子餓餓了的時候，他便會怒吼起來。」

漸漸地連這一句話也不見了，我底面前立着一個人影，我認得這是「獅子。」

說起來這是六七年前的事了，我那時還在C地的中學裏。

有一天在午飯後的休息時間裏我正和同學在學校門前的草地上踢球，第五班的白克把球向我踢來，我一脚接上去，球端端正正撞在門房底玻璃窗上，把玻璃打個粉碎，球落進門房裏去了。在場的學生都大叫起來。我呆呆的立着，直視着那破了的窗戶，不敢動一動，也不敢響一響，汗珠往額下流，

全身發起熱來。學監莫勒地耶走到我底面前，擰着我底耳朵，在我底臉上打了四五下。我痛得哭了，用手揉着臉，眼淚蒙蔽了我底眼睛。各班的同學們在我周圍大笑。我感到了一種形容不出來的奇恥大辱。我恨莫勒地耶。我要對這「獅子」復仇。

實在，掉號「獅子」的莫勒地耶是全校學生所最不喜歡的人。我們雖然討厭總學監格南，但我們更討厭他。他底披着長髮的頭，他底冷酷的相貌，他底暴躁的性情使我們給他取了這個「獅子」的綽號。他來這里有兩年多了，其餘的三個學監已經換了幾次，他一個人老是在這里。沒有一點笑容，沒有一句親切的話，只是打，只是罵，這就是他管理學生的方法。當他發怒的時候，兩隻眼睛圓圓地睜開，口大大張着，同學們看見這樣子，知道獅子在咆哮了，馬上便靜了下來，或者避開一點，讓一個人遠遠站着，不去理他。也有些時候我們氣不過了，便鬧起來故意和他搗亂，那是他也沒有辦法。

尤其討厭的是在寢室裏我們睡下以後，若遇着別的學監當值，那人就馬上不作聲了，我們說一兩句話也不要緊；若遇着獅子當值的時候，他一定要在寢室裏踱來踱去，整整走一個鐘頭，要到了敲十點鐘他才肯安靜下來。他不許我們說一句話，而他底皮鞋底響聲又妨礙着我們底睡眠。我們屢次商量想懲治他一下，以便給他一個好教訓，但總想不出好的辦法來。

時間很快地過去了，我也忘卻了我底受辱與復仇。但天幸我卻得着了一個機會。

一個禮拜日，校長夫婦坐他們底汽車出去了，學校裏還留着二三十個未回家的同學。在三點鐘的光景，我因為肚饑，不能等到四點鐘喫麵包的時候，便一個人私下跑到膳堂裏去拿麵包。膳堂裏沒有了，我想去問女廚子去討，廚房就在膳堂隔壁，我輕腳輕手地走，剛要跨進廚房底門檻，忽然注意廚房裏有男女談話的聲音。我便從板壁縫裏窺過去。女廚子白朗西坐在那切麵包的長桌上，蹣着腿，我們底獅子站在她底面前和她說什麼。我這時候真是快活極了，麵包也不要了，連忙輕腳輕手地走了出去。我並不把這有趣的消息告訴同學，我只望着他們笑，我說：「我現在有方法制服獅子了。」

這晚上便是應該獅子在寢室裏當值，我正可以利用這機會。我心裏暗笑。我不能忍耐地盼望着九點鐘之到來。我想無論如何獅子今晚上一定要落在我底圈套裏，他一定會向我投降。

我們都躺臥在牀上了，獅子照例地在房裏踱着。我笑嘻嘻地望着他，但他却不會注意到我。

「白克，」我叫那睡在左邊的牀上的第五班同學道，「我告訴你……」

「閉嘴，」獅子掉過頭怒吼起來。

我們寧靜了一會兒。

「女廚子白朗西倒還漂亮！莫勒地耶先生，是不是？」我帶笑地說。

「你說什麼？你這小豬！」獅子這樣怒吼着，大步向我走來，他站在我底牀前，圓睜着雙眼，捏着兩個拳頭，正要打下來。

我駭着了，勇氣也消去了，下面的話不覺衝口而出：

「在廚房，說情話，我看見。我要告訴東家。」（注）

（注）法國中學生常稱校長作東家。

獅子底拳頭在我底臉上晃，但始終沒有落下來。他底眼裏差不多要冒出火，他閉着嘴，咬緊牙齒，做出一個歪臉，恨恨地望了我許久，恨不得將我吞食下去似的。最後他嘆息了一聲，便離開我底牀邊，他馬上就滅燈睡了。

我心裏非常快活，這一次我是大獲全勝了。

第二天早晨上第一堂課的時候，佛朗得爾先生還沒有來，獅子領着我們這一班進課堂，我走在最後。

「午飯後到我底房裏來，」獅子低聲在我底耳邊說。我點了點頭，便進課堂去了。

「他要玩什麼花頭？」我解答不出這個疑問，我在課堂裏思索，但佛朗得爾先生來了。今天又輪着我上去背誦文選。

午飯時我喫得很快，不能忍耐地等候着校長底「完了」的聲音。我走出了飯廳，在門口等着獅子。獅子一出來看見我，便叫道：「布勒芒，我便跟他到他底房裏去了。

他底房間在閣樓上，是非常之小，房裏也沒有什麼陳設。他叫我坐在這屋裏的唯一的椅子上，他便坐在牀邊。

我不知道他要玩什麼花頭，坐在那裏很是拘束，心裏也很惶惑。我頗後悔不該跟了他進來。我想着操場上的陽光，空氣和球戲。同學們底絮絮聲從窗戶傳進來，把我底心牽引去了。但我知道在我底前面便坐着那可怕的獅子。

「布勒芒，聽我說，獅子今天似乎變樣了。他顯露出了我們從來不曾看見他有過的那種溫和親切的樣子，聲音也很是柔和，但略有點悲愴，我很覺得奇怪，便收了心注意地看他。

「孩子，你還年輕，你不懂得這世界，」他繼續地說。「你昨晚晚上說那些話，在你不過圖一時的痛快，你卻不明白你是如何地傷了一個人底心了……白朗西……那個女廚子白朗西，你知道她是誰？」

……她是我底妹子。」

「怎麼，莫勒地耶先生，她是你底妹子嗎？」我驚訝地叫起來。

「是的，」獅子點頭說。「你現在還年輕，但你終有一天會走入世界的，我把我底事告訴你，也許會於你有點益處。」

白朗西是獅子底妹妹。這真有趣。我願意知道這詳情，便熱心地注意地聽他說。

「生活，你也許還不懂得生活是什麼一回事，我曉得你底家境很好，你是富家子弟。你也許不知道許多貧苦的人怎樣地忍受着恥辱和痛苦，甚至於甘願賣掉自己底最寶貴的意志，只是爲了每日的麵包，爲了生活。你們安安靜靜地讀書，你們從來不會爲每日的麵包憂愁，你們從來不會爲生活受苦，所以你們笑罵那般人，你們輕視那般人。你們罵別人不讀書，罵別人無知識。你們不知道學問的門對於某一些人是不開的。你也許會問，像我這樣大的年紀爲什麼不進大學裏去研究，卻在這裏過這種無聊生活浪費光陰，銷磨我底青春呢？你也許會因此輕視我。但聽我說。」

「生活，你們是不知道生活的。你們不知道某一些人，那許許多多的人是怎樣地生活着的。就拿女廚子來說罷，她們每月的工資僅有一百多法郎，這樣微少的數目，然而爲了這一百多法郎她們卻

不得不像奴隸似地勞動，而且像奴隸似地忍受恥辱。不錯，我底妹妹白朗西是女廚子……老實說我底母親從前也是的。」

他說到這里，臉上現出極難堪的樣子，捏着拳頭在牀下捶。我底心中充滿了恐怖，但我不敢走。他歇了一會兒才苦痛地說下去。

「我底母親在年輕的時候做過女廚子，在N地的中學裏。那里的總學監看中了她，她雖然不願意，但爲了生活的關係，爲了這小小的位置，她無法拒絕他。結果她有了孕，不得不離開學校，而他卻把她置之不顧了。母親生下了我，他辛苦地勞動，遷移了幾處地方，才把我養活到五六歲，那時候她嫁了一個丈夫，又生下了白朗西。但白朗西還不到一歲的光景，她底父親就被傷寒症奪去了。他是一個工人，沒有什麼東西給我們留下來。但我們是要生活下去的。母親抱着極大的決心終日地勞苦着，養活我們兩兄妹，使我進了小學與中學。」

「我那時期的生活是很苦的，不但身邊沒有一個零用錢，連校裏需用書籍都是向同學抄借的，同學們常常因此非笑我，作弄我，鄙視我。但我都忍受了。我很用功，我底各們功課成績都很好。我滿心希望着畢業後能夠到大學裏去研究。我對於哲學感到很深的興趣，我知道巴黎大學裏的伯烈教授

是很有名的，我很想跟着他去研究。我相信學問的門對於任何人都會開的。我想我可以在那里找到我底終身事業。

「然而這一切希望都成了泡影，在我快要畢業的時候，我底母親忽然死去了。她辛苦了一生，只得到着這樣的結局。我用我底眼淚埋葬了她。我不僅爲她底死而哭，我還在哭我底破滅了的希望。她快死的時候，我去看她，她躺在病牀上，用她底瘦弱的手撫摩着我底頭，帶了愁煩的眼睛望着我說：『兒啊，我不能夠再供給你讀書了，你畢業後能夠自己想法進大學也好，不然就把那妄想拋棄了罷，不要苦了你自己。在這社會裏我們貧苦的人是不能夠與富家子弟相比的。』」

「母親底語是不錯的。中學畢業了，大學底門在我底面前關住了。我再叩也叩不開。當我聽見十幾個成績比我差的同學進了巴黎大學的消息時，我只有羨慕，我只有痛哭。

「我暫時拋棄了進大學的妄想，我做了學監。但我還不會失掉希望。我最初的意思是得到這個位置後，我一面存點錢，一面可以繼續研究學問。過幾年也許可以達到進大學的目的。

「然而事實總是與理想差得很遠的。這微少的薪金只夠我和白朝西二人底用度，因爲我如今還得養活白朝西。說到研究上來，在這樣的環境裏怎麼能夠研究學問！沒有書籍，又沒有指導的人，」

天又要做這些無聊的事。

「我看見我底希望是一天天地愈去愈遠了，我自己好像陷落在一個黑暗的深淵，沒有一條出路，沒有一點生趣，生活簡直成了苦刑。我心裏很是憤激，很是煩燥，復仇的思想漸漸地來到我底腦裏。我對於那些有錢讀書的人都很憎恨，因為他們壟斷了學問，霸佔了學校，才使得我們貧家孩子無法求學。所以對於你們這般富家子弟，我只用打的方法，罵的方法來管理你們。這是復仇，這是出氣……不知你會否注意到，我獨於對龍伯爾，達拉狄葉這幾個孩子表示好感，從來不會打罵過他們，這理由就是他們和我一樣是貧家的孩子。這也可以證明出來我並非生性殘酷的。」

「我底這心情只有白朗西一人知道，她會幾次勸我不要這樣做，她說這是不公道的。我也承認她底話，可是在這樣的環境裏，我能夠禁止自己不這樣做嗎？」

「我還告訴你……你知道白朗西爲什麼到這里來做廚子？這是爲了我，爲了減少我底負擔，爲了便我底進大學的希望得以早日實現。這固然是出於她底好意，但這種幫助對於我並沒有什麼大用處，只苦了她自己。我不要她來，她終於來了。現在呢，這里的總學監又垂青於她了。我們昨天便在商量這事。我無論如何，即使去做奴隸，做牛馬，我也要保護我底妹子，不讓他再去走母親所走的那條

路了……公道是不存在的。……在這樣的環境裏，我能夠做什麼呢？……我知道你們叫我做「獅子」。當獅子餓餓了的時候，牠便會怒吼起來。我現在是餓餓了，我底心餓得戰抖了，我底口渴得冒火了。我不能再忍下去，我希望我能夠抖動我底鬃毛，用我底指爪在地上挖成洞穴，張開我底大口怒吼。我希望我能夠抓住我底仇人，撕裂出他底心來喫……」說到這里，他底臉突然變成了青黑色，兩隻眼睛大大睜開，活像一對獅子眼，裏面露出了兇惡的光。他站起來，兩手底手指彎曲着像獸爪似的，他慢慢地向我走來：「現在我找着你了。」他發出了這樣的一聲怒吼，他底兩隻手對着我底頸項伸過來。

我駭得叫出聲來，連忙推倒椅子向外面跑，但他用一隻手拉住了我。我們都不說一句話。我覺得莫勒地耶先生底那隻手在我底手臂上抖着。我底心跳動得很厲害。又過了一些時候，我膽怯地看着他底相貌變得很溫和了，好像剛才的一切不過是一場夢景。

「孩子，去罷，沒有什麼了，剛才不過是和你鬧玩笑。」他拍着我底肩溫和地說。「你現在該可以懂得我罷。我希望我們能夠做朋友，你看我在這里連一個朋友也沒有。」他把我底手緊緊握着。

奇怪的是最後的一句話差不多是帶着哭聲說出來的。獅子居然哭了！

我覺得很是感動誠懇地叫了一聲「莫勒地耶先生再會」便走出來，這時候自修課的下堂鈴

已敲過了。但我連上堂鈴都沒有聽見。

這事件以後我對莫勒地耶先生忽然抱了好感。我有空時常常到他底房裏去看他，他總是溫和地和我談許多有趣的事情。他似乎忘記我是富家子弟了。但不久我也就患了重病，母親來送我進醫院去醫療。我在醫院裏住了一個多月，這一學期我就沒有再去學校了。等到第二年開學時，四個學監的位置已換了新人。莫勒地耶先生是沒有了，白朗西也不來了。同學中沒有一個人知道他們底消息。從此我也就不再聽見別人說到他們底事或提起他們底名字。就在今天我還是不知道他們是生存，或是已經死亡，或者莫勒地耶先生已經在大學畢了業。雖然我知道這最後一個揣想底可能性最少，但我卻極力希望牠是事實。因為要這樣我在巴黎大學上課時才能夠安心一點，不致想到世間還有像莫勒地耶先生那樣想進大學而不得進的人。

「獅子餓餓了的時候他便會怒吼起來。」

我好像不是在我底屋子裏，我在一座荒山中，我底周圍有無數的獅子在咆哮。牠們是餓餓了，他們懷着空虛的心悲慘地叫吼着，這吼聲要叫徹人間。

夫 婦

沈從文

住到××村，以為可以從清靜中把神經衰弱症治好的瓚，有一天，正吃到晚飯，對於過於注意到自己飲食的居停，所辦帶血的炒小雞感到束手，忽然聽到有人在外面喊，說是一去看去，捉到一對東西！喊的聲音非常迫切，真如出了大事，全村中人皆有非看看不可的聲勢。不知如何本來不甚愛看熱鬧的瓚，也隨即放下了飯碗，手拿着竹筷，走到門外大塘邊看熱鬧去了。

出了門，還見到人向南跑，且忽忽傳語給路人說，

「在八道坡，在八道坡，非常好看的事要去，就走，不要停了，恐怕不久會送到圍上去！」

究竟是怎麼會事他是不得分明的。惟以意猜想，則既然是人人皆想一看，自然是一件有趣味的消息了。然而在鄉上，甚麼事即有趣，想來是不容易使城中人明白的。

他以為或者是捉到了兩隻活野豬，也想去看看了。

隨了那一旁走路一旁與路上人說話的的某甲，脚步忽忽過了一些平時所不經過的小山路走

去轉灣後，見到小拗上人的羣了。人的羣莫名其妙的包圍成一圈，究竟這事是甚麼事還是不能即刻明白。那某甲，彷彿極其奮勇的衝過去，把人力掀開，原來這聰明人看到璜也跟來看，以為有應當把鄉下事情給城中客人看看的必需了，所以排除了其餘的人。鄉下人也似乎覺得這應給外客看看，着忙各閃開了。

一切展在眼前了。

看到所捉到的。原來是一對人，把着活野豬心情的璜分外失望了。

但許多人正因有璜來看，更對於這事本身多一種趣味了。人人皆用着彷彿「那城裏人也見到」的語氣，互想作着會心的微笑，還有對了他近於奇怪的洋服襯衫感到新奇的鄉下婦人，作着「你城中穿這樣衣服的人也有這事麼」的疑問。璜雖知道這些鄉下人望到他的髮，望到他的皮鞋與起棧的薄絨褲，所感生與璜正不下於璜縛着那兩人的事情，但仍然走近那被璜縛的人面前去了。

到了近身總使他更嚇，原來所縛定的是一對年青男女。男女皆為鄉下人，皆年青，女的在衆人無憐憫的目光下不作一聲，靜靜的流淚。不知是誰把女人頭上插了極可笑的一把野花，這花幾乎是用璜縛到頭上的神氣，女人頭路動時那花冠即在空中搖擺，如在另一時看，來當有非常優美的好印

望到這情形，不必說話事情也分明了，這是屬於年青人總有的罪過。

某甲是聰明人，見到瑣是「客」却仍然來爲瑣解釋這事。事情是這樣：有人過南山，在南山拗裏，大草窠旁發現了這一對。這年青人不避人的大白天做着使誰看來也生氣的事情，所以發現這事的人，就聚了附近的漢子們把人捉來了。

捉來了，怎麼處置捉的人可不負責了。

既然已經捉來，大概回頭總得把鄉長廝煩，坐堂審案，這事人人都這樣猜想。爲甚麼非一定捉來不可，被捉的與捉人的兩方面皆似乎不甚清楚。然而屬於流汗喘氣事自己無分，却把人捉到這裏來示衆的漢子們，這時對女人是儼然有一種滿足，超乎流汗喘氣以上的。婦女們走到這一對身邊來時，各用手指刮臉，表示這是可羞的事，這些人，不消說是不覺得天氣好就適宜於同男子作某種事情爲應當了。老年人則看了只搖頭，大概他們都把自己年青時代性情忘掉，有了兒女，風俗一類的言語是有提倡的必需了。

微微的晚風刮到瑣的臉上，聽到山上有人吹笛，擡頭望天，天上有桃紅的霞，他心中就正想到風

光若是詩，必定不能缺乏一個女人。

他試試問問被纏縛定如有所思垂了頭那男子，是甚麼地方來的人，總不是造孽。

男子先低頭已見到瑣的黑色皮鞋了。鞋不是他所習見的東西，雖不忘眼前處境，也仍然肆意欣賞了那黑色方嘴的皮鞋一番，且出奇那小管的禪過了。這時聽人問他，問的話不像審判官，就擡頭來望瑣。人雖不認識，但這人已經看出瑣是與自己同情的人了，把頭略搖，表示這事的冤抑。

「你不是這地方人麼？」

這樣問，另外就有人代為答應，說決定不是。這說話的人自然是不至於錯誤的，因為他認識的人比本地所住人還多。尤其是女人，打扮的樣子不與本村年青女人相同。他又知道全村女子姓名的，但瑣沒有來到以前，已經過許多人詢問，皆沒有得到回答。究竟是什麼地方人，那好事的人也說不出。

瑣又看看女人。女人年青不到二十歲，一身極乾靜的月藍麻布衣裳，臉上微紅，身體傾長，風姿不惡。身體的確有略與普通鄉下女人兩樣處，這時雖然在流淚，似乎全是爲了惶恐，不是爲羞恥。

瑣疑心或者這是兩個青年人背了家人的私奔事也不一定，就覺得這兩個年青人很可憐。他想

柚子

王魯彥

秋天，是蕭瑟的秋天，鐘聲恩惠的離耳後的第三天，戰雲憐憫的跨過嶽麓山後的第三天。
我憂鬱的坐在樓上。

無聊的人，偏偏走入了無聊的長沙！

你們要惡作劇，你們儘去作罷，你們的頭生在你們的頸上，割了去不會痛到我的頸上來。你們歡喜用子彈充飢，你們就儘量去容納罷，於我是沒有關係的。

於我有關係的，祇有那嶽麓山，好玩的嶽麓山。只要將嶽麓山留給我玩，即使你們將長沙燒得精光，將湘水染成了血色，——換一句話說，就是你們統統打死了，於我也沒有關係。

我沒有能力可以阻止你們惡作劇，我也不屑阻止你們這種卑賤的惡作劇，從自由論點出發，我還應該聽你們自由的去惡作劇哩。

然而，我須表示反對，反對你們的惡作劇。這原因，不是爲着殺人，因爲你們還沒有殺掉我，是爲

柚子

王魯彥



着你們佔據了我要去玩的嶽麓山，我所愛的嶽麓山。

呵，我的嶽麓山，相思的我的嶽麓山呀！

自然，命運註定着，不論那家得勝，我總有在嶽麓山嶺高歌的一天，然而對於我兩個朋友忽忽而來，忽忽而去的事，我總不能忘記你們的賜與。

他們是同我一樣的第一次到你們貴處來，差不多和我同時踏入你們熱氣騰騰的輝煌的邦國。然而你們給他們的賜與是什麼呢？是戰慄和失色，可憐的兩位朋友，他們平生聽不見鎗砲聲，於是特地似的跑到長沙來，飽嘗了一月整整的一月的恐怖和憂愁。

他們一樣的思慕着嶽麓山，但是可憐的人，戰雲籠罩嶽麓山，就匆匆的離開了長沙，怕那西風又將戰雲吹過來。咳咳，可憐的朋友，他們不知道嶽麓山從此就要屬於我們，却匆匆的走了。

從很遠很遠的地方來到長沙，連脚尖觸一觸嶽麓山脚下的土的機會也沒有，這是何等的不幸呀！

.....

我獨自在樓上，憂鬱咬着我的心了。我連忙下了樓，找着T君說：『酒酒！』拖着他就走。未出大門就急急的跑進來了一個孩子，叫着說：『看殺人去呵！看殺人去呵！』

殺人？現在還有殺人的事情？『在那裏？在那裏？』我們急急的問。

『瀏陽門外！』

呵，呵，瀏陽門外！我們住在瀏陽門正街，瀏陽門內這樣的糊塗，住在門內的人竟不知道門外還有一個殺人場——刑場！假使有一天無意中闖入了刑場，「擦」的一聲，頭飛了去，又怎樣呢？不錯不錯，這是很痛快的，這是很幸福的，這絕對沒有像自殺時那樣的難受，又想死，又怕死，這只是一陣發癢的風，吹過頸上，於是，於是就進了天堂了！

一陣大——帝的號聲送入我們的耳內，我們知道那就是死之慶祝了。於是我們風也似的追了去，叫着說：『看殺人呀！看殺人呀！』

街上的人都蜂擁着跑的跑，叫的叫，我們挽着手臂，衝了過去，彷彿T君撞倒了一個人，我在別人的腳上踏了一腳。但這有什麼要緊呢？爲要擴一擴眼界，——不過擴一擴眼界罷了，——看一看過去不會碰到過，未來或許難以碰到的奇事，撞倒一二個人有什麼要緊呢？况且，人家的頭要被割掉，你們

跌了一交又算什麼！托爾斯太先生說過，「自由之代價者，血與淚也。」那末，我們爲要得到在這許多人馬中行走的自由，自然也只好請你們出一點血與淚的代價了。

牽牽扯扯的挽着臂跑，畢竟不行，要去看一看這空前的西洋景——不，這是東洋景，不得不講個人主義，我便撇了T君拚着腿跑去。

瀏陽門外的城基很高，上面已站滿了人，跑上去一看，纔知道刑場並不在這裏，那一夥「大帝」着的兵士被一大堆人簇擁着在遠遠的汽車路上走。

「呵，呵！看殺人，看殺人呀！」許多人噪雜的嚷着，飛跑着。

這些人，平常都是很莊嚴的，我從沒有看見他們這樣的擾嚷過。三天前，河干的鎗跑聲如雷一般的響，如雨一般的密，街上堆着沙袋，袋上袋旁站着刺刀鮮明的負鎗的兵，有時故意將鎗擬一擬行人，「得得」的扳一扳鎗機，他們却仍很鎮靜，保着莊嚴的態度，踏方步似的走了過去。偶然，有一個膽怯的人慌頭慌腦的走過，大家就露出一種輕笑。平常我和T君跳着嚷着在街上走，他們都發着酸笑，他們的眼珠上露着兩個字：瘋子！現在，現在可是也輪到你們了，先生們！——不，我錯了，跳着嚷着的不過是一般青年人和小孩們罷了，先生們確實還保持着人類的莊嚴呢！

我和T君跟着許多人走直徑，從菜田中穿到汽車路上。從人叢中，我先看見了鮮明的刺刀，繼而灰色的帽，灰色的服裝。追上這排兵，看見了著黃帽黃衣，掛着指揮刀，繫着紅布的軍官們。

「是一個禿頭！是一個強壯的人！」T君伸長着頭頸，一面望着一面這樣的叫着說。

「在那裏？在那裏？」我跑着往前看，只是看不見。

「那高高的，大概坐在馬上，或者有人挾着走罷，你看，赤着背，背上插着旗——呵，雄赳赳的……」

「唔，唔，禿頭，一個大好的頭顱！」我依稀的從近視鏡中望見了一點。

「二十年後又是一個好漢！」

忽然，在我們前後面跑的人都向左邊五六尺高的墓地跳了上去，我知道到了。

「這很好，殺了頭就葬下，看了殺，就躺下來罷，來罷，朋友，到墳墓裏去！」我一面叫着T君，一面就往上跳。

「噢，噢，等我一等，不要背着，我殺，不要辜負了我來看的盛意，不要掃我的興！」我焦急的暗騰着，因為只是跳不上那五六尺高的地方。

『快來，快來！』T君已跳上，一面叫着，一面却跑着走了。

『咳，咳，爲了天下的第一件奇事，就爬罷，就如狗一樣的爬罷！』我沒法，便決計爬了。畢竟，做了狗便什麼事情都容易，這五六尺高並不須怎樣的用力，便爬上了。

大家都已一堆一堆的在墳尖上站住，我就跑到T君旁邊，拖着他的臂站下，說：

『要殺頭了！要殺頭了！』

『要殺頭了！要殺頭了！』T君和着說。

我的眼用力的睜着，光芒在四面游蕩，尋找着那禿頭。

果然，那禿頭來了！赤着背，反綁着手，手上插着一面旗。一陣微風，旗兒「輕柔而美麗的」飄揚着。

一柄鮮明的大刀，在他的後面閃爍着。

『他哭嗎？他憂愁嗎？』我問T君說。

『沒有，——還憂愁什麼？』T君看了我一眼。

『壯哉！』

只見——只見那禿頭突然跪下，一個人拔去了他的旗子，刀光一閃，說時遲，那是快，只聽見「好，

「的一聲，禿頭像皮球似的從頭上跳了起來，落……前面四五尺遠的草地上，鮮紅的血從空頭上噴射出來，有二三尺高，身體就突的往前撲倒了。」

「呵，咳，呵……」我和T君戰慄的互抱着，彷彿我們的頸項上少了一件東西。

「不，不要這樣的膽怯，索性再看得仔細一點！」T君拖着我要向那人羣圍着的地方去。

「算了罷，算了罷，」我釘住了腳。

於是T君獨自的跑去了。

「不錯，不錯，不要失了這千載難逢的機會！」我念頭一轉，也跑了過去。

人們圍着緊緊的，我不敢去擠，只伸長了頸子，站着脚尖，望了下去：有一隻青白的腳，穿着白的布襪，黑的布鞋，並挺在地上，大腿上露出一角藍色的布褲。

「走，走！」有人恐怖的喝着，我嚇了一跳，拔起腳就跑。

回過頭去一看，見別人仍靜靜的站在那裏，我纔又轉了回去，暗暗埋怨着自己說，「這樣的膽怯！」這時一個久爲風雨所侵染的如棺材似的東西，正向屍身上罩了下去，於是大家便都嚷着「去，去，走了。」

「呵，咳，咳！」我和T君互抱着，離開了那裏，彷彿頸項上少了一件東西。有一隻手，紅的手，拿着一個紅的繩子，在我們的眼前搖過。

重擔落在我們的心上，我們的腳拖不動了，我們怕在墳墓裏，也怕離開墳墓，只是徐緩的搖着軟弱的腿。

「這人的本領真好，祇是一刀！」有一個人站在墳尖上和一個年青的人談論着。

「的確，的確，這人的本領真好，這樣的一刀痛快得很，不要一分鐘，不要一秒種，不許你遲疑，不許多反悔，比忸忸怩怩的自殺好得多了。這樣的死法是何等的痛快，是何等的幸福呀！」我對T君說：

「而且光榮呢，有這許多人送終！」T君看了我一眼說。

「不錯，我們從此可以驕傲了，我們的眼睛竟有看這樣光榮而幸福的事物的福氣！」我說。

「然而也是我們眼睛的恥辱哩！」T君說，拖着我走到汽車路上。

路的那一邊有幾間屋子，屋外圍着許多人。我們走近去一看：前面有一塊牌，牌上貼着一張大紙，上面橫書着「罪狀」二字，底下敷衍小字：

「查犯人王……向……今又當軍事緊急……冒充軍人，入縣署強索款項……斬卻不衆……」

『呵，他還與我同姓呢，T君！』我說。

『而且還和你一樣的強壯哩！』T君的眼光箭似的射在我的眼上。

我摸一摸自己的頭，驕傲的說，『我的頭還在我的頸項上呢，小心你自己的罷！』

T君也摸了一摸，驕傲的搖了一搖頭。

『彷彿記得許多書上，說從前殺頭須等聖旨，現在縣知事要殺人，大概是根據自由論罷。這真是革命以後的進步！』我挽着T君的臂，緩緩的走着說。

『從前殺頭要等到午時三刻，還要讓犯人的親戚來祭別，現在這些繁文都省免了，真是直截了當，』T君說。

『真真感激湖南人，到湖南纔一月，就給我們看見了這樣希奇的一幕，在故鄉，連聽一聽關於殺頭的新聞也沒有福氣！』

『這就是革命發源地的特別文化！——哦，太陽看見這文化也羞怯了，你看！』T君用手指着天空。

西南角的慘淡的雲中羞怯的躲藏着太陽。

『看見這樣爛爛的湖南，誰敢不肅靜迴避！』

『呵，咳，怎樣呢？我走不動了！』T君靠着 I 站住了。

『是不是你的脚和他的一樣青白了？』我說。

『唔，唔……』T君又勉強的走了。

『你們從什麼地方來？』一個湖南有名的音樂家在瀏陽門外碰到我們。

『看東洋景——不，湖南景，殺人！』我們回答說。

『難過嗎？』

『哦，哦……』

『回去做一個歌來，填上謔子，唱！』他笑着說，走了過去。

『藝術家的殘忍？』T君說。

『這不算什麼，』我說，『我回去還要做一篇小說公之於世呢！』

『這什麼價錢？』路上擺着一擔柚子，我拿起一個問賣柚子的說。

『四個銅子。』

『真便宜！湖南的柚子真多，而且也真好吃！買一二個罷！』我向T君說。

的確，柚子的味道真好，又酸又甜，價錢又便宜，我和T君都喜歡吃酸的東西：今年因為怕兵摘，所以種柚子的人家在未熟時就都摘來出賣了，這未成熟的柚子酸得更利害，湊巧配我們兩人的胃口，我們到湖南後第一件合意的就是這柚子，幾乎天天要吃一個。

『你說這便宜的東西像什麼？』T君拿起一個，右手丟起，左手接下，說：『又圓又光又便宜！』

呵，呵，這拋物線正如剛纔那顆禿頭落下去的樣子，我連忙放下自己手中的一個，拔起脚步就跑。

『湖南的柚子呀！湖南人的頭呀！』我和T君這樣的叫着跑回了學校。

『你還要吃飯，你的頭還在嗎？』吃晚飯時我看着T君說。

『你呢？留心那後面呵！一霎那——』

我們都吃不下飯去，彷彿飯中有一顆頭，帶着鮮紅的血。

『這在我們不算什麼，這裏差不多天天要殺人，況且今天祇殺了一個！』坐在我們的對面一個人說。

『呵，原來如此，多謝你的指教！』

『柚子呀，湖南的柚子呀！』T君歎息似的說。

『這樣便宜的湖南的柚子呀！』

聖誕之夜

周全平

一個聖誕節的夜晚，片片的雪花堆遍了污濁的大地，天氣十分冷峭，北風吼，街頭的野犬，耐不住寒夜的冷氣，躲在家屋的簷下，在款款地抖顫。

瑰麗的層樓，矗立街的兩旁，夜的黑暗包在牠的周圍，因之從每個窗孔裏透出來的燈光，愈顯明亮。

伴着這燈光而透到街上來的有酒肉的香氣，精婉的歌聲，嘈雜的譁笑。在淒涼的寒夜中，這豪富的，奢靡的，逸樂的生活氣味，是怎樣地令人興奮啊！因之，踽踽在街角黑暗中的乞丐，眼看着這輝煌的光明，鼻嗅着這香烈的食物，耳聞着這歡樂的聲調，他背倚着一束稻草，手捧着一鉢殘肴，只是顫戰，一縷不堪入耳的幽長的嘆息，從黑暗中振蕩出來。

夜色愈覺深沉，窗中燈光人語，漸漸暗淡稀少；最後，這層樓完全沉寂於黑暗中，像一匹已死的動物。街角的乞丐，也停止了不平的歎聲，去尋求睡眠的安慰。

夜半後，除了街梢一間小屋的狹窗還透出一絲火光外，在街上，更沒有其他光亮的東西了。

這一絲火光，是從一盞垂滅的油燈中發出；這一只油燈，是坐在一張破舊的木板檯上。燈光如此地微弱，所以像這樣狹小的房子也不能完全照到了。祇在這板檯的周圍，算略有一些明亮。

一個龍鍾的老人，兀坐在古舊的搖椅上，暗淡的燈光把他照着。在枯禿了的白髮下面，顯露出一個皺皺無皺的瘦臉；這臉是如此地瘦，瘦到像一個狹長的三角形。乾枯的眼，完全滯住了。瘪縮的嘴，橫在尖削的鼻子下，四圍有稀少的白髮掩蓋着。本來渾圓的頸項，如今梭起了條條的筋絡。背已彎曲，手也衰瘦了。這樣一個衰敗枯老的軀體，好像已經不能在他裏面尋出一些青年的遺跡來。

的確！這枯老衰敗的生物，完全感不着青年的趣味了，他終日兀坐一隻破搖椅中，白晝對着日光，夜中對着燈光，悄悄的看光陰奔去，左右隣舍中的生動的，活潑的，甜美的，陶醉的歌舞歡笑，雖然可以沸騰青年們的血，迷惑少女們的心，却總不能引起這老人的一注意。這並不是他喜歡靜的生活而嫌惡動的生活。這是因為他的心泉早已枯竭了，他的感覺早已麻木了，他不能沈溺於生活的歡宴了。

街中完全靜寂。垂滅的燈光，更覺暗淡一些了。這已無感覺的老人，忽然用了乾枯如臘的手，十分困難地把檯子的抽斗拖出；他的頭俯視着，燈光射在枯禿的頭頂上。突然，無力的手，極迅速地抽斗

中擺了一個灰黃色的西式信封，放在面前；他久已滯住的枯眼，似乎在閃閃放光。嘴裏不住嚙氣，全身也都震顫起來。

他十分仔細地把信封放在檯上，無力的燈光投在上面——這是一個十分古舊的信封。鮮豔的桃色，已褪成灰黃；藍墨水寫的字，也變成暗黃色了。他把信面的人名和地址，看了有數分鐘，枯皺的臉上，似乎在微笑了；他這纔把封口慢慢掀開，抽出一摺同樣古舊的信紙，舖在檯上。在昏黃的燈光之下，呆滯的老眼，狠熱心地注視着，同時有枯澀的聲音，十分輕微地從缺了牙齒的口腔裏呻吟出來。

瑣屏：

你接到這一封信而尚未拆看時，你一定先有一些奇怪了。「既沒有發信人的姓名住址，而這種幼嫩粗劣的字跡，又不是向來見慣的。」於是我猜你在那時一定有兩種心思？

一、急於要拆看，到底是寫的什麼？
二、疑惑他不是好信，棄去不看。

這兩種心思，恰正相反，然我的一生，便要在他們中判決了。

假如你是照第二種做，那便休了，完了：我所講的，你也不知道了。然而這不是我的希望。我爲我一

當我十八歲在省立學校畢業之後，更使我增加了不少的痛苦；第一，我沒有昇學的福氣——因家境的關係——學生生活中，社會上生活的魔障，便伸手把我抓到勢利的漩渦中；於是我的前途，暫時已成暗黑。

我常常想：到底是誰叫我生在世上的呢？既然叫我生在世上，就應該把我所必需的完全給我。否則便不必要我。現在好了！每樣都算給了一些，但都是被人所唾棄了的；並且有時連唾棄下的都不給我，這不是有意凌辱我麼？

從那年起到今年的夏間，我通是在一條黑暗的狹路上，無意識地向前盲進。雖然也有許多人說：「人是應當如此做的。」然而我總疑惑這不能算人，祇可說是一個無靈魂的動物。因為這種生活，僅是肉體的活動，物質的享受，精神上仍沒有受着一絲一毫的安慰啊！因之，我徬徨於這無盡的黑暗路上，我乃深深地失望了。

但是行程變了。忽然在我面前的黑暗中，有一盞明燈燃點着，她的慈善，愉快，清淨，華麗的光明，照耀在我的麻木的身上，使得我遍身發抖；我的血將要熱得沸了，我的心在胸腔裏狂跳；我的勇氣增加了許多，我的頹唐的精神也驟然奮興起來。

啊！我沒有力量能寫出我當時的歡喜。我祇能感謝上帝，賜給我以如此可愛的光明！

啊！遊屏：你明白我的話麼？但你不要疑惑我有什麼野心。我自己已狠知足了。雖然在黑暗中時，我還不知道世間的一切；而當光明照臨的時候，我自己的缺點，已完全明白了。我決不敢希望佔有光明，我也不希望十分沐浴着光明，祇須能分潤一縷，能使我不再受黑暗的痛苦，也就十分滿足了。

（我寫到此地，覺得話已很多，你或者要厭煩了。然而請原諒我，再允許我一次請求，忍耐着看下去。）

我第一次曉得你的名字，是在蘇州。我聽見我的一個先生說：「任志先生的女公子，的確是一個人物啊！又美麗，又聰明，又能幹。」從那時，我便深慕你的芳名。

那一天，我從蘇州回院，已是黃昏了。當我走到總務室裏去見賬房先生的時候，你正在檯上檢報，僅在一瞬中，你的全形，已深刻在我脆弱的心上了。我不知道，你在那時，曾否也注意到我這一個普通的人麼？

那天晚上，大家談論中，纔曉得你便是任先生的女公子啊！啊，你曉得我那時的心房的跳躍是怎樣地迫切啊！朝夕思慕的人，現在同居一院了！我怎能不歡喜呢！

我記得你第一次和我說話是爲了向我借書，是爲了借書，而且是要借紅樓夢。當時我沒有，你便拿了幾冊雜書去。等到後來我專誠到朋友處借着紅樓夢來時，你恰要回泗涇了，終於沒有看成。這一個暑假中的事我現在也不必再述，總之在我的一生中，像這一個暑假的歡樂，還是第一次嘗。我想你或者也有同情吧？

暑假後，你到徐匯去了，於是我曉得再要見你，須待半年。啊！這半年的思念怎樣能挨過呢？那知在今天的早晨，任先生送一張券來，說徐匯的女校裏今天有游藝會。哦！這是一個動聽的消息，所以我一吃過午飯，便趁電車到你校裏。

我枯坐了五點鐘，然而我並不心焦，因爲我便只看見你的名字，我已滿心喜歡了，我直到散會後回去，我的胸中還在映演你扮演的紅帽兒。

現在我一人呆坐在電燈光下，同事早已安息了，寂寞的環境中，我並不覺得寂寞，因爲有你的影兒，在我的心裏陪伴我。

遊屏啊！從今年的暑假後，我纔曉得愛之魔力是無比的大，無上的深。從別後到今朝，還不過三個月，而我已覺得別離的久遠。我幾乎每日想到你。我明知幻想是無益的，竭力的想避開這個思念，而終

於不能。

這一個神祕的問題，我恐怕要永遠不能明白了。我的經驗和智識，都告訴我，叫我不墮入愛情的圈中，因為生活還沒有完成的緣故。但是愛之神每秒種都在我的耳旁，用她的婉轉的歌聲來引誘我，意志薄弱的我，終於被征服了。我承認我已墮入愛情之圈，我決不想逃出，因為祇有愛河中的水方能潤澤我的枯燥的生活。

遊屏啊！你是我的光明！你是我的安慰者！我希望你不要放棄你的慈愛，我願意你永遠受我忠誠的敬慕！

你的忠僕……

枯老的頭顱中，又萌發了新鮮的情芽。那老人讀完這封未寄出的信，我覺得他的環境全變——他不是那樣老邁的白髮叟了。他也不是佝僂於斗室中的無聊漢；他已回到四十五年前的一個時代了。

那天晚上，也是聖誕之夜，天氣也十分凜冽，北風括下了白銀似的雪花，堆遍了大地，還不肯休息。在一間精緻華美的辦事室中，他默然對着熊熊的爐火，手執着一封寫就的信，正在凝思。

他本是一個十分冷僻的少年，終日無一點歡樂。但從夏天遇着她後，他的情形變了——冷僻的胸中，燃點着愛情之火，滿心都覺甜蜜了，全身都覺溫暖了。他自己說：「我的靈魂兒已有了歸宿。」

但是社會上道德的習慣把他拘束了，暑假中，他幾次要把自己的私意貢獻於她，而結果仍是默然無語。並且她是有人物的女兒，他僅是零落了子弟，身分隔得太遠了，更使他加上一層漸惡。然而真誠的自然的愛，決不是虛偽的人爲之理所能強制。所以在每次鼓勇失敗後，他又自己懊悔，懊悔自己的意志太薄弱，致把良機錯過了。

遲疑復遲疑，暑假已完，兩人便別離了。日夜在想念中的他，幾乎每日在寫信給她，把自己的熱誠表出；然而提起筆來，不可解的畏葸，又把他的勇氣打退了。每一次的鼓勇，結果祇是增加了一些後悔的材料！

他到了徐匯女校去後，胸中的情火更加野火般狂燃起來。回院後，也靜坐在辦事室中，竭力想把這狂火遏住，而終於失敗了。迷惘的心，運着顛戰的手，毫不思索地寫了一封很長的信——長而且誠摯的信。

他昏迷地讀了兩遍，覺得有一縷甜味從赤熱的心裏發散到全體中。他十分矜持地把信摺好，插

入一個已開地址的西式桃色信封，再貼上一分郵票。

但當他正要把這封信交到門外院役的手中時，忽然，不可思議的畏意，又把他止住了。他幾次鼓着勇氣想把信交出，然而，這不可抗的魔力，又使他慢慢的退生在爐火旁邊的沙發上。

有兩種可怕的預料，使他的胸澎漲起來；狂燃着的情火，漸漸息滅了。第一，他的生活，在現在還未許他有享受愛之幸福的可能。雖然純化了的愛是不以物質維持的，然而這僅是一種理想，僅是幻想家的迷夢。實際上，愛情是至少要倚賴幾分物質上的助力的。其次，他倆的愛戀是一方面的，假使這封信寄出後，所得的回覆是拒絕，那麼他的迷戀的心，將怎樣安置呢？

「還是把這封信留着吧！」在久長的沈吟之後，他這樣向自己說了。「待我來年生活更進步一些，再進行還不嫌遲啊！現在，僅這一點想念中的甘美，已經足夠我的枯燥的生活的咀嚼了。我何必去冒這不可計算的危險而求那未可預料的幸福呢？」他自己如此譬喻着，於是這一封長而且誠摯的信，便深藏在他的文具中。

其後的一年，他失業了，所以生活更加墜落。這一年中，他沒有和她聚首的機會。僅在聖誕的夜中，他低誦着去年所寫的信，繼又燃起了他的情火。

年復一年，他已成了流浪的人，階級的勢力，使他不敢再對於她有萬分之一的希冀。然而每年的聖誕之夜，他總得把那封未寄的信，取出低誦；在這樣輕微的誦讀聲中，他失望的心就好像得了十分的慰藉。

在第六年上，他聽見人說：她已和黃君結婚了，他的心兒不覺也微微一動。然而他並不懊喪，因為他的全部的心靈，已全部描畫在那封未寄的信上，現在剩餘的，不過是一個麻木的軀殼，沒有愉快，也沒有悲傷了。

老了！衰老了！青年漸漸的衰老了。這衰老了青年，一無所有，也一無所戀了。然而每年的聖誕之夜，他低誦那封未寄的信時，十分美滿，十分甜蜜的生活，便把這老朽的生物陶醉了。他少年的心靈又鑽入胸腔，永遠美麗的年青的她，在他心上緊緊倚靠着……

油燈快要熄滅，便格外明亮起來，似乎在竭力掙扎。這老人胸中垂盡的情火，也突然炎熾起來。他陶醉於可戀的回憶中，他完全遺忘了現在的一切。乾枯的雙手，把古舊的信紙摺起，直移到面上。乾涸的老眼，看見她在信紙中微笑，他便蜜蜜的用皺皺灰白的嘴唇在信紙上輕接一吻。一股醉人的東西，從紙上透到他的心裏。他也微微笑着。最後他僅留的一點知覺，也飛到信上去了。他的頸突然垂下，信

紙包在他面上，最後的燈光在枯禿的頂上搖蕩着。

壺中的油已完全燃盡了，昏黃的燈光跳了兩下，便撲的滅了。在黑暗中，有一點殘餘的燈焰亮着。半分鐘後，燈焰也滅了。室中完全暗黑。

母親

王任叔

現在母親一定在想着呢。

非

她一定想到我：『倘現在寧波讀書，說是這幾天可來，不知他會在途中不？最好他不要來，在這二日內。』

她或許不僅是想想，或許還要向天禱告：『哦！菩薩！倘兒最好不要來吧！菩薩！倘若他已然來了，還望你不要打濕浴雨吧！』

的確，我的母親，親愛的母親，一定是這樣地在着縈心，在着說……。

記得大前年，大約也是這個時光，二哥在鎮海 A 學校，還沒回來。我已然考好了畢業考，早早地回家了。有一天，風挾了雨，從山谷間盪盪地刮了一陣，便斜斜直直地向地上打着。溪澗的水已暴漲了三四丈高。母親這時候，在廳前坐地，直瞪瞪睜着二眼，仰望着灰黑天空中迅速地移動着的雲，明晃地下滴着的雨，立起了二個耳朵，諦聽着「呼呼」跨過屋頂的風嘯，「嗒嗒」水榴中送下的水聲。二道愁

眉，便如在天空中閃爍的電燈攢了起來。一顆小心，便如天空中鼓搗的電燈驕了起來。口裏終捺不住地說了：

「煥兒，大概不至於來吧！這樣的大水，這樣的大風雨，煥兒終不至於來吧！」她說了以後，她又急速地問我：

「倫兒，你的哥哥可有信寫給你？你在校讀書的時候，他說是幾時來呀？他說是幾時歸家？他和你說過沒有……？」

從她迫不及待而求安慰的心情中，連連發出了問語。我也急速地回答了她說：「媽！他說是這幾天回家來的。」

於是母親安慰的心中，真至於驚惶了。不覺地一陣酸醋之波，泛上了心中，眼圈兒一紅，幾乎——但是不至於淌出淚來，因為她的迷信心，又告訴她說：「這樣沒來由的淚，是不吉利的。」所以只得硬壓了感情，用發顫的語調，又向我問題：「大概，他不至於來吧！……那末他們校裏爲什麼還不放暑假呢……天下會有這種的學校！」

我遲鈍的腦中，在這時已然嚼出母親的心的苦了。一方翻然悔悟不向母親地方騙一騙哥哥的

歸期。一方也竭力的向母親安慰說：

「媽的人也是多心事，哥哥不是三歲小孩子，怎麼爲這樣的冒險而來呢……我又轉換一付口氣說……校學大概是這樣，大學校放假的日子來的早，小學校來的晏……媽！我下半年也要做小學校教員去了，也要很遲的回家呢……吃人家飯，受人家難，怎麼可以早早回來呢。但是，媽，我想我們做教書先生，一樣是很好的，就是那玲俐活潑小孩，繞在膝前，唱唱唧唧地，和他們談談，那不是……」

我一心主張用傳遞的談話法，把母親對於二哥發生底憂慮之心拉了開去，可是終不成。母親終至於掠斷了我的話語，說道：

「俺兒！你的哥哥歸家來要幾大功夫？三天嗎？三天嗎？二天嗎……信裏說：大前天動身嗎？前天動身嗎……要是今好到，倒也很好，多不過受些風雨吧……你的哥，身體怎麼弱呢……哦！但是，不對，溪裏面的水，已然漲得很利害，那是，不好……來的呀……」

我承着笑臉：

「媽！那是不要緊，哥哥不是別人，他做事很有預算，而且眼頭又是滑溜，就是行在半路中，他或許在寧波，或許在城裏，也爲担攔的。那是不像我這種人沒頭沒腦地盲闖的很！」

「要是你，我越發放心不下……可是他路上到底要幾天捫？」

「媽，是你這路程一定曉得的。」

「我從也不會到鎮海去過，我又怎的曉得呢？」

「哦！媽還要懶，媽還要懶，你難道林楓你不會去過？」

「小賊禿……母親微微的一笑……林楓自然去唸佛過……」

「哈哈……媽不曉得……哈哈！哥哥的學校，就是和林楓相近的，差了五里路。」

「哦！林楓就是近鎮海嗎？我那里會曉得呢……」

「媽！你將來去唸佛去，可以順便到那邊去望望哥哥呢！」

「哦！要是我這樣古董氣的老太婆，給你哥哥的同事先生們看了，牙齒也笑落了……但是，哦

林楓我倒是要去，林楓功德要趕三趟，方才月滿了。我還只去得一趟呢……」

「那末下回子去，可以叫哥哥陪你去了：媽，是嗎……媽，那邊的風景一定很好……寺院一定很

高大……幽靜……」

母親這時的心上，又不如被什麼風吹來了一陣憂慮。兩眼直瞪地，兩口半張地，沒精打彩的向着

天空出神——或許她在着計算路程——我誰的這幾句話似乎全多沒聽到，直等到我催促了再三，她方說出了一句「噫！」

狂風急雨，把大地拚命地洗刷了三天；紅色的水潮，似乎把大地刷洗下的污穢送了出去。於是宇宙一復他癡狂狀態，而至於寧靜了哥哥終也沒有回家來，母親的心也似乎慢慢地安放下到寧靜的淵中——因為她預料他是被雨阻止在校裏了——可是有時又有突然的變異，而使她的心跳頭不已。這就是在偶然憂慮到他的兒子恐尚有意外之事的時光，所發出的狀態。

兩晝後第二天晚上，我們正在吃飯。忽然從大門外走出一個人來——魁梧奇偉，棧色臉的人——直聲地說。

「你們的朝燠……」

在他未說完這話之前，母親便急速放下碗筷，站了起來，心中沉下的憂慮又鉤了起來，使得臉也發白，唇也發紫的連聲地說道：

「什麼？什麼？……」——其實這時候，也覺得心中有鹿在撞，有猿在跳般的難過。我的大哥哥，嫂嫂，一定也有，或許更利害的驚惶，比較我。

「還有什麼，你的朝煥今天在城裏碰到過嘍，他五天前到城裏的，因為雨大不能進來，宿在八鄉會館，今天又怕水太大，不好進來，明天大概來了。他叫我到你的家裏來說一聲。」

「哦！我道什麼。你幾時到城裏去呀？坐哪？」

「我不坐了，今天爲啦洪明這官司案，縣民先生叫我去到縣裏老爺地方再去存一紙，所以，上半天去是向避水嶺走的，下半年已然退了，很好走的。」他說好出去。我們於是坐下去重來吃飯，母親又微微的露出一笑，表示他心上的石頭，放下到肝裏了。

現在我想：前四天，曾經寫信到家裏去過，信中記得有說：

「我現在在寧波聽講，身體很……大概於十五左右，可以歸家……」今天不是十四嗎？母親接了我的信，得知了我的歸期，一定是目斷歸鴻的望着。祇是而今——望到了一陣猛風，一陣大風；母親的心花不知吹落了多少？母親的心花不知打碎了怎麼？唉！

「倘若母親又憶起了「不像我這種人沒頭沒腦盲闖的」這句話，心中苦痛，又不如靈吐絲自縛般的加了幾層呢？」

倘若母親想到了「偷兒不知爲怎的這樣的不要歸家，奈道爲了她嗎？奈道痛恨她的心，迫逼他

不要和她見面嗎……」那又不知落下爲我們時常不睡和時間伴流的淚多少？

「唉！可是母親，這你那里會曉得，他的兒子，又負了你的期望，剛巧誤了歸期哩！他還在寧波星陰學校中的一間小室內，對着靜默無聲的臺燈，顫顫地微顫牠的光燄，同聽那呼……哄，如滔天大潮似的風颶，在頭等的屋頂上，從這方跨過那方，從那方跨過這方，不住的呼嘯聲，和落在鉛板上絲絲的，溜在檐槽下洞……嗷……的雨聲呢。」

「唉母親！你又那里曉得你的兒子，是站在這樣風雨之下，受盡那揄人們的世態，飽嘗了淒涼地獄的風味呢。」

「但是，母親，你可坐在廳前，直瞪着眼睛，二眼，仰望着灰黑天空中迅速地移動的雲，照晃地下潑的雨，立起了二個耳朵，諦聽着「呼呼」跨過屋頂的風嘯，「噼噼」水榴中途下的雨聲。二道愁眉，便如在天空的閃爍的電般攢了起來，一顆小心便如天空中鼓擂的雷的颯了起來。口裏終捺不住地說道：

「倫兒，大概不至於來吧？這樣的大水，這樣的大風雨，倫兒終不至於來吧？」……

「唉母親！倫兒，還不會動過身呀！」

母親

七

風真個太大了，（雨點倒還好）幾乎將東海移來擱在屋頂上了。屋也震盪得利害。壁隔房間中的窗玻璃，砰砰地倒下地上碎了。我驚惶的夢醒中，覺倒母親心也這樣的碎了！……

母親的心呀……

（文學旬刊）

書記曉岩

祝秀俠

老媽子梁娣正在笑吟吟地洗她的碗碟，今天衣袋裏就忽而有點沉重，使她心裏着實融融然。
曉岩把兩條黃油油而又香馥的金華老蔣腿，和四盒西湖藕粉送上吳祕書之後，他的身子總算有着落了。

實在說：那兩條蔣腿就足夠有十斤來重。每斤要花上一個袁頭，而且味道兒呱呱叫，確是金華老字號無疑。這些，只要吳祕書一嘗便立刻可以覺得到，吳祕書是喫慣蔣腿的，不難辨別得出所以祕書太太也就毫不躊躇地封上四角小洋給梁娣，使梁娣一直笑吟吟到現在。

喫完晚飯，是曉岩母親對她的兒子說——

『岩！從明天起，你得安心做人了！錢雖然少一點，但少年人誰不要先喫點苦，只望運氣兒好，步步兒扒高。吳祕書從前初出茅廬也是一個書記，年紀還比你大得多呢。』母親是繫着小腳的黃臉婆婆。單說她守寡，就守了整二十個年頭，雖然年紀是不算過分老，僅僅四十六。可是身體已乾瘦得有類乎

乾粟子！丈夫倒頭時，曉岩纔有包袱兒這麼大，現在筆直地立起來就有半牆頭高了。

「媽，曉得。」

曉岩心上還不覺得什麼，不過提起自己能夠出手賺錢，與致是頗有點不凡的，長到二十歲這麼大還莫曉得錢，如何賺來，這是頭一遭兒幹下。

黃臉母親拖着沉重的聲音又在教訓了。

「凡事就得謹慎，對付同事要謙和，上司是不消說應該規規矩矩了，好在你的年紀輕，難懂的事可以請教吳祕書，他是一個好人。」

「媽，曉得。」

曉岩於是就欣然準備安心做人了，從明天起。

當晚他睡在牀上，似乎頗有點異乎尋常，臉皮闖上去，無數東西在眼前閃，閃出兩撇濃鬚子的局長，或者大肚皮的科長，以至吹鴉片的青臉吳祕書。

「事情也不免令人空虛！究竟所謂「公事」如何寫法，稿要怎樣起，倒是一件并不容易的問題。做不出，臉皮專小，那六十盞光洋就有些擔心了。」曉岩腦子翻來覆去在那裏想。試找找在中學時所

念的漢高祖和「環滁皆山也」的一類句子，似乎全不大管用，至於「×××」什麼是更不必說了！於是他憤憤，以為中學這四個年頭是白化的，可憐母親東挪西借，纔弄到這一大筆學費，結果是全不適用！早知是這般拆爛污，就不必進這撈什子中學，倒跟吳祕書學學「幕」，豈不更是學其所用嗎？唉。

提到六十隻洋，又使他在尋味了。「應知道，六十隻洋統不算少，母親所以說少的，不過更希望多過六十隻洋而已。家用是四十塊就夠，二十塊可以存餘，母親也得好好買點補品給她喫，她老人家這兩年來更不成，晚上乾咳是多壞身體的，那件冬天穿的黑布大皮衲也可無須乎要她穿了！多麼不好看，定當縫過一件嶄新的狐衲。」

當他正在計劃那件狐衲，定要跑去先施公司買時，便這樣地睡去了。

次晨，彷彿天還沒有亮，只閃出一點魚肚白，曉岩早在牀上一個鶴子翻身跳下來，母親問了一聲「起來嗎？」也跟着穿回黑布鞋子走下地來了。

特別的弄好一碗菊花魚片粥，端在曉岩面前。而且加上兩枚新鮮雞卵。母親又似乎比往日頗有些不同。

曉岩一壁喫粥，母親一壁在身旁陪着，那兩隻枯澀灰黃的眼睛，顯然就泛出一種愉快的光彩，就像褐色的枯藤沐浴在春雨裏一樣。

喫完粥，曉岩一搖三擺出了門口。馬路上冷清清只有幾個清道夫在掃路上的沙塵，曉岩一想起這頂新呢帽別要給沙塵弄舊，便連忙從頭上摘下來揣在懷裏。

從這條大路上，走一個灣，轉一個曲，再入一條小弄，又圈了出來，纔是煤油稅局的地方。

他一脚踏入煤油稅局的辦公廳，卻全寂寂的沒有一個人，彷彿如一所『大雄寶殿』似的！這使他愕然了，但隨即明白這是太早的原故。他掏出古老黃銅大錶一看，尙差一刻到七點，於是他又拐出來了。

踱到附近的公園兜了一個圈子，差不多到了七點三十分，又趕忙的踱了回來，他想這回也許有人來辦公了。吳祕書前天就吩咐我早點去的。但當他向辦公室裏一望時，依舊是這樣陰沈沈全沒一些鬼毛！祇僅僅是多了幾隻斑麻色的小麻雀在天階上跳來跳去而已，而且見着人都立刻飛上簷頭去了。

他又祇得納悶的走出來。

到第三次暖了回去，已經九點多鐘了。牆頭上早就掛起一大幅淡黃的太陽。這次裏面卻彷彿有人了，曉岩心裏就有些驚喜，連忙大步的跨進去，卻是一個年紀三十多歲的圓臉聽差，他彎起身子正慢慢的掃桌子上的塵灰。一回頭，那兩隻大概睡得太多的眼眼皮浮腫起如一對蛤蜊殼。眼角上又顯然吊着兩顆深黃色的小桂花。

他懶淡淡的向岩曉身上打量一下。然後提高沉澀的嗓子問道：

『找誰的？』

『吳秘書還沒有來嗎？我是姓馮的！』曉岩以為聽差當然應該知道他是新來上任的書記了！而抑知聽差仍舊眨眨眼，幾幾乎令他要往前幾日早就印好的有銜名片掏出來。

『早着啦！』圓臉聽差仍舊淡淡的掃他的塵灰。

曉岩就在一張辦公桌子旁的椅子坐下。那聽差忽又扭轉頭頸對他瞧了瞧，然後問：

『你認識吳秘書嗎？找他做什麼？』

『自然和他認識！並且我現在是這裏的辦事人了！』曉岩有點憤然起來。

『阿阿！你馮先生是來……來接黎書記的手的嗎？』圓臉聽差的臉更其圓了，這時臉上就忽而

蹙起一堆卑下的笑容，和先前竟是異樣！

『正是！』曉岩於是頗覺昂然。

那聽差便忙走到對面桌子上斟了一杯滾熱的茶上來，而且雙手捧在面前，說：『喝杯茶罷，馮先生！吳秘書快要來的。』又站過一旁，眯起細眼，嘮嘮叨叨地說個不休。他說他的祖父還是前清的寶石頂。他也曾服侍過兩廣總督，那兩廣總督的肚皮就多麼大，直大得活像一位羅漢菩薩。又說他來這裏已經兩年，吳秘書和各人待他都好，就是以前的黎先生呢，也真好，中秋節一打賞就是五塊洋。臨走的時候，還從衣袋裏掏出幾塊錢給他。言下便眼巴巴的瞅着曉岩，曉岩着實有點曉得他的本領了。這不能不使他擔心，一打賞就五塊頭，怪不得前街鄧九拚命也要去鑽衙門裏的聽差了。

他坐在這裏，約莫有二三十分鐘，牆上的掛鐘已經把長針搭上羅馬字的十一數目上，快要敲響了！他左右瞧瞧，仍然這樣寂寞，於是掏出一包剛纔在路上買來的雙喜牌香煙，香烟是他今天纔破例買的，有六十塊洋一個月，香煙似乎可以喫喫了，而且不喫香煙是不大像辦公事的人的。

那聽差又趕忙拿火柴和他擦亮火，曉岩今天是十足的驚奇而又驕傲了！

他悠然地一壁抽香煙，看這所辦公室。室內共設有十來張黃油木的桌子，桌子上面堆滿許多書。

白的稿紙和有紅間的稿心紙，有銜的信封，信插更每張桌子上都有，但稿紙是僅僅雪白而已，最多也不過在第一行寫下幾個『爲呈請事』之類的字，更有一些信紙上會有一個極可愛的女人頭！

水盂，筆架，銅釘盒子，印色，都一一規規矩矩排列在桌子上，尤其是叫人鐘，每張桌子上都發出銀白的光亮在穩站着。其實聽差的房間就在一旁，倒不在乎按這個鐘的，不過閒空的時候可以當鏡子用，每個人就容易瞻臨自己的下巴，是否括得光滑，更且「堂堂堂皇」的響着，是多麼顯出威風！

曉岩不耐煩地又站了起來，心上有點不安然了！他想今天莫非是什麼五五六六的紀念日子嗎？但隨又想及不對！吳秘書是吩咐他今天上工的。於是他在室裏胡亂的瞧，那東邊的一幅牆上就赫然有一張「辦公細則」。他走近去瞧，細則上面第二項便玲瓏寫着「上午九時到局辦公至下午四時爲止」的幾個字，這使他異常愕然！九時到局的爲什麼十時還是這樣冷清清！他又疑心今天是星期，但日曆上正有個「」字瞪起眼睛回答他。他明白了！從前那鬍子涂先生常說的官樣文章，怕就是這一類事吧！

第二根香煙又在他嘴上抽，忽然，「窸窣」的皮鞋聲就很清脆地衝破這悶人的寂寞。這「窸窣」的皮鞋聲一直響到曉岩後面的一張桌子旁。曉岩立刻回轉頭瞧，起先彷彿眼睛有點花，終於瞧定了；

卻使他臉色忽而紅起來，那個東西配好兩個淺淺的笑，然後對他點一下頭，他不曉得究竟起來還是怎麼樣好，就彷彿也回她一下頭，他心上敲了一敲說『女人呀！』便趕快回轉頭。

對女人，曉岩是小接觸的，除非自己的母親。在王姨丈家裏雖也曾和表姊妹一起喫過飯，但沒有這樣的點過頭。中學裏又循循沒有男女同學這回事。這一來，舉動就不容易雍容，何況這是一個廉潔政府之下的善於交際的女職員！

『她大概也是職員！』曉岩當時像懷疑，但絕對擔保他沒有想過再回頭看她一眼的野心。曉岩動也不敢動的坐在那裏發呆，忽而後面瀟瀟洒洒的撲過來一陣粉香，接着又是手提囊袋發關關的『得』的一響。一回，叫人鐘又拍得接連的轟起來，裏面還夾着一句：『拿報紙來，阿發！』這一句就十足的顯出這個人的嫵媚的嬌聲，和嬌聲裏的一種闊氣，流溢。

曉岩就如坐在針芒一樣，連起先的煩悶也不會有了，全身是不安，幸而吳祕書終於到局了。這時剛好十一點，在他，是不會怎樣覺得遲的，的確他就盤五六天不到局也辦過，他到局也不過蓋蓋那象牙小圖章或寫一個草書的「行」字而已。

不久，陸陸續續的辦事人都到齊了。有穿長褂子的科長，有戴瓜皮小帽的科員，至於穿洋裝的自

然也有了。還有一個腰板很闊，身材胖矮的女職員，她嘴唇上就有一顆很別致的黑痣，這便是各人叫隨做「大粒痣的」了。吳秘書一一和曉岩介紹，他曉得剛纔按叫人鐘按得很響的那位姑娘也是一位書記，和自己同等位置的。

忽然鈴聲就搖動起來。各人都跑出去，曉岩以為是喫飯的鈴聲了，肚皮裏就一陣響動，因為那碗魚片粥早已支應不來，肚裏頗有些空洞。那知吳秘書微微走近來對他說。

「岩！到外面行總理紀念週去。」他纔有點恍然，便茫茫地的跟着別人出去，各人對於這個新來的近於循謹的青年，都訝異的投他一眼。

走到另一個廳上，各人規矩地站着，前面就似乎有一個穿洋服的少年在誦着總理遺囑，各人又齊垂首，據說這就是所謂默哀了。但曉岩偷眼一望前頭，那位女書記和大粒痣卻正在抿着嘴發笑，而一位老頭子又正在用袖口揩鼻涕。

默哀之後，接續是局長講話。局長是令曉岩十分用心注意的。他老早想到局長一定是怎樣怎樣的一個人。然而到了他伸長頸子一瞧，卻全相反！是一個黑馬掛罩着一件藏青色綉紗袍子的人物，鼻樑上就低低的架起一副玳瑁大眶眼鏡，面色是令人想及一種爲了什麼的黃膩膩。然而他是喫驚地

敬重的！無論如何他總是政府委任下的一位局長，而且這個局就比別處油得多，一個月怕不令他盤起膝頭拿幾萬塊錢的收入過日子。

曉岩似乎聽着一陣的「民生主義」之後，便聽着說孔子的禮運大同。又一陣的咳嗽。一陣的寂寞。便算散會了。散了會各人已跑了一大半，時鐘上十一點四十分了。這是喫飯時刻，當然喫了飯纔顧及辦公事。

這一個下午曉岩也沒有什麼事辦。坐在他的書記位子上胡亂看了一下報紙，在三點四十分鐘左右，各人就倉皇的戴帽子穿長褂子回家了。這點曉岩看來又倒是依照「辦事細則」上實行的，并非「官僚文章」。

自這天起，他就在局裏開始工作了。

然而他實在開倒沒有什麼「公」事可辦，從前所憂慮的，全白费！每天不過抄抄呈文，和寫一兩份「令飭」或「令遵」的「公」文而已。這些「公」文倒不必費心，只消向縣政全書一翻，就得照樣搬過來。除此以外，只有拿雪白的稿紙畫小人頭或寫顏體大字，因為稿紙橫豎是不要自己錢買的。

但他又頗擔心起來了！以為這樣容易的事倒每月拿六十隻雪亮的光洋，可憐那黃包車夫整日

夜的跑道夠不上三十塊錢。究竟良心不好過！於是他去請教那一位歡喜講話的同事。那同事却激起嘴唇笑他迂腐！那同事說：

「這并不是稀奇事！局內有兩位顧問是支「乾脩」的從來就不會到過局，每月是二百元。像你這六十隻洋每天要跑來跑去算得什麼！不辦公事而要支公俸的，多得很咧！」

這樣他才有點安心。原來也有這麼一回事的，見見場面的人究竟不同！

這樣地曉岩一直幹了六個月下去。

起初曉岩是被人稱為「不諳人事」的青年的。是被人稱為小孩子的。但現在曉岩世故得多了。他會諳滑頭話，不像以前那樣麻木了。他會除薪俸以外更弄些別的錢了。他對同事也會開頑笑了。

對女人，他的工夫也很長足的進步哩！從前不敢接觸的，現在是不能不去接觸！從前不敢再回頭瞧一眼的，現在是兩隻水汪汪的睛子就專會釘女人，曾經給女人罵過：「挖下來喂狗！」就是那位鬧事的女書記，也給他嬉笑頑皮地拍着肩膀叫「姊姊！」

再說「應酬」而曉岩也的確是「世故」之至！而且手段又施展得多！小紅樓五十元一次的

花筵，他做過兩次東。雖然餞是似乎花得多一點，但這是「應酬」！沒有辦法的事。據說政界飯就是這樣不容易喫，至少要懂得這樣「應酬」！

今天曉岩沒精打彩地仍如往日的寫呈文。「勁」是自然不會起了！像這樣小得葦荳芽般的細字，真是麻煩死人。細還不打緊，卻要一筆一筆慢慢地描，如同和女人畫眼眉毛——但也不對！畫女人眉毛是不覺得如此麻煩的，並且會更慢慢地一筆筆去畫。但這些「切切此令」，究竟有點把人變成「切切此恨」，誰會高興這樣幹！

提起寫細字，他覺得真有辭職之必要。然而又並不盡然！恐怕這是因為月頭之故，纔會這樣想！若在月尾二十七八日之間呢？他又殊不恨恨，而高興起來了。可是現在正是月頭，而且前個月的六十隻洋早已花得乾乾淨淨，所以只得放下筆來，嘆過一口氣再寫。

忽而使他喫了一驚。正在提起筆續寫「無遠」兩字，就有點恍然起來。「無遠」不就等於「記緊」嗎？「記緊」就會想到梅花老六的嘴唇了！

「記緊哪！給我買一對翠玉金耳環。五天以內就得辦。不然……唔！」那天梅花老六執着他的耳朵這樣對他說。

這使他有點爲難！今天送到了期。不買就對老六不住。對老六不住是不好辦的！老六身材多麼婀娜，後面一個圓屁股，嘴上攏起兩片鮮紅的薄嘴唇，簡直引瘋人！但是買呢？那裏來的硬，昨天借老頭子庶務吳五塊還沒償。於是他一手按在衣袋裏，真的全沒一點硬！這使他憤憤然。公事自不能再寫下去了。老六的事情要緊！於是再把筆一扔，等想出辦法來再寫。

這時，老頭子吳卻又拐到他桌前斜起眼睛望他。忽又輕輕湊近他耳朵說：『不要想了！大粒惹愛你呀。小孩子！』老頭子吳雖然老，風流是不會減少的，他和曉岩就常常開頑笑。

『我說。這樣老是不會行的！除非轉過胎！』曉岩卻大聲的答他。幾乎使坐在後面的大粒惹聽着惹得張科員和老倪老薛都笑起來，老頭子吳纔紅了老臉走開了。

『哈哈』老倪又扮一個鬼臉向着曉岩。這時那位女書記剛回頭看着，不由得也爲喉嚨嚥的笑起來。

但無論怎樣曉岩是不覺得高興了。老六的翠玉金耳環怎麼辦？

『喂老六那兒呀，今晚。』老薛又一句話撞在他心上。他瞧一瞧時刻，快要散工了，便決定回家去弄點錢。

終於錢是弄成功了。這是他將夏天的兩套衣服押上當舖換來的，晚上曉岩果然在瓊芳樓樓下，着梅花老六打麻將。

曉岩在局又差不多一年多了。

他母親卻不見他買過什麼東西給她喫，她是原諒他的。他說是爲了要捐什麼黨費和附加印花公債票的原故。

冬天又來了！母親的黑布大皮納還在穿着。這皮納今年不獨難看而已，更且袖口上早就擦得一片絲，破裂！但是她不能不穿。就是東盛米店還有五十多塊錢的債未完結，而曉岩的黨費大約更比從前捐得多了，這個月僅能有十五元回家！

她老人家依舊這樣苦！但曉岩對於母親也不是全無益處的。至少從局裏每個月拿回來的雪白稿紙和信紙就是盤尺來厚，她老人家揩桌子，捲作紙煤條。甚而至於揩她的黃銅水煙筒也是在這些紙呢！

十二月二十六日，江灣（小說月報）

上海中學生書局

地址——上海四馬路五五二號(中華書局西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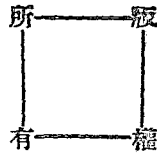
中學生叢書	中學生辭典	中學生創作叢書
中學生讀叢指導(上) .50	中學生百科辭典(精) 1.70	一、憧憬 .30
中學生讀叢指導(下) .50	中學生百科辭典(平) 1.20	二、追求 .30
中學生作文指導(上) .50	中學生文藝辭典	三、寂寞 .30
中學生作文指導(下)	中學生人名辭典	四、湖邊 .30
中學生反日指導 .40		五、弱春 .30
中學生婚姻指導	中學生文學讀本	六、心痕 .30
中學生問題 .50	一、散文集 1.00	七、失蹤 .30
中學生文學 .30	二、應用文集 1.00	八、回家 .30
中學生日記 .40	三、小品文集 1.00	九、往事 .30
中學生遊記 .40	四、創作小說集 1.00	十、雨天 .30
中學生生活 .40	五、翻譯小說集	十一、燈光 .30
中學生書信 .30	六、詩歌與曲集	十二、窗外 .30
中學生創作(上集) .60		日文新書
中學生創作(中集) .60	中學生文學叢書	標準日華辭典(精裝) 2.80
中學生創作(下集) .60	她的肖像 1.40	標準日華辭典(平裝) 2.00
中學生翻譯	中國民歌千首 1.20	日語漢譯辭典(精裝) 2.80
中學生小說作法 .40	退路(雷馬克著) .70	日語漢譯辭典(平裝) 2.00
中學生小說 .60	母親 .60	速成日語讀本 .70
中學生詩歌	女兒	速成日語文法
中學生戲劇 .40	中學生學術叢書	其他新書
中學生童話 .40	倫理學綱要 .50	楊杏佛文存 .80
中學生音樂	社會學綱要 .50	現代日本講話 .70
中學生圖畫	中國新史綱 .60	文藝雜誌 .20
中學生演說	中國社會思想史 .30	愛的文庫 1.00
中學生談話	中國資本主義史 .30	初夜的知識 .60
中學生小品	資本主義批判 .30	戀歌與情詩 .60
中學生隨筆	世界經濟論 .30	夫婦愛的創造 .40
中學生故事	新的作文法 .50	
中學生寓言	讀書法入門 .15	
中學生教員		

(本書局詳細書目，函索即寄)

中學生文學讀本 (共六冊)

第四冊創作小說集

每冊實價洋一元



編者 洪超

校者 柳亞子

題者 蔡元培

印刷者 明星印刷廠

上海參照路七二五號
電話三五九九五號

發行者 中學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市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五月出版

本局書目函索即寄

